

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上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光绪元年

光绪二年

光绪三年

光绪四年

光绪五年

光绪六年

光绪七年

光绪八年

光绪九年

光绪十年

光绪十一年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冬十二月庚辰（十一日），谕：『沈葆楨等奏「请将福建巡抚移札台湾以专责成」一折，着该衙门议奏』。

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春正月戊申（初十日），谕：『沈葆楨等奏「台湾后山亟须耕垦请开旧禁」一折，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习俗异宜，曾禁内地人民渡台及私人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楨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施禁，以广招徕』。

谕：『沈葆楨等奏请调员差委等语，工部候补员外郎陈一鹤、补用同知文炜、候补知县李益林，着杨昌浚、王文韶飭令该员等即赴台湾，交沈葆楨等差遣』。

谕：『沈葆楨等奏「请将明室遗臣赐谥建祠」一折，前明故藩朱成功，曾于康熙年间奉旨在南安地方建祠；兹据奏称该故藩仗节守义，忠义昭然；遇有水旱，祈祷辄应，尤属有功台郡。着照所请，准予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并予追谥，以顺輿情』。

谕：『沈葆楨奏「请将开山出力员弁奖励」一折，福建台湾府番地，经沈葆楨等督率文武员弁次第开辟，渐着成效；在事各员均属着有微劳，自应量予奖励。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着开复革职留任处分，交部从优议叙。署台防同知袁闻柝，着俟补缺后仍留福建以知府尽先补用，先换顶戴。浙江温州右营游击王开俊，着以参将仍留闽浙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县丞周有基，着以知

县留于福建尽先补用。署彰化县知县朱干隆，着俟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于福建尽先补用。副将唐守赞，着俟补缺后以总兵尽先升用。降调总兵曾元福，着开复原官，并免缴捐复银两：以示鼓励。另片奏：「提督唐定奎统领铭、武等军到台，布置周密，纪律严明；恳请奖叙」等语。唐定奎，着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

甲子（二十六日），予台湾阵亡嘉义县义民潘缔等建祠。

乙丑（二十七日），谕：『沈葆楨等奏「履勘琅■〈王乔〉形势拟建城设官」一折，即着照所议行。该大臣等即飭令委员将筑城、建邑等事，实力筹办。其余未尽事宜，并着随时具奏。沈葆楨现在回省，着将船政应办各事迅速料理，即前往台郡督飭该地方将「抚番开山」事务通筹全局，悉心经理，以副委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光绪一）。

二月丁丑（初九日），福建布政使潘蔚以病免，以葆亨为福建布政使、郭嵩焘为福建按察使。

三月庚子（初三日），谕：『沈葆楨片奏请调道员段起差委，段起现在来京，已谕吏部飭令该员前赴台湾。惟闻该员向有嗜好，着沈葆楨留心察看』。

壬寅（初五日），予台湾阵亡游击王开俊建祠，守备周占魁、杨举秀及勇丁九十三名附祀。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光绪二）。

夏四月壬辰（二十六日），以沈葆楨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谕军机大臣等：『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所有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至铁甲船需费过巨，着李鸿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开采煤、铁事宜，着照李鸿章、沈葆楨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并着李鸿章、沈葆楨随时保奏』。

丙申（三十日），沈葆楨奏：修筑台郡城垣工程完竣。报闻。

——以上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三（光绪三）。

五月丁未（十一日），谕：『沈葆楨等奏「南路剿番攻克各社情形」一折，准军自到台后，艰苦出力；准其择尤保奖，以示鼓励』。

六月戊寅（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台湾官军攻克狮头等社后，附近各社到营乞抚，经唐定奎示以条约，均尚输服。即着将应办各事次第妥筹，务令怀德畏威，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台北凶番出没，经兵勇击退，现俱安静；仍着妥为弹压。木瓜等社就抚、中路开山并卑南一带招集屯丁建筑碉堡等事，着

饬该员认真经理。嘉义县滋事匪首业经格毙，在逃各匪责成地方文武缉获。沈葆楨已谕令来京陛见，所有台湾「开山抚番」事宜，着王凯泰妥筹具奏后，再行内渡将船政事宜妥为交代，即日起程北上。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

两江总督兼办通商事务大臣沈葆楨奏请解任；上温谕止之，仍着来京陛见。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光绪四）。

秋七月丁未（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台郡事宜渐次就绪，沈葆楨交代清楚，着即前赴新任筹办海防，毋庸来京陛见』。

壬戌（二十八日），命郭嵩焘解福建按察使任，以侍郎候补。

癸亥（二十九日），以张岳龄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光绪五）。

九月乙未（初二日），谕军机大臣等：『船政事宜，沈葆楨即交李鹤年等暂行兼顾，督率道员吴仲翔一手经理；俟丁日昌到闽后，再行交代。并着沈葆楨即起程前赴两江新任』。

冬十一月辛丑（初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本年八月间，据总税务司赫德声称：同治二年间奉到臣衙门札文，各关经费每年以七十万二百两为度；嗣后稍加，因领至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惟当同治元年时，各关征收税饷，合计不过六百六十三万；至十三年，则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九万。税饷日见增加，则各口所需之人不能不逐渐加增。统核各关经费，所出之数已逾经费所入之数，入不敷出；仍请照前「税饷至一千万两即可增加经费」之议，准给经费一百二十万两等因。臣等查从前总税司李泰国请给各关经费，臣等以关口之大小、税务之繁简拟定经费之多寡，计给各海关每年经费七十万二百两；于同治二年五月间附片陈明，奉旨允准在案。四年冬间，总税务司赫德因牛庄关常、洋两税较旺，申请于该关按月坐支银一千五百两以资缉私；六年三月间，复据该总税务司声称山海、东海、台湾、淡水四关应月增经费二千五百两，藉以巡缉偷漏各等因：均经臣衙门先后具奏，奉旨允准各在案。现据总税务司赫德申请添加各关经费，臣等查同治二年间奏定经费七十万二百两，其时一年所收之税不过六百数十万两；查同治十年至十三年每年各关均收至一千一百万两有余，经费自应议加。该总税务司声称各关经费入不敷出，亦系实在情形。且同治六年间该总税务司曾请加添经费，臣等告以「所收税饷能否畅旺尚未可知，如果将来收至一千万两以外，确有成效，届时再议加增」等语，当于是年三月间附片内声明。惟现在税饷已逾千万，该税务司遽请添至一百二十万两之多。臣等共同商酌，于旧有经费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外，增添三十五万两；并与议定

：嗣后约以七十万两为收税一千万两之经费，将来关税非过一千五百万两，不得再为请益。所有议加之经费三十五万两并前有之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统共各关经费每年一百九万八千二百两，自本年十二月初五日第六十二结起，查照发给。如蒙允准，当由臣衙门分别咨札户部、南北洋大臣暨总务税司、各关监督遵照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丁未（十四日），福建巡抚王凯泰卒，予祭葬，赠太子少保衔，并于台湾府城建祠。

以丁日昌为福建巡抚。

己酉（十六日），予故福建巡抚王凯泰于福建省城建祠。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光绪六）。

十二月丁丑（十四日），左宗棠奏：『泰西各国遇有兵事，向商人借用巨款，相习为常。洋商之来华贸易者，每以此为利。从前，尚有以应需借用洋款与否向问者；可知用兵借银本各国常例，商情称便，无华商居奇之心。且借数愈多，则息银愈减，亦与华商计划迥异。沈葆楨筹办台防时，闻初议借用洋款一千万两，每岁给息银八厘；洋商乐从，并无推诿。其时即有为臣筹策者，谓陇局艰难至此，盍亦仿照办理，免致坐失时机！臣以关内业已肃清，宜力图撙节；故祇拟商借三百万两。嗣奉命督办新疆军务，筹办关外采运，出款日增；而拟借洋款又因部议游移，洋商见胡光墉取银迟缓，怀疑未释。前又因粤东故生枝节，画押盖印，均多推诿，商情不能释然；虽勉践前言而发银迟缓，至臣处遣撤诸事未能应手，徒耗月息。而应协各省，见已借洋款三百万两，遂谓陇饷或可稍资周转，漠不关怀。不知臣因洋款迟到，先饬各台局息借华商各款外，祇一百七十余万到营耳。频年艰苦踟蹰之状，莫此为甚！臣不善经理，人乎何尤！现在出关各营均已齐集凉州，日加训练；拟于明正拔队先行。臣之亲军亦已整理完善，俟帮办军务臣刘典到兰，将留防、善后诸务面商一切，不过旬日亦即启行。惟默计前途军火、子药、粮食、柴草虽略有储峙，而行饷不能携带一月；倘后路无饷接济，不堪设想。又出塞之行，成败利钝，非能逆睹；纵令事机顺利，而合新疆周二万里地方规画久远，较之洋防七千余里局势尤宽。岁月久暂、迟速，非可逆计；徒擎空拳、空谈远略，非特无其理，亦无其事。暂拟筹借洋商巨款，实迫于万不得已之苦衷。伏恳圣慈特饬沈葆楨仿照台防办法，代臣筹借；俾臣得所藉手，稍图尺寸之效：西事之幸，臣之幸也！至其息银多寡及一切办法，请由沈葆楨酌定，臣不与闻。缘沈葆楨素为各国所信服，商借洋款曾有成议；此时重寻旧说，可免洋商疑虑。又办理南洋事务，就近与各省关商议，可无窒碍；较臣所处，尚易为功』。得旨：『该衙门速议具奏』。

乙酉（二十二日），谕：『前据沈葆楨等先后具奏「台北拟建府厅县治，请移扎南、北路同知，酌政台地营制，台属考试请归巡抚主政」各折片，当派军机大臣等会同该部妥议具奏。兹据奏称：「沈葆楨等所奏各节，系为因时制宜起见；自应准如所请」。着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准其于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其竹塹地方，原设淡水厅同知即行裁汰，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并于噶玛兰厅旧治，添设宜兰县知县一缺；即改噶玛兰厅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扎鸡笼地方。福建巡抚现在既有驻台之日，其台地营制，并着照所议：该处千总以下由巡抚考拔，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归巡抚节制，即将安平协副将裁撤。至所请移扎南、北路同知并归巡抚考试等语，台湾南路同知即着移扎卑南，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各加「抚民」字样；台湾学政事宜，并着归巡抚兼理』。

辛卯（二十八日），予福建阵亡提督张光亮等入祀昭忠祠，事迹交国史馆立传。

谕：『沈葆楨等奏「实缺提镇现带防营恳请从缓赴任」一折，新授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新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现在江南统带防军，尚属得力；着准其从缓赴任，仍留江苏统领防营，以专责成。所遗各缺，着李鹤年、李鸿章派员署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光绪七）。

光绪二年丙子（一八七六）春正月甲辰（十二日），优恤故福建总兵宋桂芳，并予附祀王凯泰台湾府专祠。

二月己巳（初七日），沈葆楨奏：「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着沈葆楨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朝廷轸念西陲、救民水火之至意。查左宗棠原奏，沥陈饷源枯竭，万不得已而议借洋款。在该督臣劳心焦思，独搆危局；抚士卒于饥疲创病之余、筹馈运于雪海冰天之界，仔肩难巨，冠绝一时。臣等忝任封圻，谊均休戚；如果于事有济，曷敢稍存推诿。况上海为洋商精华荟萃之地，关道所属多洞悉洋情之员；以利招之，一呼百诺。江南自兵燹后，宜修举废坠，刻不容缓者殊多；特以度支匱于转输，驯致迁延岁月。关陇暂有巨款支柱，协济稍松；江南及是时为自顾之谋，计亦诚便。而臣等夙夜不寐，反复再四，窃虑此举有病于国，关系綦大；即西陲军事稍纾目前之急，更贻日后之忧。不敢不将实在情形，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窃惟国债之说遍行于西洋各国，受利受病，相去悬绝；则以举债之故不同，而所举之

债亦不同也。夫开矿、造路、挖河，巨费也；而西洋各国不惜称贷以应之者，盖刻期集事，课税出焉。本息之外，尚有奇赢，所谓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若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之计；后此息无所出，且将借本银以还息银，岁额所入尽付漏卮。目下如西班牙、土耳其皆将以债倾国，日本亦駸駸乎蹈其覆辙矣：此举债之故之不同也。英、美举债于本国之商，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若西班牙等国输息于邻封，一去不能复返：此所举之债之不同也。昔岁台湾之役，本省罗掘一空，外省无丝毫可以协济；急何能择，出此下策。然以新疆较之，局面之广狭、事体之难易，相悬奚啻霄壤。台地东西二、三百里，南北千有余里，日本贸贸然深入绝地，虽有必死之志而无可久之资；坚与相持，情见势屈。倘照原议借款六百万，则善后之事以次备举，煤矿、茶山所出，渐足馈军，一借断无须再借。嗣因借过二百万，倭事业已定局，部议饬令停止，臣葆楨即不敢再申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同部本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虽日取各省督、抚、藩司而劾之，饷项只有此数，此盈地彼绌、朝取则暮涸，坐待严谴而无可如何！前届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计息盖七十万；若以此七十万供西征之饷，未必不少有裨补。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若照数乘除，则西征得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士饱马腾，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解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夫以出关之事之急，左宗棠筹借洋款，本有成案；不遽委员径向洋人定议而谋之于臣葆楨，谕旨又饬臣葆楨妥速筹议、奏明办理，则万难尽善之处，已在圣明洞鉴、二三老成烛照数计之中。如臣等博「不分畛域」之名，罔顾事后之无可收束，于心窃有所未安。然谓西征可停，则臣等又断断以为不可；何者？我退则敌进，关陇且因而不靖，徒弃祖宗辛苦艰难缔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劳费亦复相等。顾臣等窃以为左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之扫穴犁庭，而当师赵充国之养威负重；将帅无赫赫之功，而国家受万全之福。诚能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

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关内即省一分之运。反客为主，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较之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其得失可同日语耶！夫甘饷之巨，困于馈运耳；馈运省，则一年之饷可支两年。目前不能不饬各省勉力筹济；臣请朝廷发旷代之德音，以内库为之倡。皇太后、皇上躬行节俭，度越寻常，岂复有不急之需可以议裁、议减者，然其数不在多；但得明诏数言，足以激将士敌忾之心而生疆吏同仇之感。左宗棠原奏深言甘饷为海防所占，惟江西、浙江两省尚能力顾大局。查海防专款，奉拨瞬将经年；臣葆楨恐分之则为数愈微，咨请各省尽解北洋，冀可藉资集事。而去岁所报解者，亦仅江西十万，他省涓滴俱无；可见各省非有所偏倚于其间，限于力耳，此时各省未必尚有留存巨款以待添拨。各省原拨陕、甘之款，有解不及半者；虽添拨，亦徒拥虚名。应恳敕下部臣熟权缓急，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庶几各省关可以勉强从事。如江苏协甘之款，内有每月一万归陕西抚臣收放；窃计陕西肃清多年，本省防军不难自筹一万，此款似应归之西征。江西派协云、贵之兵饷勇饷，为数颇巨；夫云、贵未尝不急，然较之西征则缓矣。凡类此者，似宜由部臣通盘比较，酌量匀拨。至遣使之举，已有成议；然数道并出，则所费不貲。应请除已奉谕旨者准行外，其余且作缓图，俾部库得以周转」。上谕：『沈葆楨等奏「筹议关外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暨江苏拟力筹西征协饷」各折片，据称借用洋款，耗息甚多，海关、部库均受其害；应于各省关移缓就急，并江苏竭力筹措等语。所陈，亦属实在情形。西征饷事甚殷，自当通盘筹划，于国计、军饷两无妨碍，方为有济。应如何斟酌尽善之处？着左宗棠妥为筹划，迅速具奏。原折片着钞给左宗棠阅看。沈葆楨所请将湖北、湖南协济江防银两移解西征粮台济用，俟左宗棠覆奏到日，再行降旨』。

甲戌（十二日），沈葆楨奏：『奉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日上谕：「沈葆楨奏请调道员段起差委，段起现在来京，已谕吏部敕令该员前赴台湾。惟闻该员向有嗜好，着沈葆楨留心察看」等因，钦此。臣内渡后，接见段起，当将「带同该员前赴江南，以便遵旨察看，不敢稍存成见」缘由奏明在案。臣与同驻船政二次，两月有余；同再驶赴金陵，至今又逾三月。随时随事观其所为，实见其孜孜讲求吏治，于立身义利之界辨折甚严；其忠奋有为与十年前一辙，而退让之度有加焉。兵部侍郎彭玉麟嫉恶之严，世罕伦比；移书论段起人才，首以「刚健笃实」认之。盖段起生同里闾，稔其素行也久矣。合无仰恳圣恩准将段起暂留江南差委，仍令照例坐补江西督粮道原缺，以遂其退让不妄干进之心。倘将来该员有簠簋不饬及世俗烟酒嗜好，臣与同罪，所不敢辞』。得旨：『如所请行』。

三月己亥（初七日），命顺天府府尹吴赞成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

建船政事宜。

乙卯（二十三日），召李鹤年入觐，以文煜兼署闽浙总督。

丙辰（二十四日），谕：『文煜等奏「请将舞弊侵饷各员革职审办」一折，据称同知衔黄德沛在台湾经理营务与参将黄德桂通同舞弊，有盗用关防、私卖功牌、侵蚀饷银等情。似此骫法营私，亟应从严惩办。副将衔参将黄德桂，着即先行革职；同知黄德沛，着即斥革：交文煜等严行查办』。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光绪八）。

夏四月乙亥（十四日），文煜、李鹤年、丁日昌奏：『台郡安平口三鯤身地方建造洋式炮台，本系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监督办理；所有一切工料，均归凌定国经管。臣日昌经访闻凌定国有侵吞工料银至巨万情事，即于二月飭令台湾道夏献纶认真查办；并谆嘱其不可含糊徇隐，代人受过。旋据夏献纶禀复：「督同台湾府周懋琦、台防同知孙寿铭前赴安平查点大、小工人数目，均有短少；所给工价，亦较册报有减。凌定国拨有勇役、厨子、伙夫，仍每日提用小工二十人。洋人轿夫已在巡洋项下开销，则又混称在内。凌定国经手领过银十二万九千四百余两，内有浮开短给之项；计应追银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七两零。尚有砖瓦、灰土及各项杂料，并无细数呈出；其中尚未知侵吞若干。至安平马头另归周振邦管理，俟核用款禀办」等由。经飭切实催追，并飭呈出细数与各行店原单核算，以期水落石出。兹据夏献纶函禀「提集管帐谢斌等严讯，均诿凌定国及其弟定邦经手；而传讯凌定邦，又皆诿之凌定国」具覆前来。臣等覆查洋式炮台，事属创始；苟能滴滴归源，原不能限定价值之多寡。而安平为全台保障，事关军工要务；宜如何竭力经营，杜虚糜而求实际！乃该员凌定国于两年来办理此项要工，竟敢肆其侵蚀！即按照夏献纶所禀，浮冒各款已有一万四千余两之多；勒限追缴，一味延诿。似此贪劣之员，若不严参惩办，台事何由起色！除安平口炮台工程已由夏献纶委令周振邦专办，仍飭查明周振邦马头用款另禀外，相应请旨将花翎福建补用道遇缺即补知府凌定国即行革职，澈讯追究；倘敢延不措完，另再严参治罪，以为贻误军需、藉工渔利者戒』。得旨：『凌定国，着即革职究追』。

五月甲辰（十四日），李鸿章奏：『淮军调驻陕西等省军需，前截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止，业经列为第二案报销，于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溯查同治十三年六月以日本侵扰台湾，钦奉寄谕筹派援军，飞飭唐定奎统带步队十三营由徐拔赴瓜洲，雇备轮船航海赴台，听候沈葆楨调遣。该军所需月饷、军装、子药等项，仍由淮军后路台局源源转运筹济；并以甘省肃清、陕防已松，请调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扎以备南北海防策应，当经奏

奉谕旨钦遵在案。兹查此次接造淮军调驻陕西、直隶、江苏、湖北等省军需用款，除提督吴长庆统带「庆」字亲兵八营、提督刘玉龙开花炮队一营仍循旧拨归江苏留防军需案内汇销，此外自同治十二年正月起铭春水师二营已照淮扬水师章程由十三年六月起改减支給，现截至是年五月底止；湖北提督李长乐统带武毅马步七营，十三年正月起奏明拨归湖北省支发，其由淮军粮台放过饷项现截至十二年底止；又，臬司刘盛藻奉旨由津赴陕接办军务添募随带哨队及调回济防后酌量裁撤营哨所支饷杂各款，自十一年十月起截至十三年七、八月先后止：统归此案汇册请销。其余水陆各营一律截至十三年六月底止，列为第三案，俾清界限。以上营哨官弁员名、勇夫总数、征防处所，先经造册分咨军机处、户兵二部备查。至马步水师各营薪费、口粮正杂等项，概循前案仍照楚军刊本营制并奏定章程准销成案接续造报。其柴草、油烛折价，即照部咨十三年三月底截止；以后仍遵奏奉谕旨允准，援例量给柴薪本色数目，汇归次案分晰造销。又，马队各营倒补马匹系照驻扎省分营驿例价核给，采办制造军装、器械工价并水陆转运雇用船车、骡头、夫役价脚，分别饷械军火斤重、程途里数，悉照军需例案及历届准销数目核实支发，饬将截至十三年六月底先后止收支细数赶紧分晰造报。今据报销局司道等详称：「旧管项下，上届截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止，实存银三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六两七钱有奇；新收项下，总计浙江、四川两省协饷并提拨湖北、江苏藩关厘局军饷、两淮盐厘及本案扣存平余等项，共银五百五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一两三钱有奇。以上管、收二项，共银五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十八两有奇；内登除天津工程局用款及提督唐定奎统带各营渡台雇用上海招商局轮船价脚共银二万九千八十七两七钱有奇，又附列专册请销补放淮军马步水师各营同治十一年底以前欠饷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一十一两六钱有奇，又本案附请奏销洋鎗炮队教习辛工并行营修制洋军械局购买外洋军火工价等项两册共银二十九万五千六十三两三钱有奇，计一年零六个月实收用银五百三十万九百五两三钱有奇，开除正杂各款遵照部议酌定军需报销章程，各归各部核销。计应归户部核销银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两五钱有奇，应归兵部核销银一十八万四千六百六两一钱有奇，统共请销银四百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七两有奇、实存四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八两二钱有奇，已接支同治十三年七月起正杂饷项并定购外洋炮火、子弹价值等用，归于后案旧管项下滚接分晰造报」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查淮军分防数省，此次造报步水师各营勇丁遵照部咨开报花名清册，正杂款项概发湘平折实库平报销，仍扣杂款一分平余，均系循照历办成案实销，并无丝毫浮冒」。下部知之。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光绪九）。

六月戊印（十九日），李鸿章奏：『淮勇军需，前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

止，业经列为第三案报销，于光绪二年五月十四日具奏；奉旨：「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伏查淮军分防直隶保定及天津海口，护卫亲军盛仁马步水师并各台局护运粮饷、军械营哨共计三十三营，提督刘盛休接统臬司刘盛藻原部铭军马步十七营，由陕西调扎山东济宁州为南北洋海防策应之师，又前次奏调提督唐定奎统领铭武步队十三营前往台湾防剿，于元月七月凯撤、仍回江苏，与原办江防之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庆」字亲兵八营、提督刘玉龙开花炮一营及调防吴淞海口之提督吴宏洛武毅右军步队五营、徐宿马队五营，统归淮勇军需案内汇册请销。令自同治十三年七月起，一律截至光绪元年十二月底止列为第四案，俾清界限。以上营哨官弁员名、勇夫总数、征防处所，先经造册分咨军机处、户兵二部备查。至陆军各营所支薪费、口粮正杂各款内柴薪一项，已遵照奏明支給本色。其驼骡喂养，即按点验实存数目每只头日支银一钱，余循前案仍照楚军刊本营制并奏定章程准销成案接续造报。又，马队倒补马匹系照驻扎省分营驿例价分别核给，水陆办运雇用船车夫役价脚，按照饷械军火斤重、程途里数，悉照军需例案及历届准销数目核实支发，饬将截至光绪元年底止收支细数分晰造报。今据金陵报销局司道等详称：「旧管项下，上届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止，实存银四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八两二钱有奇；新收项下，总计浙江、四川两省协饷并臣沈葆楨在台防拨济提督唐定奎行营饷糈，又先后提拨湖北、江苏藩关厘局军饷、两淮盐厘及西征初案报销内删减知州梁承祖缴回溢领薪水，同本案扣存平余等项共银五百七十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二两六钱有奇。以上管、收二项，共银六百二十万三千七百九十两九钱有奇；内登除提督唐定奎原部十三营台湾凯撤、由沪雇用招商局轮船装送至瓜洲价脚及天津海防工程用款共银三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八两五钱有奇，又附列专册请销补放淮军各营同治十三年六月底以前欠饷银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一十六两二钱有奇，又本案附专案奏销洋鎗炮队教习辛工并金陵、天津行营机器制造两局工料用款、购买外洋军火价值等项两册共银三十八万八百八十五两有奇，实计收用银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一两有奇。开除正杂各款遵照部议酌定军需报销章程各部核销，计应归户部核销银四百三十万七千一百一十九两二钱有奇、应归兵部核销银七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两四钱有奇、应归工部核销银一十三万六千八百两七钱有奇，统共请销银四百五十二万八百五十三两四钱有奇；实存银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两六钱有奇，已接支光绪二年正月起淮军马步水师各营正杂饷项并购制外洋鎗炮、军火、器械价值工料等用，归于后案旧管项下滚接造报」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查淮军分调直东、江苏等省沿江海口择要驻防，此次造报马步水师各营勇丁遵照部咨开报花名清册，在杂款项概发湘平折实库平报销，仍扣实款一分平余，均系循照历办成案实用实销，并无丝毫浮冒」。下

该部知之。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光绪十）。

秋九月甲戌（十七日），丁日昌奏：『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余非性耽安逸，即剥削膏脂。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险，酿成大变；台湾所以相传「无十年不反」之说也。臣今年到任后查访各情，即将科派百姓捐输、津贴州县仓穀、自尽命案株连拖累及牛捐诸弊政严行裁革；仍恐该厅、县阳奉阴违？复饬将告示勒石摹搨、分贴各乡，俾百姓永远周知，不致再受讹索。其差役诬良为盗、佐杂擅押平民以及词讼延不造报，无不随时参办；谆谆告诫，不啻管秃唇焦。所有贪酷各员，如彰化县朱干隆、嘉义县杨宝吾等，均已先后据实严参，请旨查办在案。杨宝吾之撤也，臣以嘉义百姓久在水火之中，若由省派委，转致旷日持久；候补县何銓在彰化格毙着匪林位、新立巨功，既专折奏请奖励，复饬就近接署嘉义县篆，所以期望而鼓励之者，不可谓不至矣。并经函属夏献纶转饬何銓，务须振作精神，不可沿缘旧习；仍密加察访，如该员不能奋发有为，即行据实严参。兹据该道禀称：「何銓到任后，收受书吏税契陋规，不惟不肯酌减，且欲多增；请将该令撤委」等情前来。臣查嘉义税契浮收至重，新官到任，书吏必有点规。从前四、五千圆，近来竟加至一万余圆；而书吏转攫之于民者，又不啻倍蓰；以致一官新至，势必税契四出，隳突叫嚣，鸡犬无声，民不安枕。杨宝吾前因催收税契，酿成命案，甫经查办；而何銓委署此缺，复敢尤而效之！若不认真严劾，民困何由得苏、吏役何由得肃！该道夏献纶仅请将何銓撤委，未足蔽辜。除严饬台湾道、府将各属税契陋规全行撤革并由臣出示勒石永禁，仍属藩司另委贤员前往署理嘉义县外，相应请旨将署嘉义县事花翎补用同知候补班尽先补用知县何銓先行革职，仍饬夏献纶澈底确查：如有需索逼勒情弊，再加严办。其前次格毙着匪林位、保准加知府衔以应升之缺升用，并请旨敕部一并饬销。至臣误保劣员，虽不敢徇隐于后，究属无知人之明；应如何惩处之处？伏候圣裁』！上谕：『丁日昌奏请将滥收陋规之知县革职等语。前因嘉义县知县杨宝吾滥收陋规，经丁日昌奏参查办，委候补知县何銓前往署理；乃该员到任后，收受书吏税契陋规，不惟不肯酌减，且欲多增，实属不知自爱！何銓，着先行革职；倘查有需索逼勒情弊，即行从严参办。丁日昌以误保在前，自请议处；着加恩宽免』。

丁丑（二十日），沈葆楨奏：『准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文称：「武毅右营副营哨官尽先守备周万林，上年从征台湾，所向有功；内渡以来，操练罔懈。本年移驻江阴，帮筑炮台。七月十六日正在赶筑之际，不意打桩机器脱钮，碰裂脑门，登时殒命；殊深悯恻！恳请照阵亡例奏恤」前来。臣查该守佣从征既

久，勇敢争先；兹因建筑炮台猝然殒命，实与临阵捐躯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尽先守备周万林照阵亡例议恤，以慰忠魂」。得旨：『周万林，着交部照阵亡例议恤』。

冬十月丙辰（二十九日），以拏获淡水厅辖之铜锣庄匪犯，予出力员弁陈星聚等奖叙。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二（光绪十二）。

十一月乙酉（二十八日），谕：『文煜着俟何璟到任后来京陛见，福州将军着何璟兼署』。

十二月甲辰（十八日），袁保恒奏：『福建之台湾，地虽僻处海澨，而物产丰富；加以民番偪处，区画尤难。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举其地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年驻台半载，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里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文具：甚非计之得也。查直隶、四川、甘肃各省皆以总督办巡抚事，可否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庶事任各有攸司、责成各有专属，似于台湾目前情形不无裨益』。上谕：『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归总督办理等语；着该衙门议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三（光绪十三）。

光绪三年丁丑（一八七七）春二月癸卯（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据两江总督沈葆楨等附片奏称：「湖北开采煤、铁，前经委派道员盛宣怀等设局试办。兹据局员盛宣怀以广济用洋法开煤，本为各省现设船炮等局需煤日多，与其购自外洋，不若采自中土；惟土煤税重，销路难期通畅。可否援照台湾减税成案办理？详请核禀前来。臣等查咸丰年间所定税则，土煤每百斤税银四分——以吨数计，每吨税银六钱七分二厘；较洋煤重至十数倍。现用洋法开采，煤出必旺；势须酌减煤税，销路乃可流通。该局请将土煤出口每吨减为税银一钱，较洋煤进口税仍重一倍；尚系酌中定义，恳准援照台湾成案办理」等语。光绪三年三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臣等查通商税则载：外国煤进口每吨税银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税银四分。查外国吨数，每吨约计重一千六百七十斤；以每百斤征银四分计之，实与每吨征银五分，轻重大相悬殊。当时中国尚未用西法开挖煤窑，亦尚无轮船、机器等局；出煤不旺，用煤不多，自不妨重出口之税。自台湾用西法开采土煤，沈葆楨在台湾办理海防时，即以台湾产煤甚富、各省船炮等局用煤日增，奏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税则一律征收。富经臣衙门议覆：以北地民间日用无不需煤，若一律准其减税，必至出口愈多、价值昂贵，于民生

大有关系。请将天津、登州、牛庄三口出口土煤，仍照前定税则征收；其台湾一口，准其酌量核减。此外南洋通商各口出口煤税应否酌减？请飭下南洋通商大臣与沈葆楨等会商，妥筹办理；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朱批：「依议。钦此」。钦遵行知去后。旋于光绪元年正月间据沈葆楨等奏「请将出口台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为例」等语；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行知在案。兹据该督等奏称「前因查土煤出口每吨减为税银一钱，较之洋煤进口税银仍增至一倍之多」。湖北广济用洋法开煤，既据该督等奏称与台湾情事相同，应准其援照成案，每吨减为税银一钱。此外出煤处所，既不加增。其出口税银，应仍照旧征收，以示限制而防流弊』。得旨：『如所议行』。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四（光绪十四）。

三月丁巳朔，文煜，丁日昌奏：『前因闽省各属造报词讼押犯多有伪造匿报等弊，经臣等两次奏参，将署闽县知县雷其达、厦门同知李锺霖等二十员一并摘顶，声明勒限半年、责成在任各员将积案结清，再行奏请开复；先后奉旨允准在案。兹自三月至七月连闰，半年限满，各该厅、县府积年词讼一律查覆补报；押犯亦据实报明，次第释办。如罗源、晋江、长汀、莆田、宁德等县积案已全数结销，噶玛兰、侯官、惠安、松溪、南安、邵武等厅县已结销九成或八成有奇。臣等查前此该厅县或捏造词讼、或隐匿押犯，以报册为具文、以悬牌为多事、以羁候为不足惜，以积案为无可稽，任意欺朦、频年延压，仅予摘顶，似尚罚不蔽辜；惟念积习相沿，非只一人一县之事，故拟稍事薄惩，俾知振作。幸蒙圣慈允准，该厅、县等知所欣感，亦复知所畏惧，是以一经惩创，均能争自濯磨；现已渐无延案私押之弊，民困藉以稍苏。臣等不敢徇庇其短，亦不敢稍没其劳；因念国家赏罚黜陟，正所以鼓励人材。该厅、县等就事论事，似尚能痛戒前非；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噶玛兰通判洪熙俦、署侯官县知县吴森、罗源县知县张金鉴、晋江县知县金锡蕃、南安县知县程鹏、惠安县知县俞珣、松溪县知县汪兴祜、署长汀县知县蒋宝光、邵武县知县顾玉琳、署莆田县知县吴光汉、署宁德县知县张道亨等十一员一并开复顶戴，以昭激劝。尚有原参各员，仰乞天恩暂行展限半年；俟确查能否一律清结，另行分别办理』。得旨：『洪熙俦等，均着开复顶戴。余依议』。

辛巳（二十五日），丁日昌奏惩办蠹役并将台湾县知县白鸾卿撤任；报闻。

壬午（二十六日），丁日昌奏：『我朝深仁厚泽，薄赋轻徭；前代所有弊政，无不概予豁免。凡可以纾民力之艰难、培国家之元气者，虽在田赋正供，不惜减之又减；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惠泽沦浹，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实足

超轶复古。台湾虽属重洋、远隔海外一隅，然百姓生计之盈虚，无一不廛宸衷之念虑。兹因该处所征杂饷，尚有相缘郑氏旧辙、未经厘定者；谨即据实牘陈，仰乞圣明采择！查台郡当郑克塽归诚时，仅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地界；其彰化县、淡水、噶玛兰两厅，皆系后辟。幅员东至内山、西至海，地皆浅狭；惟南北袤长。计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合长二百九十里，共额征供穀十三万余石；而后辟之彰化、淡水、噶玛兰三厅县合长五百八十里，仅额征供穀五万六千余石。核计彰、淡、兰之地比台湾、凤、嘉几多一半，而所征之穀比台湾、凤、嘉反不及一半。何哉？盖由台湾、凤、嘉三县开辟较先，所征税则皆沿郑成功之旧；而彰、淡、兰新辟之地，则由朝廷新定科则，故赋税较轻，民皆乐业。议者或虑畸轻畸重；然有田而后有粮，百姓勉事耕耘，尚不致盈亏正额。其尤为民累者，则莫如杂饷。查杂饷名目繁多，内如归化生番不植稻、麦，无区亩可计、无田粮可科，仅知捕鹿、种黍，按数纳饷，即以鹿皮、小米为石。至所谓塼饷者，则征于蓄鱼之所；所谓蔗车、糖蔴者，同业异名，系各就田园设厂、雇工营作，按则征饷。如此之类虽为苛细，然因其稍有赢利，酌取一、二以益正供，不过如四川之有碾榨税、直隶之有榛栗税，于民尚无大损。他如海水支流日港、洼深积水日潭，凡可养鱼之所，即与塼饷一律征收；日久地势变易，或填成田亩，税项仍不能减。若有水道可通之处，无论竹筏、小船，运载货物，即按照抽资。又如草厝、瓦厝——即市廛建屋之基、牛磨——即磨面之场，旁及瓦窑、菜园、槟榔、番槎，莫不征饷。其征诸渔户者，则曰罟、曰罟、曰罟、曰缠、曰■〈乡衮〉、曰箔、曰网、曰沪、曰鸟鱼旗；更有采捕小船，亦征税饷，析及秋毫。吏役藉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甚！且所征杂饷，佣工、渔民均皆去来无定，官役不能尽悉底蕴，则必需熟悉情形之土豪出为包揽；先须于地方官预纳承充之费，然后垄断浮收，■〈舌氏〉糠及米，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臣到台湾后查悉各弊，即拟稍为厘剔；而各项名目过于琐碎，影射牵连，非尽断藤葛，终难绝其弊窦。除番社所输鹿皮、小米犹有任土作贡遗意暨民间塼饷、蔗车、糠蔴其弊尚易厘剔应仍其旧外，所有港、潭等项杂饷统计各属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两九钱六分五厘，均应豁免，以除民累。其港、潭有浮变成田者，另行勘明升科。飭据台湾道夏献纶转据台湾府知府张梦元查覆，开单具详请奏前来。伏查台湾府所属台、凤、嘉三县正项供穀征收既重，而杂饷名目尤繁。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而一经胥吏隳突叫嚣，遂有枷棒在户、鸡犬无声之叹；民困何由而苏、元气何由而复乎！此项征收名目，本属郑成功开端，向为内地所无之举；若逢圣主至仁如天，与民休息，虽江、浙数百万糟粮犹蒙裁减，况台地此起杂饷每年所征合计不过数千余两，且各项皆系就地徽纳支发，归入奏销！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项厘金

，关税均属新征，较之此起杂饷多至数倍；而台北现议筹开矿务，则地利更可广兴。前项杂饷为数无多，谨即查列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单开征收杂饷各款，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蠲除。如蒙特旨允准，即当敬谨誊黄，宣示恩德；务令僻壤周知，以杜吏役藉词需索规费，庶期实惠及民。至各厅、县有应支之款，当飭该道、府另筹拨补，亦不至有所窒碍』。上谕：『丁日昌奏「台湾府属各项杂饷苦累开单恳请豁免」一折，福建台湾府属各项杂饷征收日久，弊窦滋多；小民苦累情形，殊堪軫念！所有台湾府属厅县港、潭等项杂饷共五千二百二十三两零，着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蠲除。该督、抚即按照单开各项及额征数目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毋任吏胥中饱：用副朝廷加惠闾阎至意』。

夏四月壬辰（初七日），命文煜留京供职，调庆春为福州将军。

丙午（二十一日），丁日昌奏：『臣上年巡查台北经过艋舺地方，据该兵丁数十名拦舆喊控：自光绪元年十二月起，饷银均未给发。当即传讯艋舺营参将李荣升，据称「仅欠元年十二月分饷银；因前署守备李仰山及现任守备郑鸿卿交代鞫不清，营款致有挪动。现奉飭查，已由该守备等赶紧筹措补给清楚」等情。臣查元年十二月份饷银，何以迟至一年之久不行散放？既有交代不清，又何以不早禀明？分别参追。该兵丁仅欠一月之饷，辄捏词耸听、博众呼号，亦属毫无纪律！所有弁兵，均难辞咎。相应请旨将前署艋舺营守备留闽尽先补用游击李仰山、专防千总毛锦新即行革职，现署艋舺营守备尽先补用守备郑鸿卿摘去顶戴。其滋事各兵，行提来郡，飭令镇、道讯明，酌量惩办：以肃军律』。得旨：『如所请行』。

壬子（二十七日），以已革台湾北路协副将林珠复图撞骗，发军台效力赎非。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五（光绪十五年）。

五月庚午（十六日），谕：『沈葆楨、何璟、丁日昌奏「新设海疆要缺知府拣员请调」一折，福建新设台北府知府员缺，着准其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

六月壬辰（初八日），何璟、丁日昌奏：『窃照刑部咨：议覆御史邓庆麟奏「军务肃清省分拏获盗匪请照旧例办理」一折，应否规复旧制？行令各省体察情形妥议具奏等因，抄折咨会到闽，遵即飭司妥议办理。查闽省山海交错，最易藏奸。兴、泉、漳三府民情蛮悍，抢掳械斗，动酿巨案；延、建、邵等府每逢茶市，骤添数万人入山采茶，于市罢后三五成群，伺隙抢掠，大为闾阎之害。而游勇、同匪，复时有窃发。咸丰三年及同治八年间，经前督、抚臣先后奏奉谕旨令拏获讯明后，即就地正法；节经遵行在案。近年因筹办台防，各

路散勇游民冀图投效，纷至沓来；穷无所归，难保不啸聚为匪。各属抢劫之案，亦复层见迭出：捕治非严肃不可。除寻常命、盗案件照例解勘外，其拏获情重匪犯，请仍从严就地惩办，俾凶顽知警而良善获安。据署按察使定保核议具详，声明因办理海防致稽议覆等情前来。臣等悉心体察，比年来各州、县报获抢劫等犯，或委员会审、成交该管道府覆审，果系赃证明确，始行禀候批饬正法，于年终汇案奏报；实系慎之又慎，人命不至诬枉。闽省为海疆重地，肃清已久；而伏莽尚多，时虞勾结，盗劫之风未能止息。若遽议改归旧制，诚恐各州、县辗转因循，致蹈姑息旧辙。而盗案久稽显戮，既无以示惩儆：长途递解，尤复疏失堪虞。自应仍遵前奉谕旨，拏获情重匪犯，于讯明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而靖地方。仍俟盗风稍息，再行奏明办理』。下刑部知之。

何璟奏：『福建巡抚一缺，在各省中最为清苦；历任巡抚虽淡泊自奉，犹不免逋负多金。近以东渡台湾，诸多繁费。凡行程所需以至犒赏等项，势难尽取之在官；而内地各项人等视涉海为畏途，非优给廩饩、薪工，无由得其心力。以故费用益增，赔累益重。臣去冬出都，晤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楨，议及闽抚过台，若不另筹经费，日远月长，恐鸡为继；李鸿章等深以为然。及抵闽后，与抚臣丁日昌函商公事，从不及他。此次抚臣回省，访知办公费用均由赔垫，亏累甚重；委系实情。且抚臣所莅地方，向不令官司稍有供亿；渡台而后，尤形竭蹶。在抚臣受恩深重，何敢计及其私；而臣目见耳闻，亦何敢壅于上达！查闽省瘠苦异常，自司、道以至各府、县皆有津贴一款，台湾道、府更有加增；而抚臣办公，独未筹及经费，诚恐将来公事棘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予省城厘金项下每月开支经费银千余两为巡抚办公渡台经费，出自高厚鸿慈』！得旨：『嗣后该抚渡台时，准其每月开支经费银一千五百两。户部知道』。

丁酉（十三日），谕：『何璟、丁日昌奏：「特参废施营伍之守备」等语。台湾沪尾营水师守备嘉朝泰，平日不能约束兵丁、整顿营伍，以致该营犯事及老弱充数至八十余名之多，宝属荒怠不职；嘉朝泰，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以为玩视营务者戒』。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六（光绪十六）。

秋七月辛酉（初八日），谕：『丁日昌奏「病势复剧请假回籍调理」一折，丁日昌着赏假三个月，准其回籍就医。福建巡抚，着葆亨署理』。

戊寅（二十五日），允李鸿章奏铭军剿番阵亡员弁于福建凤山县建祠，列入祀典。

八月戊子（初六日），调葆亨为山西布政使，以周恒祺为福建布政使。

乙未（十三日），谕：『丁日昌奏：「请将滥募勇丁浮用夫价之总兵革职

，并自请议处」等语。留闽补用总兵张升楷于接统台北各军时，招募勇丁，辄任听军功庄建升滥募充数，该总兵并有浮用夫价情事，实属咎有应得！张升楷，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丁日昌自请议处之处，着毋庸议』。

谕：『何璟等奏：「请将台湾府属同治十年分欠供粟豁免」等语。加恩着照所请，所有台湾府未完同治十年分供粟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一石零及未完糯米易穀十五石零，均按数一体蠲免，以纾民力』。

丙午（二十四日），谕：『吏部奏「隔省调署知府与例未符声明请旨」一折，前据沈葆楨等奏：福建台北府知府请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系为新设海疆要缺因地择人起见；林达泉着准其试署，嗣后不得援以为例』。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七（光绪十七）。

冬十一月戊寅（二十七日），谕：『何璟、葆亨奏「总兵积劳病故恳请优恤」一折，已故广西右江镇总兵麦龙韬自咸丰年间投效军营，从征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陕西、甘肃等省，身经数十载；光绪二年，复至台湾助理抚番事务，力穷险要，备历艰辛。旋因感受瘴气，在营病故，殊为軫惜！麦龙韬，着交部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八（光绪十八）。

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春正月壬申（二十二日），何璟奏故福建巡抚王凯泰请入祀福建名宦祠；下礼部议奏。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九（光绪十九）。

二月丁未（二十七日），调周恒祺为直隶布政使，以李明墀为福建布政使、卢士杰为福建按察使。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光绪二十）。

三月庚申（初十日），福建台湾道吴大廷卒，照军营病故例赐恤。

夏四月乙酉（初六日），丁日昌奏病难速痊，恳请开缺；允之。

丙戌（初七日），以吴赞诚署理福建巡抚。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一（光绪二十一）。

六月壬午（初四日），李鸿章奏：『福建巡抚丁日昌春间请假在籍，臣因晋豫奇灾、赈款无措，稔知该前抚臣素以救民为心、又熟悉南中绅富，呼应最灵，函请力疾就地劝捐助济。该前抚臣接信后义形于色，召集潮州、香港一带绅董竭诚劝募，骤获巨款。各董事、捐户先索札谕实收为凭，该前抚臣虽养痾闲居，自以受恩深重、时势艰难，不得不权宜缓急，奏明刊刻关防，印发实收，俾昭大信。昨接该前抚臣揭阳函称：「前后经手筹劝捐数，除台湾林维源等五十二万元外，潮州约三十万元，南洋、香港、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

各埠十六万元，台湾约七、八万元，合计已逾百万；现仍广为劝助。其任事之勇、救灾之诚，即此一端，已为人所难及。惟既蒙恩开缺，各处绅商或已书捐而未缴清、或已领实收而未换照造册，头绪纷烦，亟须逐渐清理；诚恐各捐户闻知该抚臣业经开缺，缴款不免迟延。且距臣处太远，遇有专奏请奖事件，未能及时核办，亦无以昭激励。拟请旨准令该前抚臣于赈捐未竣之前，仍专折奏事；俟捐务告竣，再将前刻关防销毁，庶捐款克期缴解，晋、豫嗷嗷待哺之饥民稍有指望。如蒙俞允，即由臣咨行该前抚臣查照』。得旨：『丁日昌赈捐事务，准其专折具奏』。

甲午（十六日），谕：『何璟等奏：「本年四月间，台湾府城突被风灾，巡抚行署及北城垛口暨内外民房等处多有坍塌倾折情形并伤毙兵民」等语。此次台湾遭风，究竟吹倒房屋、伤毙人口实在若干？禾稼、民房及此外各属有无被风之处？各澳师船并商、渔船只有无失事？着何璟、葆亨督饬台湾道夏献纶确切查明，妥为抚恤，毋令失所』。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二（光绪二十三）。

冬十月戊戌（二十二日），谕：『吴赞诚奏「病势增剧请开署缺」一折，光禄寺卿吴赞诚，着开福建巡抚署缺，仍督办福建般政事宜』。

以裕宽为福建巡抚。

己亥（二十三日），谕：何璟等奏「台湾后山番社悔罪自投请将出力之提督奖励」一折，福建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滋事，经官军击败后悔罪投诚，并将姑乳斗玩一名缚献正法，各番社现已一律安帖，办理尚为妥协。记名提督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赴剿迅速，尤为出力；着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白玉四喜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火镰一把，以示鼓励。其余出力员弁，着准其择优汇案保奖』。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四（光绪二十四）。

十一月乙卯（初十日），何璟等奏：『新设台北府及所属三县各立专学，请将文武学额分别改拨加增』。下部议奏。

辛未（二十六日），庆春、何璟奏：『福建省设立闽海关监督，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其时仅将南台、厦门两处口岸报部。雍正七年，始将南台等二十处口岸报部。其初，或由巡抚兼管、或由监督专管，本无一定。乾隆元年，归福建总督管理；三年，总督兼辖闽、浙，始以关务改归将军。七年，由督、抚臣题征税口岸共十九处；历今百年余年，未尝轻议更改，榷税亦从无贻误。良以列圣于此几经详慎比较而后垂为定制，率由罔愆；此成宪之不可改者也。闽关正额盈余，每年应征银十八万五千两；同治四、五年间，岁只征银七、八万余两。迨前任将军英桂、文煜历加整顿，逐渐旺征；递年以来，已征至十四、五

万两。近年，三联票畅行。光绪二、三两年迭遭水患，常税稍形减色。然常税虽减，洋税日增；现在全年四结，福、厦两口征银二百四、五十万两，沪尾、打狗两口约征银三、四十万两。拟之江海关则不足，较之江汉、粤海等关则过之。此盈彼绌，理势固然；不独闽海一关为然也。其通关支销一切经费，除税务司辛俸各款外，每年仅支银一万三、四千两，实较他关尤为撙节。法不敝不变，今闽关法尚未敝，似不宜变；此公事之不可改者也。闽海与粤海情形不同：粤则海口错综，西如高、廉、雷、琼海口，东如惠、潮各口，皆由书吏承揽监督；辖千余里之税口，委用数十书吏，稽查稍有不密，或不免滋生弊端。而闽则口岸无多，每总口向派协、佐领等一员专司稽察，胥役尚不敢多方朦蔽、挟持以逞其私。令若改归督臣兼理，督臣任兼两省，案牘纷烦，近复更以台防紧要，既不能躬亲琐务，仍须抡委平时可信之员前往勾稽，与派协、佐领等官亦复何异！若派大员分驻总口，诚恐收数未增而耗费转巨。倘章程不能画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泽而渔，而来岁难乎为继；或一时损下益上，而久则百弊丛生。喜事纷更，效略未睹；更滋纷扰，抑又何裨！此大局之不可改者也。同治四年，今大学士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视师粤东，粤海关税请由督、抚设关筹报；旋经广东督、抚臣陈奏请仍照旧办理，奉旨允准在案。今闽海关事同一律，臣等悉心会议、窃以为改章、循旧，其要总在得人。然改章则上智或难，循旧则中材可守；倘能剔除弊窦、招徕客商，官吏皆洁己奉公，榷务自日有起色。就目前闽关情形而论，似以认真经理，不宜改弦更张。至于虚心求言、正己率属，是臣庆春昕夕孜孜不敢稍懈者。臣璟同城咫尺，遇事亦与筹商；断不敢以任非己肩，遂忘规益。如有吏胥丁役侵蚀欺朦、收多报少，一经查确，亦当据实奏闻，按律惩办，以期仰副圣主慎重关征之至意。报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五（光绪二十五）。

十二月丁酉（二十二日），允署福建巡抚吴赞诚开缺，仍督办船政事宜。

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正月乙丑（二十一日），予台湾阵亡伤亡员弁、勇丁分别建祠。

己巳（二十五日），调裕宽为广东巡抚，以李明墀为福建巡抚、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六（光绪二十六）。

三月己酉（初五日），予故阵亡福建提督林文察于漳州建祠。

庚戌（初六日），命沈葆楨入觐，以吴元炳署两江总督并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壬子（初八日），日本灭琉球，以其王尚泰归，改置冲绳县。

闰三月乙未（二十二日），赏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总督衔，专驻南洋，会同

沈葆楨及各督、抚实力筹办海防；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七（光绪二十七）。

夏四月辛亥（初八日），何璟等奏：『福建省台湾府北路地方辽阔，前经奏请添设府、县。准到部议，以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达后山胥归控制，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南画中枋以上至头重溪为界、北画远望坑为界，为淡水县；自头重溪以南至彰化县界之大甲溪止，其间之竹塹地方原设淡水同知应即裁汰，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自远望坑迤北而东仍噶玛兰之旧治疆域，添设宜兰县知县；并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基隆地方：奉旨允准，转行遵办。嗣于光绪三年，又经奏准将淡水同知一缺裁汰，噶玛兰通判一缺改为台北府通判、移驻基隆；其噶玛兰旧治改为宜兰县，即以原设之通判衙署作为县署，县中公事均由台北府勘转。惟议设之淡水、新竹两县事属草创、头绪纷烦，未能同时并举；请将淡水、新竹两县暂由台北府兼摄，俟艋舺所属之地办有规模，再行分别添设以符原议在案。复查台北淡水厅辖自彰化县北界之大甲溪直抵基隆三貂岭下之远望坑止，计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其中沪尾、基础均属通商海口，华洋杂处、事务繁多，命、盗等案层见迭出。前因淡水同知不能兼顾，故请区分改设一府三县。旋议将新竹、淡水两县由府兼摄，系出一时权宜；察看情形，必须分设淡水、新竹两县，方足以资治理。刻下艋舺地方考棚，民捐民办，业经告成；学额已分一府三县奏请添设，明春即应考试。台北府衙署年内计可完工，诸务均已次第兴办，设县尤不可缓。其距艋舺十二里新庄地方，原有县丞一员；现艋舺既设府、县，新庄县丞应即裁撤，改为台北府经历，兼管司狱事务。淡水县应添设典史一员，新竹县即将竹塹巡检改为新竹县典史、宜兰县即将噶玛兰罗东巡检改为宜兰县典史。又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原驻鹿港，旋因内山开辟日广、番民交涉事件日多，经奏请将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钦奉谕旨允准；现在该同知业已移扎。鹿港亦为巨镇，商贾辐辏，且须稽查海口；距彰化县城二十里，该县不及兼雄。查有彰化县南投社县丞，堪以移扎鹿港。其南投地方逼近内山，亦须佐杂弹压。查台湾县巡检驻扎罗汉门，近来该处安静，以罗汉门巡检移设，即作为彰化县南投巡检；衙署仍旧，毋须另建。似此一为转移，地方实有裨益』。下部议奏。

癸酉（三十日），调李明墀为湖南巡抚，以勒方锜为福建巡抚。

五月庚子（二十七日），谕：『都察院奏：「福建职妇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杀冤抑、京控三次延不讯结，并该氏之侄林文鸾以伊父奠国、伊兄万得均被罗织等词，赴该衙门呈诉」等语。此案前于同治十年七月奉旨交该督讯办，嗣于光绪二年正月、三年十月迭经降旨饬催；何以日久悬宕，尚未奏结？实

属延玩！着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亲提人证卷宗，秉公严讯；务得确情，迅速具奏。并着将林文鸾所控情节一并讯结，毋再迟延。抱告民人郑全、林龙，该部均照例解往备质』。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八（光绪二十八）。

六月癸丑（十一日），谕：『编修何金寿奏「沥陈时弊请分别查飭」一折，详加披览，大率以中外臣工瞻徇情面非止一端，所奏自为破除积习起见。朝廷总理应政，一秉大公；内而部院堂官、外而封疆大吏，皆素所信任。遇有陈奏事件，情形显然者自应随时驳斥；若此事事逆亿，过于吹求，甚非政体。何金寿所奏各节，或应查办、或毋庸议，不可不明白宣示。……福建职妇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杀冤抑、京控三次，前月又遣抱赴都察院呈诉；此案时逾八年之久，延不奏结，殊属不成事体！着勒限三个月，责成该省督、抚即将此案秉公讯结；如仍泄沓，逾限不能结案，必将该抚予以处分。……国家广开言路，原期裨补阙失；若掇摭历定之案，杂以传闻失据之词率臆呈奏，适足以淆朝廷之观听。嗣后言事诸臣，务当于重要事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尽言献替；不得毛举细故、信口诋毁，致开攻讦之渐。懍之、慎之』！

己未（十七日），福州将军庆春因病乞休，允之；以穆图善为福州将军。

壬戌（二十日），允沈葆楨请，予故福建台北府知府林达泉、安徽庐州府知府李炳涛事迹交国史馆列入「循史传」。

丁卯（二十五日），以福建绅士候选道林维源捐输巨款助赈；赏三品卿衔并一品封典。

秋七月辛巳（初九日），台湾防务需人，何璟奏调前福建布政使降调道员陈士杰，允之。

辛卯（十九日），以卢士杰为江宁布政使、陈士杰署福建按察使。

丙申（二十四日），予故福建台湾道夏献纶祭葬。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九（光绪二十九）。

冬十一月甲申（十五日），调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以梁肇煌为福建布政使。

乙酉（十六日），调卢士杰为福建布政使、梁肇煌为江宁布政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一（光绪三十一）。

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春二月己未（二十一日），调卢士杰为安徽布政使，实授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以鹿传霖为福建按察使。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二（光绪三十二）。

三月丁酉（三十日），谕：『都察院奏：「据举人邱敏光等以台湾在籍副将林文明被杀冤抑，伊母林戴氏迭次京控，案悬未结；恳为奏请提京伸雪等词

赴该衙门呈诉」。此案迭经降旨令该督、抚迅速办结，嗣据何璟奏明案情，复谕令勒限严缉林万得等归案讯办。现在逸犯是否弋获，未据奏报。仍着何璟等严行饬缉务获，依限讯结；毋再迟延。该举人等所恳提京审讯之处，着毋庸议」。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三（光绪三十三年）。

夏六月戊戌（初二日）何璟等奏：『光绪六年二月十二日准部咨：「奉上谕：『户部奏「筹备饷需」一折，着将如何办理情形赶紧妥筹定议，限两个月据实覆奏，不准稍有延宕』等因，钦此」。臣等伏思今日财用之匮乏甚矣、民生之凋敝极矣，故理财者别无生之一法，祇有节之一途。部臣规复本有之财源、裁减可缓之用款，实为洞中窾要。惟所奏十事，有非外省所应核办者、有非各处所能尽同者。谨就闽省现在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一、垦荒。查阅省负山面海，土瘠民贫；植茶、捕渔者半，服田力穡者亦半。从前兵燹之后，四境间有荒田，年来率已回复；其别有开垦者，仅系栽种杂粮之零星僻壤，鲜有大段报升，亦无以熟为荒之处。惟地丁一款，溯查道光年间每岁尚完八分有奇；厥后军兴减色，约输六、七分不等。近年设法整顿，完数几及八分，与前相去无多。臣等明查暗访，并无地荒不治，亦非州、县惰征；实由小民生计拮据，以致催科未能足数。现饬各属多方理谕，俾期逐渐扩充，悉复应完旧额。一、各项厘金。查闽省抽收货厘，向从起运之区至卸卖之地经过局卡，分起报完；厘票由省刊颁，票根随时缴验。并在各府设立总局督征汇报，而省局又不时派员微服密查，惩其含糊、奖其勤谨；实已层层钤束，其势不能欺隐。至于洋药厘金，系照实在斤重收完，并无将货减折滋弊。闽盐自同治四年改行票运，始有盐厘，其款随同课耗并征；而商情疲惫，征解为难。虽经按届凑足造报，均系勉力筹维；实征实解，亦无弊混。惟陆则山径丛杂、水则港■〈汙义〉纷歧，商贩趋利若鹜，类多闯越偷漏，非船卡不足以分扼、非哨勇不足以缉私；而地广人稠，所需较巨。现今量为裁并，期于无滥无冗，总尽厘余动支，毋或亏挪正项。一、州县交代。查交代例有限期，原不容稍为积压。闽省各属之所以未能早结者，或因垫办军需，续经删减；或办理地方公事，赔累滋多；轆轳纠缠，非今日始。节经严限饬催，并先后奏参有案。现拟光绪五年以前未结交代作为旧案办理，认真勒限催提；随算随结，实短实参。其六年起新案交代，亦饬依限结报。再有延误，即照部章「实缺人员不准到任、调署候补人员不准委署他缺并停派各项差使」，仍予查参追办。一、各项奏销。查阅省奏销，以地丁为大宗，耗羨、粮米、米耗等项附之；盐课系自为奏销，而盐折附之。地丁、盐课奏销二案，历办并无违误。除盐课照额全完外，其地丁、盐折未完职名，向于奏销考成册内造报，并另造简明清册送部；现催各属依

限赶办。届时先将未完一分以上各员职名开单奏报，以昭慎重。一、减廉减平。查咸丰三年起文武各官减成养廉并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减平银两，原应解部充饷；惟闽省库藏奇绌，悉已借垫军需并办台防，动用无存。现奉谕旨办理海防，一切修建炮台、操演兵轮，购置鎗炮、军火，并购铁甲巨舰、添募陆勇、缮备舟师，正在水尽山穷；前挪者无可筹还，现扣者尚须续垫：此系实在情形。应请俟防务稍有端倪，再行分款提解』。下户部知之。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五（光绪三十五）。

秋七月戊子（二十二日），谕：『何璟等奏「剿除漏网匪徒」一折，福建台湾府匪徒刘参根以漏网余孽潜匿多年，辄又纠众滋扰；本年五月间，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等派兵往捕，胆敢率众抗拒；各兵勇奋力合剿，拏获正法，余匪一律殄除：办理尚为妥速。所有在事出力各员，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六（光绪三十六）。

光绪七年辛巳（一八八一）春二月己未（二十七日），何璟奏：『闽省台湾北路地方奏准添设知府等缺案内，声明应给廉俸及祭祀、役食等项另办在案。伏查台北新设一府，曰台北府；改噶玛兰通判移设一厅，曰台北厅分防基隆通判；裁淡水同知分设二县，曰淡水县、新竹县；承噶玛兰旧治新设一县，曰宜兰县。裁台湾、嘉义二县训导并彰化县艋舺县丞而移设改设者曰台北府学教授、新竹县学训导、台湾府经历，改原设淡水厅教谕、噶玛兰训导为县学者曰淡水县学教谕、宜兰县学训导，裁竹塹、罗东二巡检而改设者曰新竹县典史、宜兰县典史，又添设淡水县典史。各该衙门办公所需例有支款；现今折衷定拟，共应需俸公等银五千七百十七两零、养廉银四千九百两。除动府属租价、饷耗、盐课及向有坐编堪以协济外，计俸公等项不敷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两零。淡水、新竹两县现甫办理升科，应请暂在台北裁兵余米变价项下拨用。又养廉不敷银二千八十一两零，并请暂拨台湾、凤山、彰化等县耗羨应支。仍俟淡、新清粮定案，与俸公等项不敷之数统行分别改编。所有光绪五年台北销册，即照现拟数目核办』。下部知之。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九（光绪三十九）。

夏四月己亥（初八日），调勒方锜为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

调鹿传霖为四川按察使，以张梦元为福建按察使。

谕军机大臣等：『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当思患豫防，严行加备。岑毓英久历戎行，谙习兵事；即着责成该抚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璟会商布置，务期有佣无患。其「开山抚番」未尽事宜，亦当体察情形，次第经理，以为久远之计。该抚当随时前往该郡履勘巡阅，实事求是、认真整顿，用副委任。

遇有紧要事件，即由该抚亲往督办。至福建沿海防务，并着该督、抚妥筹办理，毋稍疏懈】。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光绪四十）。

五月丁卯（初六日），岑毓英奏：『臣于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奉谕旨调补福建巡抚，当即恭折叩谢天恩，专弁领赉北上。同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初八日奉上谕：『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应思患预防，严行戒备。岑毓英久历戎行，谙习兵事；即着责成该抚将台湾防务悉心规画，与何璟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其「开山抚番」未尽事宜，亦当体察情形，次第经理，以为久远之计。该抚当随时前往该郡履勘巡阅，实事求是、认真整顿，用副委任。遇有紧要事件，即由该抚亲往督办。至福建沿海防务，并着该督、抚妥筹办理，毋稍疏懈』等因，钦此」。仰见圣谟深远，训诲周详；臣跪读之余，莫名钦服。伏念闽疆重地，防务孔殷。臣猥以衰庸，深虞陨越；惟有竭尽心力，不敢卤莽，亦不敢因循。拟即起程迅到新任，即往台湾查看情形，将沿海防务及「开山抚番」事宜与督臣何璟和衷商酌、尽心布置，以纾宸虑。惟日本国使臣既悻悻而去，诚如圣明洞鉴难保不藉端生衅，亟宜思患预防。夫用兵之道，必使将识兵心、兵识将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能运掉自如。臣初到闽疆，将弁优劣，遽难周知；诚恐仓猝之际，用人不当，致误机宜。再四思维，不得不酌带随员、亲兵以备缓急。查黔省额设马步兵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二名、守兵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名，通共三万三千一百五十四名；外屯兵八千九百三十九名。臣前以各勇营改补马步战兵作为练军，并将守兵照额挑补；训练年余，技艺颇熟。各卫屯兵，亦经委员整顿。臣与护抚臣林肇元会商，现在黔省地方义安，兵多饷绌，堪以抽带。臣拟于练军之安义、松桃等营内挑选精锐二千名，作为亲军小队；不露调兵名色，于防备之中仍寓镇静之意。查记名提督何秀林、吴永安、蔡标、杨国发、刘兴、提督衔记名总兵雷应山、请补松桃协副将杨国宝、记名总兵请补黎平营参将丁槐、记名总兵云南楚雄协中军都司张继声、总兵用留黔补用副将何秀峰、王家彬等，皆身经百战，堪资臂助；臣拟将挑选之兵，即派何秀林等严密安静，陆续分带赴闽以备调遣。所需口粮，仍照绿营定制；并遵军需则例，加给行粮、盐菜、夫价等项：统由闽省欠解协黔饷项就近拨发，不必另筹。俟撤防之日，各归原营，无须遣散安置。在黔省少此二千练军，饷力亦可稍纾：似属两得其便』。得旨：『如所请行』。

辛巳（二十日），台湾地震。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一（光绪四十一）。

秋七月乙酉（二十五日），何璟、岑毓英奏：『臣等前钦奉上谕：「台湾

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等因，钦此。当经臣毓英奏请由黔酌带官兵赴闽遣用，钦奉谕旨允准在案。伏查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不量予变通之策，则兵气不扬。臣毓英奉命督办，责无旁贷；惟有懍遵圣训，随时亲往履勘，认真经营。该处情形，其北开辟未久，尤关紧要。而赴台轮船，向来由罗星塔出五虎口绕道厦门、澎湖，必须三十六个时辰始能到岸；设遇风狂浪大，颠簸耽延，日期更难预定。若改由五虎口径赴台北，只须九个时辰即抵基隆，甚为妥速；而由基隆至台湾府城，亦不过旬日可至。臣等再四筹商，拟即以此路为渡台正路；并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拨大轮船一号，长为渡台之用。至由南台到五虎口，用小轮船往来甚便。臣毓英拟将积牍清理完竣，定于闰七月十三日即行渡台；由台北至台南沿途查看，应如何整顿，咨商臣璟妥为筹办。前奉旨准调黔省安义等营练军二千人，臣毓英已饬藩司汇拨行装、行粮、夫价等银并檄行记名提督何秀林等分起管带，不动声色陆续前来。俟到闽后，拟以二百名留为护兵、以二百名驻扎五虎口，其余一千六百名均分扎台湾。惟通省吏治、刑名、钱穀皆是巡抚专责，事务殷繁；历任前抚臣渡台，抚署题奏咨案系交督臣代办，日行事件委藩司代行代拆。本年臣璟奉旨查阅营伍，即须出省；已将督署日行公事委藩司代行代印。臣毓英现遵旨渡台，抚署寻常事件，拟照例亦委藩司代行代印；如事关紧要，仍送臣行营核办。臣毓英俟将台防查勘后详细奏报，即先旋省清理案牍。以后或两月渡台一次、或三月渡台一次，随时往返布置，庶政务、台防均可兼顾。其内地沿海要口，臣璟璟自当会同福州将军臣穆图善督饬水陆提、镇加意严防，不容稍有疏懈，以仰副圣主轸念海疆之至意』。奏入，报闻。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二（光绪四十二）。

八月庚申朔，岑毓英奏：现在清理省中公事就绪，拟即渡台查勘防务。报闻。

甲子（初五日），谕：『前据御史邵积诚奏参福建道员蔡永元等各款并革员舒之翰潜往福建出入将军衙门倚势招摇等情，当谕令何璟、岑毓英查办；兹据该督、抚查明具奏。福建督粮道叶永元、盐法道翁学本、候补道盛世丰、漳州府知府毓璋，据该督、抚查明并无劣迹；仍着随时留心查看，毋稍回护。龙岩州知州联兴才具平常，尚无贪婪实迹；惟信用家丁、精力渐衰，着勒令休致。署晋江县知县调补凤山县知县张星镠，操守尚好，并无买妓为妾情事；惟不免恃才、身体亦弱，着撤任查看。福安县知县徐承禧，前在长乐县任内赴乡催粮，有村民聚众抗粮夺犯，并无殴官情事；现任福州县事，尚无劣迹。若始终异辙，即行严参。台湾县知县潘庆辰，染患痰疾，办事颞颥，家丁因而作弊；被参藉修神庙苛罚勒捐一事，应行澈底查究。着先行革职审讯，仍着该督、

抚懍遵前旨，破除情面、认真整顿，以肃吏治。已革道员舒之翰，查明该革员于穆图善未到任以前，经李鸿章差往福建，穆图善并未容留，亦无逗留干预各情；该革员业已销差，着毋庸置议】。

癸未（二十四日），以沈保靖为福建布政使。

九月乙未（初六日），谕：『彭玉麟先后陈奏「请开两江总督署缺并开巡阅江海差使」各一折，览奏情词恳切，自应俯如所请，准开两江总督署缺。至该侍郎巡阅江海有年，不辞劳瘁整顿水师，深资倚任；仍着照旧巡阅，毋许推诿。刘坤一，着即开缺；大学士左宗棠，着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刘坤一着俟左宗棠到任后再行交卸，来京陛见】。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三（光绪四十三）。

冬十月辛酉（初二日），何璟奏：『本年六月十九、二十等日台湾、台北两府猝被飓风大雨，溪水陡涨，淹没民田并伤毙人口多名；已饬属查明，妥筹赈恤】。得旨：『览奏台湾等处被灾情形，殊深轸念！着即饬属妥为抚恤，毋任失所】。

辛未（十二日），颁给台湾各属天后神庙匾额。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四（光绪四十四）。

十一月戊午（三十日），岑毓英奏：本月初一日复行渡台筹办抚番事宜并督修城池、炮台、河堤各工程。报闻。

十二月丙寅（初八日），岑毓英奏：『台湾地方水土恶劣，既隔重洋、复有烟瘴，内地人员多视为畏途；故历任抚臣渡台，皆以投效员绅间杂差使，盖取其不避艰辛、又能耐烟瘴也。今臣奉命整顿台防，如修城、浚河并招抚生番等事，在在需人；拟仿照前抚臣等于本地绅士及投效人员中择其熟悉情形勤谨耐劳者，酌量差遣，以资臂助】。报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五（光绪四十五）。

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春二月丙戌（三十日），予台湾宜兰县节妇林庄氏等旌表。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六（光绪四十六）。

夏五月壬辰（初七日），召刘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云贵总督、张兆栋署福建巡抚。

己亥（十四日），谕：『前据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奏福建候补知府蒋凤藻有钻营躐保狎娼聚赌等情、澎湖厅通判鲍复康改名朦捐办赈，恐有侵蚀，当谕令何璟等分别查办。兹据何璟等查明蒋凤藻等被参各款，据贸覆奏，并声明兴化府员缺应否扣归部选、蒋凤藻另行补用？请旨遵行等语。此案蒋凤藻、鲍复康被参各节，既据查明均无确据，即着毋庸置议；仍着何璟等随时查看该员

等有无劣迹，即行从严参办。其福建兴化府一缺，即扣归部选，蒋凤藻着留省另补。前经吏部议准以蒋凤藻补授兴化府知府之处，着毋庸议』。

六月己巳（十五日），岑毓英奏：『据善后局司道沈保靖等详称：「台湾各营防勇，前经臣等奏请易大营为小营，共裁二千余人，又将余军撤回一千余人并将内地防勇奏撤五营，均为节用起见。惟内地防勇尚存十五营，请再酌量裁并以节饷需」等情。臣与督臣何璟暨司道悉心商酌，现在内地之勇犹可酌裁。查驻台黔军因时值盛夏、水土不服，且臣现奉命署理云贵督篆，若留黔军在台，仍属未宜。拟将黔军及带兵各员弁全数遣撤，交记名提督何秀林、记名总兵丁槐等带回贵州归伍，将内地防勇抽拨三营前往更换，于台防亦不致疏虞』。报闻。

乙亥（二十一日），谕：『前因福建职妇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杀冤抑、屡次京控，并该氏之侄林文鸾以伊父林奠国等均被罗织等词赴都察院呈诉，迭经降旨令该省督、抚研讯确情，迅速奏结。兹据何璟等查讯取结，分别议拟具奏。此案林文明以在籍副将恃势横行，其勒霸田产、强占妇女各节，均已查有确据；此外被控杀死人命之案，不一而足。被拏时，并敢率党拒捕，伤毙勇丁：种种凶恶，罪不容诛；业经正法，实属毫无冤抑。据奏现据林朝栋呈递亲供，声称林戴氏情愿遵断息讼。其林文鸾京控一案，系因痛亲情切所致；现已讯明，林文鸾亦愿息讼等语。则着照该督等所拟完结』。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八（光绪四十八）。

秋九月乙酉（初二日），何璟奏台北大雨飓风被灾情形；得旨：『览奏被灾情形，深湛悯恻！着该督飭属详细查勘，妥为抚恤。此外，各属有无被灾之处？着一并查明，分别办理』。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光绪五十）。

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春二月戊辰（十七日），谕：『福建按察使张梦元着开缺，赏给三品卿衔，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辛未（二十日），以裴荫森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二（光绪五十二）。

夏四月甲戌（二十四日），以岑毓英为云贵总督、张兆栋为福建巡抚。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三（光绪五十三）。

冬十二月庚戌（初四日），谕：『杨岳斌驰往福建会同何璟等筹办海防，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七（光绪五十七）。

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春正月乙未（十九日），以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裕禄着毋庸署理。

三月辛丑（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施翻译官云：洋行接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兵船八只过厦门向北开驶」等语。法人连陷越南北宁等省，其势甚张；彼以兵船来华恫喝要求，自在意中。沿海各处，亟应妥筹豫备。着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卫荣光、刘秉璋、张兆栋、陈士杰、倪文蔚、吴大澄飭令防营加紧训练，沿海各要隘力筹守御，务臻严密。琼州、台湾孤悬海外，久为彼族所覬觐，有「欲据为质、藉索兵费」之说。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着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兆栋、倪文蔚督飭将领实力筹防，总期有佣无患。际此时机紧要，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该大臣等务当振刷精神，竭诚筹办，用副委任；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是为至要。该国兵轮北驶是否确实？着即探明具奏。通政使司参议延茂奏请飭调吴长庆一军移扎金州等语；吴长庆统率所部驻扎朝鲜，应否将该军调回择要扼守？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原折着钞给阅看。御史赵尔巽奏：敬陈海防战守机宜等语；着该大臣等斟酌妥办。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谕军机大臣等：『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着；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势艰难，需材孔亟；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寻李鸿章奏：『刘铭传于五月二十日行抵天津，克日来京』。报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八（光绪五十八）。

夏四月戊午（十四日），谕：『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辛酉（十七日），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议订简明条款成。其文曰：『第一款，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护助。第二款，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第三款，法国既感中国咨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偿赔费；中国亦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另遣使臣议定详细商酌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第四款，法国约将来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兴越南所立各条约关碍东京者尽营销废。第五款，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国大臣，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再，此约缮写中、法文各两份，在天津签押盖印，各执一份为据；应按公法通例，以法文为正』。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九（光绪五十九）。

闰五月丁未（初五日），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丁卯（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法国巴使逗遛上海，不即来津议约；并据各处电报：孤拔有集兵船他驶占据中国地方为质、索赔兵费之说。无理要求，万难迁就。江海防务吃紧，着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密飭各军严防以待，一面广为侦探。倘有法兵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如退缩不前者，立即军前正法』。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等电称：「法有两兵轮进口，闽防饷绌船少，请飭南、北洋策应」等语。现在该省尚无紧信；如果法竟逞强开衅，李鸿章、曾国荃如能拨船尾缀法舰牵制，使彼不敢深入，即着临时设法援应』。

辛未（二十八日），谕：『顺天学政孙诒经奏「遵保人才」一折，内阁侍读学士邓承修、左庶子盛昱、福建台湾道刘璈、安徽庐州府知府黄云，均着交军机处存记』。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一（光绪六十一）。

六月癸酉朔，谕军机大臣等：『迭据何璟、张佩纶等电报：法全力注闽，已进八艘；请飭援应牵制等语。孤拔赴闽，有欲「踞地为质」之说。南、北洋覆称无船可拨；惟闽防紧急，粤、浙相距较近，着彭玉麟、张树声、张之洞、倪文蔚、刘秉璋酌拨师船前往设法援应牵制』。

甲戌（初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法舰至基隆购煤，刘铭传飭封煤窑，所办甚是；着传旨嘉奖。炮台俱在低处，着即赶紧改筑；炮位是否合用，尤其紧要。法情叵测，务当布置周密，勿稍大意。断绝接济，是制敌要策；各海口均当仿照办理。着即谕令沿海各统兵大员知悉』。

丙子（初四日），谕：『张佩纶奏「镇将难期得力据实纠参」一折，据称「署福建台湾镇总兵杨在元前于同治年间在台湾镇署任曾因滥委营缺、侵冒营饷，革职勒追；嗣以银两照数赔缴奏结。此次重至台南，军民无不忿骂。并查参将杨在田，七年两次丁忧；该员系其胞弟，并未声明丁忧」等语。台湾地方紧要，似此贪谬不肖之员，岂能得力！杨在元着即行革职，勒令回籍。台湾镇总兵，着何璟遴委妥员署理』。

丁亥（十五日），谕：『内阁学士文硕奏「疆臣玩忽阍寄请旨惩处」一折，前据张佩纶奏「遵查署总兵杨在元贪谬」各款，当将该署总兵革职；台湾镇总兵员缺紧要，该督率将杨在元派署，殊属疏忽！何璟，着交部议处』。

戊子（十六日），曾国荃奏：『上年海防紧急，各路征调营勇、转输军械

，多借南洋兵轮船为之运送；当仓卒赴援之际，未敢稍存拘执之心，无不立时派往。近接杨岳斌电信，嘱臣预备兵轮装载撤回干勇，亦已允诺。但陆勇未知兵船规矩，登船后不无随意蹂躏。该管驾官将欲申明约束，则客兵人众，易滋口实；若或稍事姑容，则船上器具动遭损坏。间有强令拖带军火重船，最伤兵轮机器；每拖船一次，即须入厂修理一次：实非爱惜兵轮之道。所尤忌者，兵船载勇渡洋，大船或载七、八百人，小船亦载四、五百人；扰攘纷纭，坐立无定。小遇风涛，则群情汹涌，已觉惶骇万分；设若于此时在海面猝遇敌之兵船相与追逐，而我船轰击之技便穷。良以人多拥挤，水兵足力竟无所施。且陆勇见此危险迫切之状，益喧哗而不能自禁；虽有智勇兼优之将，亦皆束手无策，势必至于陆勇与兵船而俱摧。查兵轮载用水兵若干名，先须计算舱面尺寸以安炮位；水兵在上，肩相摩而踵相接，亦有止齐步伐之程。凡属拨动机括、装药开炮，摆左摆右、指高指平，不疾不徐；畸经畸重，亦有步武进止之宜。臣尝考之西法，兵船但司水战，不载陆兵；无事则操练游历，有事则战斗轰击。其载运陆兵者，则另制装兵之大轮船，可容二、三千人，并可装载马匹；或虑敌人邀截载运陆兵之船，则以水战轮船护之以俱行。即如去年法人调兵赴越南、台湾等处，屡见外洋电报，皆系另船载送；未闻以所泊中华洋面之铁甲兵轮等船，分起载运陆兵前来者：此其明证也。夫以一船之造成，本非数十百万之费财不能办；而一船之犀利，又非穷年累月之操练不能精。是利器固未可以轻忽视之，尤未可以尝试用之；理所固然。无论中外，亦皆有同情耳。臣屡据筹防局司道面禀兵轮载勇拖船之失算，迭次陈请奏明禁止，立为定案。臣以前者防务未松，各路应援亦别无所措手，不得不通融办理；今者钦牵谕旨大治水师，则凡可以整饬水师之长策与夫有碍兵轮之流弊，均宜据实上陈，以备圣明采择。合无仰恳天恩，敕下沿海各省督、抚：嗣后凡有兵轮船，专事操练、巡游洋面专备战守，不得载勇拖船以昭慎重之处，出自圣裁！得旨：『着照所请行；即由该督咨行沿海各省督、抚查照办理』。

庚寅（十八日）。谕军机大臣等：『彭玉麟等派营援闽，力顾大局，殊堪嘉尚！现在沪议未就，法情叵测；万一决裂，必宜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将现在关内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声势，庶足迅赴戎机，牵制敌情。广东能否别出奇兵由钦、廉小路前进？着彭玉麟预为筹划或别有制胜之地，均着电奏覆旨：并着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体遵照』。

壬辰（二十日），谕军机大臣等：『据彭玉麟电报：「请饬彭楚汉就近募勇助闽防、饬程文炳募勇顺流下长江助他省防，江、鄂筹饷较易亦较速」等语。法人坚索巨款，万难允许。本月十五日台北基隆炮台被其攻占，殊堪松指！闽防万紧，着穆图善等传知彭楚汉迅即募勇成营，预筹战守。漳、泉两郡之

人强悍可用，宜切实训练，以资得力。并着卞宝第、彭祖贤传知程文炳：或选带湖北防营、或另募新勇，克日乘轮船由长江顺流而下，至江西会商潘蔚，与前调江西陆兵合力前进，赴闽应援。所需饷项，着卞宝第等力筹拨济，并与曾国荃会商拨给军械。刻下军情紧迫，务当妥速办理，毋误事机』。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二（光续六十二）。

秋七月癸卯朔，电谕李鸿章：『闽需洋炮甚亟，着速购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闽应用』。

甲辰（初二日），谕：『刘铭传奏「台北基隆炮台为敌攻陷、我军复踏毁敌营获胜情形」一折，法国兵船驶至台北基隆口岸于六月十五日迭开巨炮将该处炮台击毁，十六日法兵上岸直扑营垒，经刘铭传及总兵曹志忠等督军迎击获胜，敌兵溃败；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着交部从优议叙。尤为出力之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着赏穿黄马褂；提督章高元、苏得胜，均着遇有海疆总兵缺出，即行简放。章高元，并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名号；苏得胜，并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副将王三星，着以记名总兵简放，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已革游击邓长安，着开复原官。其余立功将士及出力文武员弁，准其择尤汇请奖励。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着于内帑节省项下发去银三千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尤为奋勇者，传旨赏给。钦此」。至基隆炮台，前据刘铭传奏修筑未能合法，本不足恃；此次失事员弁，着免其置议。嗣后倘有守御不力以致挫失情事，定当按照军律从严惩办，决不宽贷。所有伤亡弁勇，即着查明请恤。另片奏「解运军械、办粮转饷各员，恳请奖励」等语。基隆通判梁纯夫，着赏换花翎；县丞游学诗，着以知县补用；盐大使钱寿益，着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游击孙安邦，着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已革道员裕庚，着准其留营效力。又片奏「道员朱守谟等恳请留营」等语，记名道朱守谟、郎中罗廷玉，均着准其留营效力。该部知道』。

己酉（初七日），谕：『越南乃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志鲸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等处，戮其民人、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向本闇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与有罪也。是以姑予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藩，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防营。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追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

，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飭各该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带兵各官奉令惟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和礼义，自当翻然改图；乃竟始终怙过，饰词抵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挟。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立即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坏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击坏雷船一只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申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必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及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着赶紧前进。刘永福素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朝廷于此事审慎权衡，总因动众兴师，难免震惊百姓；故不轻于举发。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犯，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定能同仇敌忾。并着各省督、抚督率战守，共建殊勋，同膺懋赏。此事系法人背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着沿海各督、抚严飭地方官及各营统领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飭一律保护。倘有干预军事等情，一经察出，即照公例惩治。各该督、抚即晓谕军民人等知悉：倘有藉端滋扰情事，则是故违诏旨，妄生事端；我中国兵民，必不出此。或有纠匪报复，即着严拏正法，毋稍宽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庚戌（初八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曾国荃电称「刘铭传不愿调江阴旧部到台」等语；现在法据闽口，台湾益警，亟须援兵，刘铭传无不愿旧部赴台之理。着曾国荃懍遵前旨，即飭章高元旧部迅速赴台；一面传知程文炳赶紧募数营，即日东下填扎江阴。程文炳起行后，着卞宝第等迅募劲勇克日成营，听候调拨。闽省需饷孔亟，着曾国荃迅咨潘蔚：无论何款，先拨二十万赶解；并派轮运送米石接济。振武五营速催赴援；该军行后，仍添募勇营候拨』。

壬子（初十日），谕军机大臣等：『法人侵扰闽疆，我之炮台、兵船均不足恃；前饬南、北洋拨船援闽，非曰「恐为被抢」，即曰「难敌铁舰」。是该大臣等明知船不足恃，岂可不思变计！诱敌登岸、坚壁清野、沿途设伏，均属要着；着李鸿章、曾国荃迅速筹议，除战船、炮台外有何必胜之策？毋得临敌慌忙，徒损精锐。吴淞、江阴为江海要隘，现在炮台，求必能御敌炮；急宜多伏水雷，以阻来船。着李鸿章赶紧选派会放水雷之人，携带水雷数十个迅往南洋助防。北洋需用水雷，随时饬局添造。该署督务当不分畛域，速赴戎机』。

己未（十七日），曾国荃奏：『臣于光绪十年七月初八日亥刻接电报：「本日奉旨：『前据曾国荃电称：「刘铭传不愿调江阴旧部到台」等语，现在法据闽口，台湾益警，亟须援兵，刘铭传无不愿旧部赴台之理。着曾国荃懍遵前旨，即饬章高元旧部迅速赴台；一面传知程文炳招募数营，即日东下填扎江阴。程文炳起行后，着卞宝第等迅募劲勇克日成营，听候调拨。闽省需饷孔亟，着曾国荃迅咨潘蔚：无论何款，先拨二十万赶解；并派轮运送米石接济。振武五营速催赴援；该军行后，仍添募勇营候拨』等因，钦此」。当经转电湖北卞宝第并咨江西潘蔚钦遵办理在案。其时福建马尾开仗，船厂及轮、广各船多被沈毁，闽、台岌岌可危；如有可以大兵相助之处，断无不竭力拨营援应之理。惟军情瞬息千变，初八日电报「长门炮台亦被攻毁，法船出入无阻」；又据大北公司电称：「孤拔已与巴使电约，意图内犯吴淞口、长江各口，志在尽毁我水师」等语。张景春铭武八营驻守江阴两岸炮台——所谓章高元之旧部，统系刘铭传旧部；刘铭传五月在金陵与臣相见两次，均言不调铭武各营。即奉命督办台防以后所来函牍，亦云不调该军。臣在沪上将近一月，正值闽、台万紧之时；臣派道员龚照瑗雇英国野雉船二次密载炮位、军火多件送到基隆、淡水。龚照瑗得刘铭传覆信，亦无调铭武四营渡台之说：此臣所以知其无此意也。江阴乃长江入江之始，东南数省财赋第一重紧要门户，关系五省安危；设有疏虞，大局何堪设想！且该处现设炮位数十座、江中安置水雷，均系铭武各营一手经理，日夜保护，且与长江提督李成谋兵轮水师依倚。倘或调动，不惟江阴局势涣散，即皖、吴、江、鄂沿江两岸人心难免惊惶；似非新集之营所能担当。近日探报：法人轮船入江，可以早发夕至；自下将有战事，何敢以驻防最久之营，临警更易生手，坐失机宜！臣查由吴至台定须航海，不特吴中现无兵轮可载大队出海；前月欲雇外洋商输送台，除一野雉船外，亦皆答云「不敢装载兵勇、军火」。且程文炳久无信来，不知何日乃可到吴；即到，亦万难据以新集之勇扼守极要之关。臣因东南大局所在，不得不披沥上陈，吁恳圣慈鉴察』！上谕军机大臣等：『览奏已悉。铭武各营既难更动，即着毋庸抽调赴台，仍着督饬各军严行扼守，并严催程文炳迅速带营东下，听候调拨』。

辛酉（十九日），谕：『已革山西布政使林寿图，着赏给四品顶戴，作为福建团练大臣』。

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均着帮办军务。三品卿衔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着来京』。

谕军机大臣等：『江南防务，现经曾国荃布置，尚为周密。福建兵力尚单，情形吃紧；本日已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浚现在招募勇营，克日起程；会同该省官兵力筹备御，期于制敌决胜。左宗棠，着于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毋庸亲赴前敌。福建办防疏懈，该大臣当会商穆图善、杨昌浚等实力整顿，务使战守确有所恃。除前调北来七营及拨给杨昌浚恪靖四营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外，其余江南防军，不得再行请调，以免顾此失彼』。

曾国荃奏：『臣前因奉旨饬调恪靖等七营北上，兵力益单；而各路增兵之请，纷至迭来。比饬各战将就近添募十二营，遵旨奏请饬部每月拨给银五万两以济该新军在案。厥后迭接沪电：法舰攻毁长门炮台、即驶出口，意在攻犯吴淞、长江，欲尽灭我水师；并据北洋大臣来电，情形十分紧急。臣惟有飞函李成谋、陈湜、曹德庆、吴安康、章合才、张景春、易致中等督率水陆各战将日夜严备，慎遵谕旨，见敌船即轰击；如有敌兵登岸，即与拚命力战，万不可再落后着。旋准漕臣杨昌浚电称：「奉命援闽，欲调得力之勇四、五营」；臣立即允诺，并约程文炳一军到日，亦请旨饬令随同杨昌浚援闽。又接北洋李鸿章转电称「刘铭传欲调江阴刘朝佑之勇三、四营援台」，臣亦立刻允许，电派邵友濂不惜重价租各国商船载兵渡台；乃均以「中、法决裂，各国守局外例不愿出租」为词，臣亦无如之何。然皆电覆：允俟海路可通，即行拨队援闽渡台。迭次钦华谕旨，一意决战；闽、台兵力均单，难以持久，义不可以不援。即北上通州之七营为拱卫京畿起见，迭经左宗棠、善庆奏定有案；似亦不可因此而减少四营。臣既已允许拨出八营援闽渡台，而要隘之地不可空虚，自不能不照数补足以重防守。惟念招勇宜先遴选能战之将，而选将必求善战善守之人，方免流弊；谚云：「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实非虚语。臣已飞电谕令陈湜、章合才、吴隆海、陈美仙等赶紧添募，又面语刘连捷、谭碧理、马融和等就近速办，均限十日、半月、一月之内成军；庶几填扎奉调八营所遗各要隘，以资沿江两岸战守之用。大约中秋前后均可到防，足以仰慰圣怀』。得旨：『知道了。即着添募各营，饬令迅速成军，以备战守』。

乙丑（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称「张佩纶恳辞船政」等语；张佩纶应遵前旨将船政妥为筹办，不得藉词推诿』。

庚午（二十八日），谕：『何璟，着来京另候简用。闽浙总督，着杨昌浚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张兆栋兼理』。

曾国荃奏：『臣钦奉电寄谕旨派营渡台，并咨会抚臣杨昌浚援闽；臣均电覆钦遵办理，并于七月十三日驰奏在案。嗣准杨昌浚电信：「援闽之勇，拟拨恪靖四营」。臣查恪靖营之在江南者，除左宗棠、善庆奏调七营北上通州及山东抚臣陈士杰函商拟调道员李光久所带一营赴东助防外，仅存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四营，自应悉数拨归杨昌浚带赴闽省。臣即电飭陈湜飞示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遵照，并电致李成谋即于近日派兵轮船装载送至九江湖口县换坐民船，取道南昌由建昌登陆，至光泽县再由水路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又咨江西抚臣潘蔚转飭所属雇船豫备。湖北提督臣程文炳所带鄂军六营，臣亦电致署两湖督臣卞宝第咨会程文炳钦遵前奉谕旨，由江西陆路赴闽，以厚杨昌浚援闽之兵力。查何绍彩原扎上海、锺紫云原扎焦山都天庙、王紫田移扎扬州，均属紧要之地；必须立刻拨营接防，方免贻误。臣飭易致中于象山防兵内拨二营移扎焦山都天庙守护炮台炮位；其所遗象山汛地，即派刘连捷新勇二营前往驻扎。何绍彩所遗上海汛地，即派陈湜新勇一营驻扎；王紫田所遗扬州汛地，则派谭碧理所招王载驷新营接防。因念恪靖四营远道援闽，亟应宽筹饷需；臣已电飭上海道支应所并谕金陵防营支应局准其在于续借出使经费项下发足七月分之饷，再加发八、九、十三个月饷银：此恪靖四营援闽发饷、坐船之大概规模也。至于议定渡台之铭武四营驻扎江阴，现系张景春统领；前因无船装载，不能渡台。昨接李鸿章电信，称有英商轮船尚肯装运，且由江阴登舟，不着形迹；并称可载千六百人。臣即电致上海道邵友濂、机器局龚照瑗、招商局马建忠迅速妥雇英船，或一次运送三营、或分两起载送四营，总期早日到台，方可以应刘铭传基隆之急。又念铭武淮勇四营交刘朝佑统带赴台，亦宜宽给饷需；臣又电飭邵友濂、龚照瑗在于上海续借出使经费项下发清七月分之饷，另再加发八、九、十三个月饷银，以慰兵勇远行之心，俾刘铭传不至因饷掣肘。惟该四营所遗江阴汛地，极关紧要；臣飭刘连捷亲率新勇四营，会同张景春实力防守：此铭武四营渡台发饷、坐船之大概规模也。

至于左宗棠、善庆所调七营，现守吴淞、江阴等处；一俟北道水势消涸、江南各统领所招新营中秋到防，该七营即可于八月内启行，亦应宽给饷需；臣已电飭陈湜、邵友濂在于上海续借出使经费项下清厘七营八月分之饷。一俟启行北上，即刻加发九、十、十一三个月饷银，俾得迅抵通州；此恪靖七营奉调北上发饷、陆行之大概规模也。今早接北洋电报：「法船意在入江，将欲全毁我水师」等语，嘱臣速为戒备；臣飞电李成谋、陈湜等日夜严防。所以不能派船装兵出海送到天津，职是故也。目下张景春、马融和共添募淮北皖勇八营

，刘连捷添募四营，陈湜、易致中、吴隆海、谭碧理、陈美仙等共添募十营，各隶各统，以归画一。张景春、曹德庆各添募水雷勇一哨；李成谋来咨：「前添水勇各兵船尚不敷用」，臣已咨覆准其再添。顷据各统领函牍报称：就近招募者，已有八营成军；其在远处招募者，中秋前后均可到防。惟饷项十分支绌，前次钦奉谕旨允许臣奏拨部饷每月五万两；此时专盼户部议准，应请从七月分起每月拨济饷银五万两，俾得发给新营，乃可以支危局。再，钦奉电到谕旨饬周盛波速招十数营驰赴天津，并允从七月起由部拨饷银五万两；臣已飞咨周盛波钦遵迅速办理。又，奉电到谕旨饬令唐定奎速至江阴统领铭武全军，臣亦飞咨并派小轮船前往三河尖迎接；惟唐定奎来函：「病犹未痊，两足尚难行走，一时未能来营」：是铭武四营应仍归张景春统领以专责成而重防守。又据李成谋函称：「六月间，已调瓜洲镇吴家榜移驻吴淞、江阴，以助水师战守；吴家榜早已到防，可资得力」。本日钦奉电寄谕旨饬令臣由运库提银三万两发给杨昌浚赴闽，又拨一万两交李光久率同恪靖毅营并添募二营赴东，均已照办理。合逐条陈明，仰慰圣怀』。上谕军机大臣等：『览奏已悉。该督筹办各节，均属妥协。该部知道』。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三（光绪六十三）。

八月乙酉（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拟即遵旨募勇教练，忠勇可嘉！湖南现已就募六营，着即交该前督统率，认真训练；迅往江南帮办军务，与曾国荃随时会商、妥筹战守。此旨着卞宝第速咨杨岳斌遵照』。

曾国荃奏：『臣筹拨勇营饷项，渡台分军拨饷交杨昌浚由江西陆路入闽，业将大概规模于七月二十日驰奏在案。八月初三日，钦奉批旨：「览奏已悉。该督筹办各节，均属妥协。该部知道。钦此」。旋据何绍彩、王紫田、锺紫云等禀报：领足八、九、十三个月饷项，率恪靖四营于七月二十六、七等日次第上兵轮船，八月初三由湖口拔队。帮办福建军务臣杨昌浚初一日酉刻到下关，初三配齐新营军器、鎗炮、丸弹、子药、棚帐，携带准军库银三万两；初四日轮舟起行，由江西河口一路进发。臣观杨昌浚慷慨激昂，忠荃之忧见于眉宇，志欲早纾闽省之急；征军在途，亦必迅速：此援闽之师办理已有头绪者也。至于渡台之营，早已发给饷银三万两交刘朝佑领收，并给各项精良器械、军火，静候英商轮船；头批八月初三日已到淡水，二批初四日自江阴开行。船价之贵，实为闻所未闻；而英船以鞭笞凌厉勇丁，金云见所未见。祇以欲救基隆之急，不得不忍辱包羞，雇船装载。兵勇军火，系龚照瑗一手经理；应俟悉数渡台，该员乃可据实报销，在于续借出使经费支用。不惜重价，乃得办有头绪也。山东抚臣陈士杰，一片血诚筹备东省防务，迭次与臣函商奏调道员李光久率一老营、招二新营速赴山东统领各军以备海防之急，欲借川资、拨给鎗炮以利

遑行；臣即在于淮运库提银一万两交李光久迅速成军，八月初三日启行。昨据来咨：「此项银两请作为协济东省之款」，臣犹未敢应允；山东盖不知江南近日饷绌至于此极也。目下上海吴淞口、江阴、镇江一带联络人心，水陆各将布置尚属周密；添募新营，中秋节后可以到防；下关新筑平地明炮台，安放大炮，派营驻守：足以仰慰圣朝眷念南服之至意』。报闻。

曾国荃奏：『臣前次电报总理衙门具奏：雇英商轮至江阴装送刘朝佑营勇渡台，救刘铭传基隆之急；又因吴淞、江阴炮台之炮太小，仅可以击法兵船而不能打厚铁甲船，欲买极大炮八尊，以四尊安吴淞堤上保苏、松、浦江门户，以四尊安江阴山上保长江扼要门户；又南洋各项军器、子弹、前后膛鎗协济各省均已用罄，不得不豫为购买以备缓急。钦奉电寄谕旨：「据曾国荃电称英轮装刘朝佑营勇渡台，稍慰廛系。该督拟买极大炮八尊分置吴淞、江阴，又欲购前后膛鎗，所筹甚是；即着迅速筹备。所需价银，如议办理。钦此」。嗣又奉电寄谕旨「提前赶办，以济急需」等因，钦此。兹据筹防局司道详称：「已向上海地亚士、瑞生两洋行定购十二寸径口、四十三吨重、八百磅子阿母斯脱郎前膛新式大炮八尊，连熟铁炮架并活坐旋螺装弹器具应用各件及常用开花弹一千六百个、硬铁质实心弹八百个、钢炸弹八十个、门火拉火等项」；据称「此项大炮，外国亦须定铸，必要限十二个月仍可运到，上海势难提前赶办。议定共计规银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订立合同，先付规银十一万两」。又申称「与瑞生洋行德商补海师岱定购德国新式刀头马梯呢兵鎗二千杆、合膛弹子三百万粒，计价规银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两，另备皮带七千根并杂用在内；鎗限三个月、弹子限四个月运到，先付规银二万二千六百两。又亨达马梯呢鎗弹将次拨竣，亟应添购备用；现在上海地亚士洋行定购二百万颗，共计规银三万六千六百两，限三个月运沪，先付定价规银一万二千两。又一寸半径口哈吃开司炮子弹无多，定购开花弹五千颗，每颗规银一两；铁质实心弹三千颗，每颗规银一两四钱五分；又葡萄弹二千颗，每颗规银六钱：限三个月运沪，先付定价规银三千两」各等情前来。又准署湖广督臣卞宝第、湖北巡抚臣彭祖贤遵旨募勇需用鎗炮等件，臣腾出林明敦后膛鎗千杆交程文炳领回鄂省。先是，杨昌浚新募亲军赴闽，亦请拨后膛鎗及各项军器资之以行，比拨付林明敦鎗五百杆、子弹五万颗、马梯呢鎗一百杆、子弹一万五千颗。又先拨付李光久毅营及新招二营前往山东带林明敦鎗三百杆、子弹十万颗，初三日起行。惟初四日阅闽省来电，始则请拨鎗炮，固已一无可拨；继则电请代订兵鎗子弹，乃以出使经费用罄无存，竟无银两可交定价，急切亦难代订。所有上月与洋商订立合同定办外洋前项极大炮位及各鎗子弹，实为防海、防江不可少之件，不得不竭力定购；将来设法筹款，陆续清偿』。下部知之。

丁亥（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李鸿章电称闽口法船大队南行，今复有基隆失守之信。法人凶狡，惟有攻其必救，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前谕令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着即迅速前进；并激励刘永福率军进剿，先攻克太原、北宁各城。越南义民如有可为内应，务当设法联络；内外夹攻，使法人无可驻足，自可直达南圻，以期牵制』。

杨昌浚奏：『臣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卸漕运总督印务，业经奏明在案。前于七月十三日钦奉电寄上谕：「杨昌浚电称拟调江、浙各营，着曾国荃于北来恪靖等营中拨与四营；前有旨令湖北、湖南、江西等督抚招募勇丁，着杨昌浚选派带领前往。钦此」。又于十六日接南洋大臣转电，奉上谕：「杨昌浚奏「遵筹督师援闽」各折片，所筹均是。应由何路前进？该漕督酌定电奏。钦此」。又于十九日接南洋大臣转电，奉上谕：「曾国荃奏：「杨昌浚赴闽，应派何绍彩等营随同前往」；着曾国荃、杨昌浚会商酌量办理。杨昌浚行粮需银三万两拟由淮库拨发，着依议行。钦此」。顷接阅电报，十九日奉上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均着帮办军务。钦此」。仰见圣谟广运、训示周详，莫名钦感！日来接据闽中电报，法船仍泊口外，尚无举动；并准两江督臣来咨：已派定恪靖四营，俟分防汛地接替清楚，即可起程。臣于清、淮各营内挑选六百余人作为兵营，亦次第就绪。前调浙江一营，准抚臣刘秉璋来咨，未能派往；闽省望援甚切，臣拟率此五营先行就道。前派副将熊常富赴湖南招募千人，又电请两湖督臣卞宝第于奉募新勇内酌派两营；现又派提督杨西平赴西江，于抚臣新募各营内选派一营，即如数派拨。计到闽尚需时日，臣抵闽境，或可先后来会。至行走之路，海道既多梗塞，又无兵船渡送；若租各国轮船，不但雇价难筹，且借口局外，诸多为难。与督臣往返函商，仍以走江西内地为是。由督臣函会长江提臣李成谋派轮船分起载送至江西湖口县，再换民船前进。臣虽起自行间，于洋务素未练习，海国战事尤系创闻；而受恩深重，惟有殚竭血诚，不惜身命以备报称而已。现定于本月二十七日自清江起程，先至金陵与督臣商酌一切并领取军火，即催趲进发』。得旨：『知道了。该督即着迅速赴闽，勿稍延缓』。

癸巳（二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李鸿章电称：「法兵登岸接仗，刘铭传弃基，保后路；法兵带机器掘煤，募土勇为兵」等语。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据！着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立功者予上赏，退缩者即正法。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刘铭传当联络绅董，因地劝捐。如军械缺乏，即中国军器亦可应急。台地巨族多养私丁，可即召头人重赏募用。法人甫至，即能雇募土勇；刘铭传驻台多时，何以不克收为我用？日来军情，迅速奏闻』。

乙未（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基隆要地，断不容法人久据！迭饬李鸿章等援济，恐海道梗阻，势难速达；惟有就地设法。台湾米、银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亟应收为我用。洋兵最患夜战，若以团勇助兵，分作十余起日夜搅敌，乘其困乏，并力击之，当可取胜。台北林姓曾集团助战，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能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成功后奏请蠲钱粮；均即遍行晓谕，总期兵民合一、力复要区，以纾廛系。此旨着李鸿章转电刘铭传遵照』。

丙申（二十五日），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荃电称：「官军十七日复基隆，毙法兵五百余；溺毙无算，降者数百」等语。法人借雇工为名，诱土人以利，到船则逼之剪发易衣，驱为前敌；此次基隆杀者、降者多此辈。着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引以为戒，勿为敌诱。潮州、温州均有毁掳教堂之事，波及他国；现在筹办军事，不可别生事端，尤当联络与国以孤敌势。着各将军、督、抚饬属妥筹保护，随事弹压；是为至要』。

谕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等电报：「官军十七日复基隆，五路围剿，毙法兵甚多、夺获鎗炮多件」。刘铭传运筹决胜、谋勇兼优，深堪嘉尚！俟详细奏到，再降谕旨颁赏内帑、优奖出力人员。现在台地军械足用，兵力尚单。着遵前旨就地招募，激励民团严密筹防；尽力剿击，以挫敌锋。闻法人雇土人驱赴前敌，多被殄戮；着刘铭传晓谕居民，引以为戒，勿为敌诱。台北各地方官着随时督饬妥筹战守，合力办理』。

戊戌（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电：「法船泊攻沪尾，经孙开华击败；南路土匪蠢动，运道梗塞」等语。法在沪尾受此大挫，必分扰他口；着刘铭传督饬孙开华各军极力堵击，勿任驻足。南路土匪蠢动，刘铭传势难兼顾；严饬刘璈或剿、或抚，务须赶紧肃清内患、兼备各口，仍随时接济台北各军粮饷、军火。如款项短少，向绅商暂借，解到即还』。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四（光绪六十四）。

九月甲辰（初三日），电谕曾国荃：『崇明孤悬海中，防兵尚嫌单薄。现在闽省援兵已厚，程文炳援闽各营无论行抵何处，着曾国荃传知改赴崇明驻扎，认真办防』。

乙巳（初四日），谕：『左宗棠奏请调员差委各等语，四川补用道刘麒祥、江苏候补道陈鸿志、前广东连州直隶州知州曾纪渠、浙江候补道黎福昌、分发四川知县高维寅、分发陕西补用知县唐承健，均着交左宗棠差遣委用』。

丁未（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前谕曾国荃传知程文炳无庸赴闽，即率营改驻崇明。现据该督电称崇明无须屯扎重兵，程文炳一军如已入闽境，即

着迅赴台湾援剿。周盛波新募各营改赴天津北塘一带助防，如程文炳所带各营离闽尚远、折回较易，着即统带北来，归李鸿章节制调遣；周盛波仍赴台湾。该督即电知曾国荃遵照办理】。

己酉（初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二十五等日总署电悉。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土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军士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内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南洋。铭传叩。讲」等语。阅电，亦为痛哭流涕。奉电旨：「令南、北洋选拔得力快碰、铁肋等船，多带兵勇、器械，连檣并进，另由他口登岸」等因；鸿等岂忍坐视不救。惟查北洋仅有快碰船二只驻防旅顺海口，南洋亦仅有快船三只——铁壳五公分厚，断不足当铁舰之巨炮。且船小，无隙地可载兵械；若另雇商轮装兵械，照公法敌既封海，各国轮船虽重价不肯雇装，非以前情形可比。闻法人另派大兵船数号梭巡台洋，刘提督托人赍奏折信件，均被搜劫；岂有兵、械能入他口之理！鸿等若不问能否、冒昧行事，再将此数快船被敌劫夺，损威仍无济，徒为闽厂之续，后悔何及！仍求枢廷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乞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据李鸿章电称刘铭传电报台防紧急情形，法人专注台湾；刘铭传谋勇素优，务当力筹胜算、迅图恢复，渥膺懋赏。虽事机棘手，惟当慎重图维，不可徒然焦灼，轻于一掷。据李鸿章称「难以拨船往援」，现在另筹办法；该提督一面竭力设法，不得观望待援，致长敌焰！台湾孤悬海外，富绅产业在彼，欲去何之？仍当剴切晓谕，使知大义，联络民团共图逐法之策。左宗棠请募生、熟番万人以资守御，是否可行？着刘铭传与刘璈酌办』。

壬子（十一日），谕：『吏部奏「遵旨严议处分」一折，福建巡抚张兆栋、前船政大臣詹事府詹事何如璋，即行革职』。

以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扎台湾督办防务。

甲寅（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八月十五日奏报接仗情形已悉。所请治罪之处，着加恩宽免。前已迭谕南北洋拨船援应，该抚当督军固守；并设法驱逐法人，无任久占基隆。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住居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均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着刘铭传婉词劝勉，借饷办团；以大义感动，勿得勒派。据李鸿章电称已拨银十万两并属杨昌浚潜运银十二万赴台；如已运到，军心可振。盛昱等奏：「南澳、厦门

可绕老后山、苏澳等处登岸运送军火」等语。李鸿章、曾国荃务当迅速筹办并与张之洞、杨昌浚电商；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划，切勿畏难坐视』。

乙卯（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杨岳斌带八营由汉口搭轮船赴沪，即统领各兵轮赴闽，先至厦门探明法船情形，绕至鹿港等处登岸，相机援剿。李鸿章、曾国荃即将兵轮派定，并电知左宗棠、杨岳斌遵照。程文炳、周盛波两军调度，着李鸿章等遵照九月初六日谕旨办理』。

己未（十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南洋大臣覆电：「此间久未接省帅电，焦灼同深。迭奉拨船之旨，何忍坐视！奈南洋可派祇有「开济」、「南瑞」、「南琛」三船，然亦不足当铁甲一炮；诚如来电「船小■〈舟皮〉薄，易被轰沈」。且接战之船不能装勇，装勇则不能接战。敌船坚而且速，倍于华轮；海中相遇，既无退步，万难脱身。数日之煤用完，寸步之行难驶。石泉谓厚庵到闽无船装送，亦难免望洋一叹；可见绕赴鹿港等处，皆能说而不能行。厚庵尚无启行之信，到汉不知何时；相隔太远，碍难筹商。北洋祇有二船、南洋亦祇三船，勉强派令相随，一出海则不能得力；公已洞烛，荃亦不必详述」等语。昨奉咸电，传旨催派兵轮；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适有湖南委员过津，询知杨岳斌八月中旬尚未闻由干州启行；到汉不知何时，赴沪更无日矣。勿论无大帮兵船可派；即有船而无将、无帅，岂能用命济事！鸿心急如焚，徒愧力不能逮。祈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称「援闽兵轮，北洋祇有二船、南洋亦祇三船」等语；前据左宗棠奏「已与曾国荃商派南洋五船赴援」，何以又称祇有三船？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犹敢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已极！曾国荃，着交部严加议处；即着妥派兵轮与李鸿章派出之船在上海会齐，驶往福建交杨昌浚调遣，速解台湾之危。该大臣等倘再迁延观望、致误戎机，自问当得何罪！左宗棠在江宁发折，尚未奏报起程；着即迅速赴闽调度。杨岳斌已行抵行处？并着曾国荃电知该前督速于汉口乘轮赴沪带营援闽，毋稍迟延』。

辛酉（二十日），刘铭传奏：『奴才前将法船分攻沪尾，拔队回援、实力守御等情，恭折驰报在案。自十六日法船又添三艘，连前共计八艘；日以大炮向沪尾炮台猛轰，不少间断。兵勇无驻足之地，孙开华与章高元、刘朝佑等惟以勇队昼夜分伏海岸林内露宿以伺，不敢少事休息。二十日卯刻，敌船倏忽分散；孙开华知其势必登岸，督令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伏于假港、擢胜中营营官李定明带勇伏于油车口，以后营营官范惠意为后应。章高元、刘朝佑各带武毅铭、中两营营官朱焕明等伏于大炮台山后为北路，防敌包抄；李彤恩所募土勇军功张李成一营，伏于北路山涧。部署甫定，敌兵一面以排炮轰击不下数百响

，烟焰张天，炸子如雨；一面以洋划小轮船多只装兵约近千余人分三路上岸，直扑大小炮台，势极凶猛。孙开华见敌兵逼近，立率李定明、范惠意分投拦击，章高元等由北路迎击。敌兵各执利鎗，以全力相犯；自辰至午，鎗声不息，挫而复进者数四。我勇短兵相接，奋力击杀；张李成领队旁抄、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阵斩执旗法酋一名，并夺其旗。我军见敌旗被获，士气益奋、各路齐进，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开炮乱击，自行击伤小轮船一只；其所遗格林炮一尊，亦为我军所获。孙开华部下中、后两营首迎其锋，鏖战最久，战士多伤，阵亡哨官三员、伤亡勇丁百人；其余各营弃勇，俱有伤亡：由孙开华将战胜情形具报前来。伏查此次敌兵猛扑沪尾海口，蓄锐登岸，意在必得；当敌划送兵上岸，各划划开入海中，自断后路，以示死战。而我军自炮台被毁，无炮守御，全恃士卒肉薄相拚；虽鎗炮如雨，士气毫无畏避，竟能斩将搴旗，遏其狂逞：实属异常出力。所有统领擢胜等军署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力支危局，厥功尤伟。查该提督历着战绩，已经蒙恩赏穿黄马褂并赏给勇号。现署福建陆路提督，官职较大，奴才未敢为之擅行拟请；可否仰恳天恩俯赐破格加恩以奖战功之处？恭候圣裁！上谕：『刘铭传奏「法军攻扑沪尾，官军接仗获胜情形」一折，法船分泊台北沪尾等处，八月二十日法兵猛扑上岸，提督孙开华督军分路迎击、提督章高元等亦带队进剿，法兵挫而复进者数次。我军短兵相接，孙开华率队直前，阵斩持旗法将一名并夺其旗，毙敌约三百名；敌势不支，纷纷溃散，其退至海边争渡覆溺者无算。在事尤为出力各员，自应优予奖励。署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深堪嘉尚！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以示优奖。提督章高元，据奏前于基隆案内已邀恩奖；总兵刘朝佑，系该抚侄孙：均未奏请奖励。该提督等均着战绩，自应一体加恩。章高元、刘朝佑，着各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章高元并交部从优议叙，刘朝佑并赏加提督衔。提督龚占鳌冲锋陷阵，卓著战功；着赏穿黄马褂。总兵李定明、提督朱焕明，均着交军机处存记：遇有各省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李定明并以提督记名，并赏给「博德恩」巴图鲁名号。游击范惠意、孔光治，均着免补参将以副将留于闽省归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范惠意并赏给「额腾阿」巴图鲁名号。副将景长和、陈永隆，均着以总兵记名简放。总兵梁秉成，着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并赏加提督衔。沪尾营守备萧定邦，着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军功张李成，着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赏加都司衔。陈振太、黄国添、蔡国梁，均着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给五品蓝翎。从九品刘恕，着免补从九品

县丞，以知县留于福建补用。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着发去内帑银一万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尤为奋勇者，传旨赏给。钦此」。该抚务当激励将士同心御侮，共奏肤功，渥膺懋赏。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乙丑（二十四日），谕：『吏部奏「遵议处分」一折，两江总督曾国荃应得革职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丁卯（二十六日），李鸿章奏：『钦奉电旨饬拨北洋兵船赴闽援应台湾，经臣将派拨「超勇」、「扬威」两快船饬令豫备煤、粮、子药即由旅顺口起旋，南下入江，与南洋所派五船会齐密商，相机前进；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查北洋兵船除「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蚊船六只专备守口、「威远」、「康济」两艘专作弁兵水手练船，并无大炮，均不便驰逐洋面接仗；即「超勇」、「扬威」快碰船两号每船虽有二十五吨巨炮两尊，而船身过小，铁■〈舟皮〉薄仅三、四分，易为铁舰大炮轰破穿沈。从前在英厂订购此船，原拟与铁甲船相辅而行，可以巡探接应。今德国定购铁舰既为公法所阻，急切不能驶回；仅此两船力量太单，断不足以御大敌。臣因旅顺要口令该船驻泊其间，与黄金山炮台水陆相依；立脚既稳，出入夹击，可期得劲。兹台湾危急，奉旨饬催派援；明知法舰坚猛而多，非中国现有兵船所能敌，亦不得不勉强派拨，与南洋各船略助声势。统领水师天津总兵丁汝昌，前已奏明督带蚊、快各船扼守旅顺，与宋庆陆军协力筹防。现拨快船赴闽，而蚊、练等船必须责令该镇督率布置；旅顺为津、沽门户，防务极关重要，势难分身远去。其管带「超勇」之尽先副将林泰曾、管带「扬威」之尽先游击邓世昌皆由船政学堂出身，嗣又出洋学习，熟谙泰西兵船规法，操练颇为整齐；第阅战事尚少，未可以当一面。适有出使大臣李凤苞遵旨雇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改名万里城到津谒晤，英锐沈鸷，谋略甚优；同治初年南北花旗之役，曾为美国带师船打仗。据李凤苞称：在德国水师中出色之员，久经海上战阵，深堪倚任。议员愿告奋勇，带两快船前往；并谓法船先后来台湾洋面者不下三十余号，中国师船单弱、又经马江大挫之后，不宜轻试其锋，然亦不可不设法牵制。北洋快船二号、加以南洋快船三号，并另派两船，如果管驾得人、同心协力，虽不能与法国大帮兵船鏖战，而在闽、粤之交相机乘间避实击虚，或可攻夺其单行小号兵船及运兵、运煤粮之船。察其所言，洵属知彼知己，切中机宜。臣询知：林泰曾等均乐与共事，藉得观摩之益。因令该总兵驰赴旅顺统带两船克日开驶，顺过上海修理、添煤；约须耽搁旬日，再会同南洋派出各船相机密速前进。惟接福州电报：闽口马祖澳近日法人又添数船，难保不闻信截阻；已属式百龄与林泰曾等随时确探情形，察酌进止。臣等均宜不为遥

制，庶免意外之虞』。又奏：『外海轮船铁舰驾驶测量、行军布阵法度，为西人专门名家之学。其将弁皆自少至老专力殫精，互相传习；更事既多，乃克有所成就，缓急可恃。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南洋派水师营务处吴安康统带五船，闻其各管驾未尽熟习海上风涛沙线，又未曾与北洋船会哨合操；现令联■〈舟宗〉并进，船只甚单，事机极险。一切进止号令，必须画一整齐，蔗冀同舟共济。可否请旨敕下两江、福建各督臣转饬该统带等与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随时帮同教练指示，以增益所不能？式百龄濒行时与臣要约：伊及所带德弁倘临敌阵亡，求加倍恤银以慰其家属；倘夺获敌船，求加倍赏银以酬劳将士。臣皆慨然允之，藉以作其忠义之心而用其致死之力』。得旨：『饬南洋统带等与式百龄联络商办，并令式百龄随事帮同教练指示』。

何璟奏「台、厦一带濒海遭风拨款应济情形」，得旨：『着该抚确查被灾情形，妥筹抚恤，毋任失所』。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五（光绪六十五）。

冬十月丁丑（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称「张佩纶恳准回京」等语；张佩纶，着仍遵前旨办理船政事宜，不得藉词诿卸』。

曾国荃奏：『臣于光绪十年九月十五日钦奉电旨：「左宗棠奏「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赴闽援助」等因，钦此。当即钦遵办理，饬筹防局轮船支应所不惜重价豫备军火与船上攻战器具并购买外洋六角火药及松白煤，议派统带官筹备一切需用各项。嗣于九月二十九日奉电旨：「李鸿章现派德国水师总兵式（原刊「厉」，本条以下同）百龄带快船赴闽，着饬令速往停沪后与南洋所拨各船会合前进，并着曾国荃、杨昌浚饬水师统带等与式百龄妥为联络商办；或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即嘱式百龄随时帮同教练指示」等因，钦此；均经恭录咨行钦遵在案。查自奉旨饬令南洋派船以来，即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往返函商数次，又与长江提臣李成谋随时函商。旋据覆函称：「「开济」、「南琛」、「南瑞」三号快船之外，惟「澄庆」、「威靖」二船可以出洋——共计五船，略为厚实，炮位略可及远」。至于统带之员，亦惟现在总理轮船营务处提督衔总兵吴安康与各船相习较久，堪胜统带之任。即用营务处关防，可以号令各船。所有出洋应用军火、饷糈各件，业由筹防局宽为豫办，不令缺乏。至各船应领口粮及以后买煤经费，亦札令吴安康与各管驾面商酌定数目，带往应用。臣接李成谋函咨，比经札饬吴安康为统带，并函嘱李成谋转饬吴安康等一俟北洋所派之船来沪，即行遵照谕旨统率五船与李鸿章所派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妥为联络商办；凡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随时请式百龄指示，务期和衷共济。一俟会齐之

后，约期偕发，相机入闽；断不可稍执己见，致误戎机。吴安康此行任大责重，自愿与式百龄虚心商榷，统率各管驾实心任事，仰慰宸廑』。报闻。

曾国荃奏：『南洋所需煤炭，向系购办东洋可介子煤及台湾基隆煤两种。近因派船援台，又添购西洋松白煤一种；其价虽较可介、基隆之煤增巨，而火力较旺，轮船烧用，其行较速：是以酌购数千吨，以备各兵轮出洋御敌之用。至平常操演行驶，仍发给可介、基隆两种。惟江海防务孔亟，基隆之煤现已难购，可介之煤价亦日昂；不得不先事豫筹，访办内地之煤以供兵轮及机器局之用。七月初间，派记名道冯邦棣采办湖南耒阳白块煤；先后运到试验，火力较逊，不甚合用。嗣闻江西乐平老龙坑所产之煤，力量尚佳；经筹防机器局道员汤寿铭、孙传懋、郭道直等囑湖口镇总兵丁义方办到样煤数十吨，分发各兵轮试用，云火力与可介、基隆相仿，其价亦甚相埒。当此防务紧要之时，内地有煤可用，自应预为采办，以免外洋居奇，临时不致匮乏；昨已照飭丁义方即日试办、认真拣选，务须与所寄样煤相符，庶可杜搀杂细碎之弊。仍飭记名道冯邦棣俟湖南办煤经手事毕，驰往湖口会同丁义方经理；如果乐平老龙坑之煤以后各兵轮烧用咸宜，将来即由丁义方、冯邦棣源源购办，庶几轮煤有资，实于防务多所裨益。至此项煤炭乃海防应用之件，自应预先奏明免完关卡税厘，以利军储』。下户部知之。

戊子（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电奏「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等语；着户部议奏』。

丙申（二十五日），户部奏：『本月十八日军机处交出，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据刘铭传电奏「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等语；着户部速议具奏。钦此」。臣等伏思从前开捐实官，为朝廷万不得已之举；光绪五年间，奉特旨停止。苟非时事迫切，曷敢复请暂开。惟查此时台湾情形，基隆未复，文报罕通、运饷艰难，已在圣明洞鉴之中。幸台地素多富绅，就地劝捐，可以助饷；然无术招徕，难期踊跃。刘铭传电称官绅请开实官捐输，自系为军饷不继、招徕踊跃起见。臣等公同商酌，拟请俯如所请，准予台湾地方暂开实官捐输。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不准以钱文、军械、米穀折算，作为台湾防剿经费。一切银数，仿照从前筹饷事例办理。其筹饷事例及常捐中有向归部库收捐如捐免、保举、免考试等款及现在另立新章并火器营章程应行删除，不得援引；由臣等督飭司员详晰签出，颁发该抚转飭遵办。其武职各官，仍遵同治五年上谕一概停止，不准报捐。至此项实官捐输既令按照十成银数，较之从前筹饷事例减成报捐不同；若铨补班次，统令归于筹饷事例之后，难期鼓舞。拟将此次台湾捐输各员作为新班，俾压捐输旧班；恭候命下，再由臣部会同吏部

将新旧捐输各班铨补章程妥议具奏。并拟请将此项捐输予限半年，限满即行停止。如蒙俞允，臣部即行文该抚遵照办理，设局收捐，先发实收；按月造册，将副实收报部请奖，臣部随时核准发照。应收饭照银两，随册解部，以资办公。再，查台湾开捐助饷，待命孔亟，拟由总理衙门先行电知，以期迅速；合并声明』。得旨允行。

戊戌（二十七日），电谕李鸿章：『北洋快船二号可毋庸调回，仍饬式百龄统带，同「开济」、「南琛」、「南瑞」三船赴闽。其「澄庆」、「驭远」两船，着仍改派赴津归李调遣，备赴朝鲜』。

十一月辛丑朔，谕军机大臣等：『式百龄既经北来，所有南洋五船着曾国荃即饬吴安康等统带赴闽，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未到以前，交杨昌浚调遣，妥筹援台之策。朝鲜之事，必须审慎筹办，不宜轻开兵衅；式百龄前往，或意在见功，偏任己见、不服调度，事均可疑。该将行止，着李鸿章妥议具奏』。

丙午（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转陈刘铭传电称「曹军前扎，兵病无饷」等语。法人逼民修营，为久占基隆之计；刘铭传务当激励将士，迅图克复。前据李鸿章汇银十五万、闽省又筹备银二十万汇台，昨复令广东拨勇、曾国荃解云者士鎗弹，朝廷筹济台防，不遗余力。该抚一面进攻、一面将收到饷械电闻，并饬刘璈速筹协济。如再漠视，即行严参治罪。云、粤官军进规北圻迭胜，宣光已经合围；安南官军败退之说，不足信』。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现抵湖北，请由江西陆路入闽，不驶赴金陵」等语。台事万紧，迭谕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台。着即由江西迅速赴闽，查照吴鸿源于惠安县属之封武、觚窟等澳渡台之路，相机赴台援剿；毋庸再赴金陵，致延时日。此旨着曾国荃迅即电知杨岳斌知悉。闻闽口外已无法船，据刘铭传奏「有法人台南巡船绕至马祖澳图截师船」之语，曾国荃当饬吴安康等格外慎重，毋稍大意』。

壬子（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称「邵友濂请暂留龚照瑗，尚系实情」；龚照瑗着准其暂留上海办理援台各事』。

甲寅（十四日），曾国荃奏：『臣于十一月初三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都察院代递候选知县王元超奏「密陈江防可虑」四条：据称：「长江下游炮台多不坚固，江阴口系唐定奎驻守、又令张景春分统，事权不一。长江布置着，宜专守下游总口；乃节节分防，兵力单薄。倘沿江有警，土匪势必蠢动」等语。着曾国荃将所奏各节，酌度情形妥筹布置。原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仰见圣朝博采刍蕘，无远勿届。伏查长江为五省财赋要区，滨海之地甚广；筹办防务，历有年

矣。顾百密不能无一疏，千虑又岂能无一失；臣履任数月，因地制宜，择其尤要者加意布置；事无巨细，莫不陈奏有案。深惧措置未周，致貽地方隐患。王元超以候选知县眷怀时局，独切杞忧。查所奏各节，既于两岸形势未能周知梗概，即于一时敌情亦未洞悉机宜。如称长江炮台多不坚固一节，查长江炮台经各前任辛苦经营，所虑者不在于未能坚固而在于不合法度；臣前于覆奏「炮台必须改设」折内，缕晰上陈。祇以事机紧迫，目下祇能就现有之台或添造平台以厚其力、或加用盐包遮护旧台以遏其锋。凡此多方之补救，总期与敌炮足以相持而已。原折所称「有不击自动之势」，未免言之过甚。乌龙山距省垣七十里，其地本不扼要；所有旧安炮位，臣已全数迁往镇江下游之象山矣。其原有炮台，祇派勇敢十名驻守，系为豫防坍塌起见；似可毋庸过虑。又称「长江以江阴口为门户，事权不一，深为可虑」一节，查江阴下游三百余里，南入吴淞、北出崇明，水势浩瀚，口门沙洲最多；吴淞为申江之口，乃入苏州、松江之门户，而非长江之锁钥也。守苏、松则当以吴淞为重镇，守长江则当以江阴为要隘。盖由海入江，至此而江面稍窄：南岸山势环抱，便于屯营；北岸圩田较多、便于扼守。臣以重兵守吴淞，为保苏、松也；以重兵扼江阴，为保长江也。原折称为「总口」，是知其一而未计其二也。上年唐定奎因病乞假，即系张景春代统；臣六月由吴淞、江阴经过两次，维时防务万紧，奏派张景春接统该军。察看张景春忠勇奋发，实可当此重任，乃敢陈奏。嗣奉谕旨催唐定奎赴防统带旧部，唐定奎八月力疾来省，臣又奏明将江阴之铭武四营归唐定奎统领；其新招「春」字四营归张景春管带，仍归唐定奎总统节制：原欲事权归于画一。十月，唐定奎请假在营养病，呈明一切紧要事件责成张景春办理；臣已批答照准。惟唐定奎两足不良于行，略可维系军心；张景春一身任劳任怨，实能豫备战守。况有长江提督李成谋水师数船、记名藩司刘连捷「南」字六营同驻江阴，水陆联为一气。军兴以来，老成宿将善战、善守，固无有出李成谋、刘连捷之右者；臣奏派该二将移守江阴，有案可稽：此江阴将才可恃之一端也。原折又称「长江宜专守下游总口」一节，未列地名，不知果何所指？若指吴淞，则固已设守矣；若谓上游圖山关、都天庙、焦山、象山旧设各炮台皆不宜守，则又无是理也。「传」曰：「勇夫重闭」；臣忝任江圻，自应稍慰吴中士民之望。且派营分守象山、焦山、都天庙、圖山关等处，无非为外固门户、内备堂奥起见。如仅专守江阴一隅，竟置镇江天堑之险于不顾，微特兵家无此办法，即上游两岸士民势必纷然迁徙；臣亦何敢出此下策也。折内又称「沿江有警，淮南、北土匪势必闻风而起」一节，查历年饥馑，穷民生计日蹙，各处皆有伏莽；万一长江有警，土匪乘机蠢动，原属意中之事。若果如王元超所奏，岂仅淮南、北为可虑哉！现值冬防紧要，臣与漕臣、抚臣、提臣迭饬地方文武各

官稽查保甲、增添丁役，到处巡逻，目下苟安无事；倘或土匪窃发，自当分兵剿办，尚可及时扑灭。祇于拨营赴台、赴闽为数太多，饷项支绌，不能到处皆防，致滋多口之憎，上烦圣朝之虑：此臣所以夙夜兢兢也。钦奉谕旨：『「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五船交吴安康统带入闽，归杨岳斌、杨昌浚调遣，指日相机前进」。自此以后，江南水师之力更形单薄矣。且水陆月饷，今冬勉力支持；明春益觉枯涸，无从筹措。臣所焦虑者，乃在于此；然留任一日，自当尽一日之职。臣治军以律，驭下最严。当局自爱者，则愿受约束以成材；就中趋利者，或不免造言而寻隙。所幸圣慈在上，俯鉴愚忱。臣益当实事求是，不避嫌怨，砥砺致身以报国、训练待战以御敌；庶几一兵得一兵之用，仰副朝廷眷念江防之意』。报闻。

戊午（十八日），谕：『左宗棠奏「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一折，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李彤恩驻兵沪尾，以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拟请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遛台湾」等语。前敌军情，关系极重，必应确切查办，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刘铭传各情，人言藉藉；果系因此贻误，厥罪甚重，非递籍所能蔽辜。前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即着该前督于到台后详确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曾国荃奏：『臣于十一月初二日钦奉电寄谕旨：「式百龄既经北来，所有南洋五船着曾国荃即饬吴安康等统带赴闽，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未到以前，交杨昌浚调遣，妥筹援台之策。朝鲜之事，必须审慎筹办，不宜轻开兵衅。式百龄前往，或意在见功，偏任己见、不服调度，事均可虑。该将行止，着李鸿章妥议具奏。钦此」。初六夜，钦奉电寄谕旨：「本月初一日，谕令曾国荃将南洋五船饬吴安康等统带赴闽，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已据奏报起程，现在行抵何处？着即赶紧赴闽，妥筹调度，设法渡台援应。钦此」。初七夜，钦奉电寄谕旨：「杨岳斌奏：现抵湖北，请由江西陆路入闽，不驶赴金陵等语。台事万紧，迭谕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台，着即由江西迅速赴闽，查照吴鸿源于惠安县属封武、蚶窟等澳渡台之路，相机赴台援剿；毋庸再赴金陵，致延时日。此旨着曾国荃速即电知杨岳斌知悉。闻闽口外已无法船，据刘铭传奏有法人台南巡船绕至马祖澳图截师船之语；曾国荃当饬吴安康等格外慎重，勿稍大意。钦此」。仰见圣训周详，多方指示，钦感莫名；臣当即恭录咨行杨岳斌、杨昌浚、吴安康等钦遵办理在案。初七日，接江阴张景春来电：「「威利」船初五日到江阴，装官弁勇丁六百人，均带鎗械。初六日，开行赴台」。又据邵友

濂、龚照瑗电称：「此次勇、械并运，意在由恒春、台东登岸。惟闻闽口法船南去，正恐与「威利」相遇，危险更甚于前；未知能达彼岸否」？又据吴安康禀称：「前与式百龄察看南洋五船，互相斟酌熟商；据云「南琛」、「南瑞」两船之炮须加铁柱六根，其五船舵楼须用两寸厚钢板遮蔽，庶足抵敌人和吃克斯之炮。式百龄复称：南洋五船除「南琛」现有和吃克斯炮二尊外，其余四船均应照样添置。查上海地亚士洋行尚存有北洋「定远」兵船和吃克斯炮十二尊，前经「超勇」、「扬威」船借去四尊，尚余八尊；禀请商借分配」。臣以其所禀各节均与式百龄商定，为出洋必不可少之炮；即日电商北洋大臣李鸿章，请饬龚照瑗向该洋行暂借炮位八尊，分配四船。其五船应配之铁柱、钢板各件，则饬吴安康督率各船漏夜赶办，不准稍有延缓。又吴安康禀称：「式百龄查明水线：凡船赴闽，必由马祖澳经过；由闽赴台，亦必由马祖澳经过。该处泊有法酋铁舰及木壳兵轮、鱼雷各船，成三、五只，或六、七只，往来无常、多少不定。又称马祖澳距长门四十余里，潮落之时，水深仅一丈四、五尺不等。我军五船，大者吃水二丈二尺，小者吃水一丈八、九尺，必须守候潮涨，方能进口；其势不能夜行。除此一线之泓，别无他路可入；是马祖澳乃入闽之一大关键也。内中最多石礁，兵船出入皆须循照浮桶透迤而行。法船先已据此要害之地，全仗圣朝威福，各船必须极力拚命轰打，方能进口」等语。式百龄因水线情形如此，亦无把握；是以不统南船南向而统北船北行，无他意也。查杨岳斌陆师取道江西入闽，方至芜湖，即奉电旨不赴金陵；臣以吴安康所统五船既归杨岳斌调遣，自应派吴安康溯江而上，面求杨岳斌指授机宜。据禀：「初七日在芜湖见面，敬听杨岳斌训诲。杨岳斌仍上湖口入闽，饬令吴安康钦遵谕旨刻日在沪整备各件、添安炮位，探明前路的实情形，开驶出洋；以便相机乘隙稳慎前进，方不致挫败取辱。吴安康自愿懍遵初七日谕旨，格外慎重，勿稍大意；一面侦探确情，一面相机出洋」。兹据禀报前来，理合先行奏闻，仰慰宸廑。再，臣接杨岳斌函开：该军所需鎗炮甚亟，欲江南代为添筹。臣又协济后膛鎗一千杆、子三十万颗及洋药、铜帽、黎意鎗子弹等件，合前协济之鎗二千杆、子四十万颗，均交来员杨秀实领收，星夜起解；并由筹防局给发运费银一千两，径向杨岳斌行营投收应用：合并陈明』。上谕军机大臣等：『览奏均悉。着即饬令吴安康将五船炮位等件配齐，即日前进。马祖澳法船来去无定，务令格外稳慎，确探前路，乘隙赴闽；但能遥作声势，自可牵制法船以松台围』。

己未（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法添舰装多兵赴基隆，狡谋叵测；着左宗棠、杨昌浚饬恪靖各营及程文炳军克日渡台。吴鸿源计已抵台，饬速会同土勇进剿。南洋五船，曾国荃饬即赴闽作声援，以分法势。杨岳斌现抵何处

？左宗棠等转电速进赴台，不得逗留。闽省云者士鎗弹，曾国荃务速运厦，速解吴鸿源营；并着左宗棠等将台军饷械源源接济。基隆久被法踞，着刘铭传迅即进兵；乘彼添兵甫到，力图攻拔。毋再迟延株守，致敌根深蒂固，自干咎戾』。

辛酉（二十一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转奏刘铭传电报已悉。据称「刘璈意在掣坏台北」等语，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责；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去，派员接办，毋稍姑容！着责成刘铭传切实筹划，分别办理。倘措置失宜，有误地方，惟该抚是问。前据李鸿章电称「邵友濂请留龚照瑗」，已准行！着仍饬该道赴台，由李鸿章、曾国荃酌保妥员办理援台各事，并饬邵友濂会同经理』。

甲子（二十四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刘督办屡电「台北兵单，法添兵赴基，盼援甚急」。杨、程各队一时难抵台，又系新募、少利器；顷与诸将筹商，拟由直防铭、盛两军选精将带精练淮勇七、八百人，配给后门鎗炮、药弹，电商龚照瑗等由沪密雇轮船至山海关载运，放大洋绕赴台湾东南之卑南港登岸。惟弁勇须给三个月足饷，船价亦昂；淮军饷缺无措。拟饬长芦运司在库储备放京、奉各饷内移缓就急，拨银五万两；除付勇饷、船价外，有余即交船带往刘抚，以备接济。各营拨出老勇，仍令就地募补，归队操练。乞速代奏请旨遵行』。上谕：『李鸿章电称选将带勇赴台、拨银五万两、另募勇归队等语，所筹甚是，依议速行』。

乙丑（二十五日），吏部奏：『内阁钞出，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刘铭传奏「台北基隆炮台为敌攻陷，我军获胜」一折等因，钦此；九月十九日奉上谕：刘铭传奏「法人攻扑沪尾，接仗获胜」一折等因，钦此；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岑毓英奏「法人攻扑河内，迭挫凶锋」一折等因，钦此；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潘鼎新奏「官军在陆岸与法人接仗获胜」一折等因，钦此：钦遵钞出到部。臣等查以上四案除武职人员应由兵部办理外，其原保单内文职人员，间有与奏定章程不符者；业经钦奉谕旨允准，应即钦遵行文知照，俾资鼓励。溯自咸丰年间剿办发、捻、回、苗，遇有攻克城池、斩擒要逆，悉准破格优奖。迨剿平各逆、渐次肃清，迭经臣工以严防冒滥，分别等次条奏；及臣部屡次厘定并奏明各保案与定章不符，即奉旨允准之件，仍应请旨更正。窃维臣部历次厘定保举章程，靡不至详且尽；历次严核保案，亦从不稍涉宽假。要皆为内地经营，示以限制；并皆因内地军务稍松之后，不能不预杜徇情滥保之私。今则边事方殷，需才孔殷。越南为蛮荒瘴厉之乡、台湾为孤悬海外之地，一切战守事宜，较从前剿办内地各逆，远近难易，迥乎不同；欲求有勇知方，惟

在信赏必罚。诚如本年七月初八日圣谕「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恩施，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军前正法」。煌煌诰诫，薄海咸钦。臣等公同商酌，拟请除将不准保举十条开单恭呈御览，请旨飭下各统兵大臣仍不准奏请保举。此外，凡与外洋接仗获胜出力人员，悉准各统兵大臣从优保奖；并准恳请破格恩施，概不以从前内地保举章程严其限制。如保案系奉旨允准之件，其原保清单内即有与内地保举章程不符者，皆系恩出自上，毋庸奏明请旨更正，应即钦遵注册知照。如保案有奉旨交议之件，臣部拟仍照异常劳绩核议。似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俾中外臣民暨各营将士咸思用命，敌忾同仇。各统兵大臣既得有激励将士之权，即可有迅奏肤功之庆；而历次奏定内地保举章程与现在越南、台湾获胜保举章程，亦可并行不悖。倘各统兵大臣因有论功行赏之典，转以行其徇情滥保之私；匪特难逃圣明洞鉴，抑亦何能掩众人耳目！谅诸大臣等各矢公忠，必不出此。谨将不准保举十条，敬缮清单，恭呈御览。一、五、六品京堂；一、翰、詹、坊缺及遇缺题奏；一、庶吉士免散馆授职编修、检讨；一、选用、补用京职；一、道府以上官职请旨记名简放；一、外官从四品以下加本管上司衔；一、增生、附生选用教职；一、新班遇缺先、新班遇缺分缺先用分缺间用及自创各项名目；一、免捐、免保举、免考试银两；一、在营丁忧人员未经先行奏留、他省人员未经先行奏调」。得旨：『如所议行』。

丙寅（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杨昌浚电称：「台事可虑，半在法寇、半在堂属不和。刘璈布置不错，刘铭传恶之；若易生手，恐台南不保」等语。全台均行吃紧，而台北尤急；前据刘铭传电「台道六月报库存八十万，仅借七万」，显系漠视台北防军。着杨昌浚确查具奏，不得稍涉袒护。总之，现在情形，不独台南、北宜联一气，即杨昌浚等亦必须与刘铭传通力合筹。师克在和，万不可各存意见。该督帮办军务，调和将帅、措置一切，责任綦重；倘因彼此齟齬，致有贻误，惟该督是问』。

戊辰（二十八日），谕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电陈「法船聚泊基、沪，日内添兵将到，急盼援兵」等语。台防关系大局，当飭杨岳斌、程文炳带营驰援，尚恐缓不济急；恪靖三营、方恭五营赴台较近，着左宗棠、张之洞加紧飭催，觅船潜渡。吴鸿源募勇，杨昌浚催令速到。李鸿章所挑壮勇，并着克日遄行。安平、旗后、卑南等处，均可登岸；着探明酌办。南洋五船，曾国荃务飭赶紧前进，以助声势。朝廷于援台一事，宵旰焦劳！该督、抚固当同心仰体，刘铭传亦应奋勉图功，以纾廛系。闽省汇台之银、南洋所解云者士鎗弹何日到齐？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迅速登程，现在行抵何处？并即电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六（光绪六十六）。

十二月丙子（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基隆久未攻复，朝廷宵旰焦劳

，时殷廛系；迭谕刘铭传进兵。兹据该抚电称：「左宗棠据刘璈禀奏，先催进攻基隆，欲挤台北速失；奉旨飭催，系属意度之词」。该抚夙着战功，朝廷深资倚任，断不为浮言所惑；迭次降旨筹饷拨兵，不遗余力。该抚惟当振奋图功，以副委任而服群情，毋庸以造言掣肘为虑。刻下台北陆续添勇，饷亦解到；迅图进取，勿再迟延干咎。泉州已设公栈经理台湾文报，请调杨宗濂，毋庸议」。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转奏刘铭传上月十九、二十二日电报已悉。台北急需援师，左宗棠前派恪靖军千人赴台，两营继发；着催令速渡，并再拨劲旅千人。台南现无法船，新竹等处皆可登岸；克日前往，归刘铭传、孙开华节制。援台各事，左宗棠、杨昌浚力筹，随时电奏；并电知刘铭传，以安其心。前据杨昌浚电称：「鹿港、泉州设道济公栈，通台湾文报」；着督饬妥办，勿任阻滞。刘铭传称「方恭军广勇不得力，请调旧部吴宏洛军」；两军更调，尚属用宜。着张之洞酌筹电奏」。

癸未（十三日），谕：裴荫森，着署理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着该督、抚派员署理」。

谕：『刘铭传奏「台湾绅士捐输巨款，恳请恩施」等语。福建台湾绅士三品卿衔候选道林维源，前有旨令其总办台北团练事宜。议员深知大义，于军情紧要之时接济军需，为数甚巨；深堪嘉尚！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

癸巳（二十三日），电谕李鸿章：『铭、盛两军弁勇已至卑南登岸，览奏欣慰。委员戴嗣源，着赏三品花翎；英人戴叶生，着赏二等第一宝星；以示优奖」。

戊戌（二十八日），谕军机大臣等：『据张之洞电称：「南洋五船到闽，福州、厦门各口无收泊处；战无把握，不战遥泊何益！不如令驶来香港口外，泊汲水门以北；法兵煤船、粮船过则出截之。大帮船来，则收入虎门不与战：永为法梗」等语。南洋各船，自以援台为要。张之洞所陈将该船调赴广东，是否相宜？着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与张之洞妥为商酌，迅速电奏。北洋两船调赴朝鲜，未经赴闽；张之洞尚未知悉。嗣后遇有此等紧要军情，着南、北洋大臣等随时互相知照，以通消息」。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七（光绪六十七）。

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春正月癸卯（初三日），谕军机大臣等：『据曾国荃电称「刘秉璋拟令南洋三船驶回」等语；南洋各船本为援台调拨，仍应相机东渡，由浙、由闽酌度水道所宜，妥慎前进。北洋二快船，前因朝事未能与各船合行，已失机会；现在台事万紧，自当力筹援救。着李鸿章选派得力

将弁统带南行，以壮声势。「澄庆」、「馭远」二船实在下落，速探报闻』。

乙巳（初五日），谕军机大臣等：『南洋五船被法船在浙洋围困，必须基隆告捷；法船回救，我船方可乘隙前驶。刻下台北兵力较厚、孤拔又带船他往，正可乘势进剿；刘铭传何以一味株守，毫无布置？着懍遵迭次严谕，克日进兵。土勇既属可用，当饬与官军会同进剿，以资得力；务期战胜攻取，用副委任。倘再迁延贻误，惟有执法严惩，决不宽贷。杨岳斌、程文炳两军催速渡台，不准逗遛。左宗棠、杨昌浚将援台各事实力筹办，并接济饷械毋缺。前拨援台诸军，究竟已渡若干日？久未据奏报。当此事机紧迫，仍存湘、淮畛域之见，不能和衷协力、妥筹援剿，致台北孤危、贻误大局，定惟左宗棠等是问。该大臣等电报稀简，着随时详悉电奏，以慰廑系。初三日谕左宗棠于所借洋款内分济台军，如何议拨？即行电闻』。

庚午（三十日），予故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照军营立功例议恤，事迹付国史馆立传。

二月丁丑（初七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参知府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以致基隆被踞；当降旨将该员革职，交杨岳斌查办。兹据刘铭传奏「道员朱守谟规避钻营、造言倾陷」各情，与左宗棠前奏大相径庭；必须澈底查明，以昭是非之公。道员朱守谟于军务吃紧之时，辄敢擅请各款，乞假规避；殊属荒谬！着即行革职。所参该员招摇播弄及倾陷李彤恩各节如果属实，厥咎尤重，非永不叙用所能蔽辜。着杨岳斌即将朱守谟饬提赴台，归入前案秉公研究；孰是孰非？务得确实奏明，严行惩办，不准稍涉徇徇。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戊寅（初八日），曾国荃奏：『查总兵吴安康统带五船前赴闽省，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洋面突遇法船九艘，适风风雾大作，「澄庆」、「馭远」二船不知所往，「开济」、「南琛」、「南瑞」三船驶入宁波口各情形，经臣于正月初一月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嗣据电报：「澄庆」、「馭远」势不能支，已于初一日在石浦被沈；「开济」、「南琛」、「南瑞」三船在镇海口被困」。浙江抚臣刘秉璋来电，催令速回吴淞；杨岳斌泉州来电，以该船既难入闽，应回南洋以保长江门户。五月初九夜，奉到电寄谕旨：「即饬各管驾相机妥慎驶回，毋稍大意」。朝廷保全该船之德意，三军闻之，皆如挟纊。查五船开行以后，江防较为空虚；今仅存其三，若能安稳驶回，于江防原有裨益。徒以法船眈眈环伺，意在欲得甘心，诚未敢稍有疏失；臣饬令邵友濂、龚照瑗等商雇「威利」、「华安」洋船确探沿途有无阻碍，一面电催吴安康督率三船可回则回，无稍大意。据报：二十三夜驶出镇口二十余里，即有法船；是以仍回镇口，严备以待。十五日，法船四艘在镇口外环而迫之。探称：孤拔即在该四船之

内。该酋以我船仅存三号，其势更孤，意在尽力轰毁；先用一小轮船破浪而来，为镇海北岸炮台开炮击退；旋有大黑舰一号率三兵船鼓轮而入，势甚凶猛，炮弹如雨，黑烟迷人。经浙江提臣欧阳利见率吴安康分别布置，合力还炮御之；相持三时之久，「南瑞」炮击断一船头桅、「南琛」炮掠船面而过，该船尚猛冲如前。嗣经「开济」一弹击中孤拔坐船，各船乃相率退出，在于游山下抛锚。是役也，据探称：击毙法兵十余名。欧阳利见、吴安康防酋复于晚间来犯，于是分途戒备；吴安康派丁华容带舢板三号、格林炮三尊在口外彻夜巡逻，以防鱼雷。十六日，该酋将击伤之船拖往东洋修理，而镇口外尚泊三船。是日夜间，该酋两次放鱼雷船进口，均经我军分别击退。十七日，该酋又相率来犯，一船当先，经炮台、轮船合力开炮轰击，一炮击穿当先一船之烟筒，倒轮而退；一炮中其后艄。十八日，大雨，无战事。吴安康以鱼雷之乘我最为不测，恐舢板不足以制之，复购备船网密布口门，使之无隙可乘；并以镇口潮势甚急，又购三千五百磅大锚三门，连扣下沈，俾退潮时鹬首仍前对敌船，以收船头大炮轰击之利。十九夜，法两舢板登南岸，我军击沈之；二十一早间，复以小轮船前来尝试，亦经击退。自是至二十五日，该船来去无定，日在口门探水掳掠。二十六日，法又添船三号，并前船均泊七里屿外：此兵船三号驶泊镇海口后、随同该处防营与法船迭次抵御对击之大略情形也。浙江抚臣刘秉璋迭催三船回江，无非为保全三船起见。嗣法舰迫近，其势万难开行；该抚力顾大局，饬令在防各军协同该三船合力御侮。提臣欧阳利见在镇海口布置，井井有条。此番击退法船，浙江防军，厥功尤伟。欧阳利见致臣书云：「三船在此，利害相关；此次誓与吴安康遇事相商，同心御敌」。顾全客军，不遗余力。宁绍台道薛福成，遇事关心，不分畛域。此次法船屡犯镇口，支持将近一月；幸能迭次击退、未尝少挫，实惟文武主客和衷共济之力：足以上慰圣怀。臣以该三船正在并力御敌，所需粮饷、子药、煤炭各项，已饬令邵友濂、龚照瑗、汤寿铭、郭道直、孙传樾等在沪、在宁多方接济，俾各将士一心战守；其受伤及中敌者，经吴安康查明，分别安慰、给赏以鼓其气。至于浙中防军接仗情形，应由刘秉璋具奏。惟「澄庆」、「驭远」二船被沈，臣已派道员胡家楨前往确查，并督同该管驾蒋超英、金荣等料理绞船捞炮；应俟事定后，方可办理就绪，再行据实具奏」。上谕军机大臣等：『览奏已悉。「澄庆」、「驭远」两船退入石浦被沈，管驾员弁既未并力抵御、又不小心保护，以致失事，殊堪痛恨！着曾国荃确切查明，严参惩办，不准稍涉回护』。

己丑（十九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闽抚刘二月初九来电：「奉正月十二日电旨，敬悉。二十二日电达否？吴鸿源年近七十，素带水师，所部皆水师将官，新募土勇器械不精、兵将又不得力，防守中路，联络

民团；腾出杨金龙楚勇两营来北，较为得力。吴军本议广东济饷，至今未解；仍由台发饷。王诗正所部三千，又抽土勇二千，饷由台支发五万，军火、器械搜发一空。援军皆徒手渡台，更增台急。左相不明夷情，如此强敌，岂素不知兵之贵戚少年所能徼倖图功！恪靖各营，一败气馁。土勇败后难整，现裁去千余，曹部亦裁并两营，以节饷需。闽省久无信来，亦无兑款；若一月无大批饷至，兵心溃散。台北借款每月允缴三万元，无济目前，内掣重于外患，传实无法支持；杨宫保已抵台南，请旨饬杨接办。彼无内掣之忧，上下一气，或可勉支危局；请将传罢斥治罪。自上月二十日败后，河水骤涨，敌不能渡；我军冒雨添修营垒，布置旬日，军心稍定。昨有英照会：调集兵船聚香港；法船于上月杪开去十只，不知何往？基岸法兵五千据守各隘口，隔河对垒。毛瑟鎗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束手待毙；以后援军不带巨饷、利鎗，愈来台危愈急。日日冒雨督修营隘，目疾更重。艰危情形，王诗正、陈鸣志皆相知嗟叹。传惟竭力支持，以待杨至。请转电总署」云云。乞代奏请旨』。上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电奏「军火、器械搜发一空，毛瑟鎗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兵必溃散」等语。台防饷械万分紧要，左宗棠督办全闽军事，援救为目前至急之务；杨昌浚职任兼圻，尤属责无旁贷。着即迅拨大批饷项，设法汇解；并将毛瑟鎗子赶紧运济。李鸿章、曾国荃，饬邵友濂、龚照瑗速购鎗械等件运往。刘铭传务当尽心布置，实力防剿；不得藉词诿卸。杨岳斌现抵何处？着遵前旨迅赴台北协力剿办。该前督所部及程文炳一军，赶紧渡台；并着左宗棠筹拨饷械带往，勿任徒手到防，无补军事。闻澎湖被踞，确否？着左宗棠等查奏』。

壬辰（二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法人现来请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约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已由李鸿章分电沿海、滇、桂各督抚如约遵行矣。惟条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挟诈背盟、伺隙猝发，不可不严加防范。着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并云南、广西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督饬防军随时加意探查，严密整备，毋稍疏懈；是为至要』。

乙未（二十五日），电谕李鸿章：『撤兵载在津约；现既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且该督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只可保境坚守」；此时得胜，何又不图收束耶！着该督遵

旨亟电各营如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抚是问』。

丁酉（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张之洞电奏均悉。中国素以信义为重，法已电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台湾北海封口，并令在越统领定期停战；我若失信、致生他变，不特兵连祸结，且为各国所不直。嗣后交涉事件，益形棘手。电线中断，二十五日已由总署告知赫德，以云、贵电信恐难速达，展期二、三日，令其电法；断难再与议展。若此时复饬进兵，此等举动，岂中国所可为！幸而获胜，尚觉得不偿失；一有蹉跌，更伤国体。该督近接岑毓英电报，是电线已通；正宜迅速传达。务当懍遵严谕，饬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并仍整兵严备，以防不测：方为正办。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而贻误全局，该督返而自思，谅亦不敢出此。懍之、慎之！该督于奉旨遵行后，即行电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八（光绪六十八）。

三月乙卯（十六日），谕：『杨岳斌奏请已革游击吕文经留于台湾效力等语。前因吕文经于轮船中炮、辄即先退，降旨革职，发往军台；嗣据左宗棠等奏留差遣，当以该员获咎较重，未经允行。该前督岂竟无闻知，乃复奏请留营，殊属冒昧！杨岳斌，着交部议处；并着将吕文经即行起解，不准逗遛。嗣后获罪人员，各该督、抚及各省统兵大臣不准率请留营擅行差委，以肃纲纪而杜夤缘』。

夏四月壬辰（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林椿来言：法约定一月内退澎湖；如刘永福不退保胜，澎湖亦须迟退」等语。现在详约将定；中外交涉，惟重信义，刘永福一军亟应如期撤回。着岑毓英、张之洞懍遵十八日电旨，严催该提督即率所部迅回滇界，再赴思钦；不准稍有迟延，致令借口。其起程、抵滇日期，仍速电闻』。

乙未（二十七日），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寺卿邓承修与驻华法使巴特纳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十款成。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前因两国同时有事于越南，渐致齟齬；今彼此愿为了结，并欲修明两国交好通商之旧谊，订立新约，期于两国均有利益，即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在天津商订简明条约、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允准者作为底本。为此，两国特派全权大臣会商办理。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传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左翼世职官学事务镶黄旗汉军都统锡、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鸿胪寺卿邓、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钦差全权大臣赏给佩带四等荣光宝星并瑞典国头等北斗宝星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巴特纳，各将

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均属妥协；立定条约如左：第一款，一、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其扰害百姓之匪党及无业流氓，悉由法国妥为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并禁其复聚为乱。惟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国与北圻交界各省境内，凡遇匪党逃匿，即由中国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至于中国与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两国应另行议定专条。凡中国侨居人民及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第二款，一、中国既订明于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肘，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至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第三款，一、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有界限难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共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于本国。第四款，一、边界勘定之后，凡有法国人民、法国所保护人民与别国居住北圻人等欲行过界入中国者，须俟法国官员请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方得执持前往；倘由北圻入中国者系中国人民，只由中国官员自发凭单可也。至有中国人民欲从陆路由中国入北圻者，应由中国官请法国官发给护照，以便执持前往。第五款，一、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所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生意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须照中国内地现有章程酌核办理。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宜应得权利，与法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第六款，一、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惟由陆路运过北圻及广东边界者，不得照此减轻税则纳税。其减轻税则，亦与现在通商各口无涉。其贩运鎗炮、军械、军粮、军火等，应各照两国界内所行之章程办理。至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由通商章程内定一专条。其中，越海路通商，亦应议定专条；此条未定之先，仍照现章办理。第七款，一、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

；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议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勤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第八款，一、此次所订之条约内所载之通商各款以及将订各项章程，应俟换约后十年之期满，方可续修。若期将满六个月以前，议约之两国彼此不预先将拟欲修约之意声明，则通商各条约章程仍应遵照行之，以十年为期；以后仿此。第九款，一、此约一经彼此画押，法军立即奉命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一、中、法两国前立各条约章程，除由现议更张外，其余仍应一体遵守。此次条约，现由大清国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批准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

丙申（二十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法约画押，已驰奏。鸿备照会，令将前掳「平安」轮船弁勇七百余人全数交还，巴照覆允办。请将桂军擒获法国弁兵释回并上海与前衅有涉被控之法馆幕友张志瀛及卖给法船食物之民人等恳恩宽免追究，已据情片奏，计三十日方奉到批谕。可否请旨电飭钦差左、闽督杨酌派通晓洋务之员赴澎湖会商法兵官收还掳去弁勇，其由西贡载回者酌给船费；并电飭李秉冲将法弁兵九人送交越境法兵官查收，又电飭江苏督、抚将因案牵涉之张志瀛等一并宽免追究？伏候圣裁！巴候鸿照覆及条约批准信，即晋京。乞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称「中、法详约业经画押，法使巴德诺允将前掳「平安」轮船弁勇七百余人全数交还，请将桂军擒获法国弁兵释回」等语。着李鸿章迅派委员前赴澎湖会商法兵官，约定日期将掳去弁勇王仁和等七百余人妥为收回；其中如有被敌伤害者，必须与之理论。至由西贡载回者，酌给船费：均由该督妥办。并着将约定之期电知李秉衡，将前获法弁兵九人届期派员送交越境法兵官收回。至降将阿麦里，仍遵前旨飭令随营效力；如何妥为安置？着李秉衡酌度奏明办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六十九（光绪六十九）。

五月甲子（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筹办台湾防务，澎湖、基隆、沪尾三海口均须长泊快兵船一只，修造炮台、运办各料须装货船二只；请飭南北洋分拨快船三只、福建船政速拨装货船二只，到台备用」等语。台湾所需各船，能否照数拨往？着李鸿章、曾国荃、裴荫森奏明办理。至各船到台之后，饷项如何发给？并着妥议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曾国荃，并传谕裴荫森知之』。

乙丑（二十七日），以林维源为内阁学士。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光续七十）。

## 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下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二年

光绪十三年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五年

光绪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八年

光绪十九年

光绪二十年

光绪二十一年

〔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夏〕六月辛未（初四日），谕：『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奏「台北解严，请将历年战守尤为出力将弁、官绅及筹运出力人员奖励」各折片，刘铭传驻守台北，未能相机决策攻复基隆，本属无功足录；而各营将弁、官绅固守要隘历时甚久、迭次接仗亦能竭力抵御，自不能因督师之不力，并没行间效命之劳。惟所请奖叙未免过优，应量行核减，酌予恩施。提督苏得胜，着交部从优议叙；郎中林朝栋，着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总兵刘朝佑，着以提督记名简放；道员陈鸣志，着以道员归江苏候补班遇缺题奏；提督聂士成，着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海疆总兵缺出请旨简放；柳太和，着遇有陕、甘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副将刘天云，着交部从优议叙；提督刘见荣，着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易玉林，着以提督交军记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唐安仁、廖得胜、桂占彪，均着赏给一品封典；副将谈发祥，着以总兵记名简放；游击萧清福，着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参将郑洪胜，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都司陈辉煌，着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知府方策勋，着免补本班以道员改留闽省补用；知县郑建中，着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留闽省归候补班补用；郎中林汝梅，着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知府陈霞林，着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原省归候补班补用；内阁中书潘成清，着以同知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廪生李秉钧，着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同知刘勋，着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闽省归候补班补用；县丞蒋本鉴、黎蔗怀，均着俟补缺后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县丞戴运寅，着俟选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前长芦盐运使额勒精额、道员奎俊，均着交部从优议叙；道员伍廷芳，着仍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选用；盛宣怀、孙钦昂、叶文澜，均着交部从优议叙；朱福荣、胡燏棻

，均着仍以道员归候补班补用；邵友濂，着赏给一品封典；龚照瑗，着赏戴花翎；已革副将武清龙，着赏给参将衔；已革道员裕庚，着以知府留闽补用；已革花翎四品官兼佐领金福元，着销除「永不叙用」字样。王诗正、沈应奎，均系已革司道大员，左宗棠并未先行奏明、辄令赴营，本不应给予奖叙；妨念该革员等业经渡台，不无微劳足录。王诗正，着赏给五品顶戴；沈应奎，着赏给四品顶戴。至单开之提督曹志忠等四员及片奏之提督彭楚汉、总兵吴鸿源，据称该员等奋勇出力，请分别奖励等语。曹志忠、杨金龙、申道发、贺兴隆、彭楚汉，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吴鸿源，着赏给头品顶戴。阵亡之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段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着交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该部知道」。

戊寅（十一日），邓承修奏：『臣前阅邸钞，左宗棠等查办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参款，吏部仅议以罚俸九月；都下喧传，诧为异事。臣检阅原奏，其它劣迹是否消弭，尚未可知。惟折内所称「闻警之际，该藩司移眷出署，至今异口同声」；曾询诸督、抚臣亦称难保其必无。在该司自言系其弟挈眷回家，然彼时人心惶惶、形迹疑似之间，未能阻止；亦有不合。请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等语。夫异口同声者，即众供确凿也；同城之督、抚亦不敢保其必无者，则耳目难掩也。即此二证，该藩司之移眷先逃，已成铁案矣。不此之据而惟藩司自行禀复是据，有是理乎？乃覆奏者已为此疑似之说以尝试朝廷、议覆者遂择其最轻之条以开脱猾吏，巧则巧矣，如国法何！且此次台防保案，该藩司又复腴然滥邀优叙；夫未战而挈眷逃避、既和而崇级屡加，功罪不明，朝廷尚得谓之有赏罚耶！应请旨将查有实据、闻警移眷先逃之藩司沈保靖即行革职，以肃军津而儆将来。至查覆、议覆此案之疆臣部臣未据实定议，均属有意徇纵；应否交部议处？出自圣裁』。上谕：『鸿胪寺卿邓承修奏：「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参闻警移眷出省一款，疆臣、部臣未能据实定议」等语。左宗棠等查办此案，语涉疑似；吏部议覆沈保靖处分，亦属从轻；均有不合。左宗棠、杨昌浚，均着交部议处；吏部承办此案堂司各官，着查取职名，交该衙门议处。并着吏部将该藩司应得处分，另行核议具奏。沈保靖，着即开缺来京，听候部议』。

调张梦元为福建布政使。

庚辰（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籍」一折，本日已有旨将刘璈革职拏问。着卞宝第遴派廉干委员将该革员原籍资财严密查抄，毋任寄顿隐匿；并将抄出财产开列清单，据实具奏』。

甲申（十七日），谕：『吏部奏「遵旨改议处分」一折，前福建布政使沈

保靖，着照部议降三级调用；大学士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着照部议降一级留任，均不准抵销】。

曾国荃奏：『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杨岳斌等奏「筹办台湾防务，澎湖、基隆、沪尾三海口均须长泊快兵船一只，修造炮台、运办各料须装货船二只，请飭南北洋分拨快船三只、福建船政速拨装货船二只到台备用」等语。台湾所需各船，能否照数拨往？着李鸿章、曾国荃、裴荫森奏明办理。至各船到台之后，饷项如何发给？并着妥议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曾国荃，并传谕裴荫森知之。钦此』」。仰见圣朝明烛万里，慎重兵船、彼此兼顾之至意。窃思北洋快船能否拨往？李鸿章自必奏明办理；臣第就南洋情形言之。快船仅得「南琛」、「南瑞」两号，此外足相颉颃者尚有「开济」一号，行驶已不及该两船之速。去年法事方棘，奉旨拨船赴闽；三船之外，添派「澄庆」、「驭远」两船，实因快船无多，用以凑数。而「澄庆」、「驭远」卒以行驶较缓，毁于石浦；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而「南琛」、「南瑞」、「开济」三船，亦被阻于镇口。迨款议大定，敌船开去；六月初旬，甫经回沪。惟是半年以来，三船昼夜生火备战，火炉、水柜不免被损，船底又为咸潮浸灌，钢板日见锈蚀；坐守安泊，开炮多次，内而船心之轮机、外而船面之器具，均有伤残。回江之后，必须宽以时日，大加修理，方可复用。而南洋地段辽阔、隘口林立，现在可用之船仅此三号：论牖户绸缪之计，既未敢舍己芸人；当海氛甫息之时，无所谓移缓就急。再四思维，实难勉强酌拨，以致顾彼失此。所贵乎兵轮船者，平时以结队操练为务；所有各船操鎗炮、操舢板以及升桅列队诸法，每日皆有一定之时刻、不易之课程，不容稍有间断，亦不敢失于纷杂。若夫以时放洋、增长阅历，或纵观外国战事，庶几风涛沙线以巡海而益熟、胆识技艺以磨练而愈精；此皆中国兵船应习之业，不可自耽安逸，亦不可稍惮烦劳。臣方拟俟三船回江修竣后，即令益加学习，实力讲求，以为将来各船先路之导；自未便分拨数处，疏于约束，转误海防善后之良图。查澎湖、基隆、沪尾三口，皆势处扼要之地，夙称沃壤之区；他日万一有警，实为敌船所窥伺。必须平日豫防，乃可临时御侮。应由闽省全力部署，自立根基；闻警之日，借助应援之船，方可有备无患。若仅分一船以守一口，在寻常无事之时，徒糜饷而无用；至于一旦有事之日，仍势孤而无援：似非策之上者——何敢敷衍以相酬耶！臣愚以为谕旨方饬大治水师，则各省需船，同属至急。臣于五月初四、六月初三两折汲汲请购铁甲、雷、快各船，并声明福建等处亦须从此推广，实有鉴于前此乏船之苦、豫料后此待船之殷，所以亟欲及时图维、未雨绸缪，以免他日缓急相需之际，复露捉襟见肘之形。如荷圣慈采纳，俯准施行；海防要义，实在于此。俟一、两年后，南洋新购之船日

多，巡历洋面，游刃有余；即可酌拨二、三号分应闽省台防之用，为兼顾邻封海岛之计，较有裨益。耿耿寸衷，谅蒙宸鉴！此次钦奉谕旨，垂询有能否拨往？准其奏明办理；是一时限于力量、未能酌拨，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不敢不据实奏明。伏候圣裁』。上谕军机大臣等：『览奏已悉。着将三船赶紧修理，仍遵前旨拨赴澎湖勤加操练，以资防守』。

庚寅（二十三日），电谕左宗棠：『闽省现已解严，王诗正所部营勇着左宗棠督饬妥为遣撤，并饬王诗正即行回籍』。

辛卯（二十四日），电谕李鸿章：『着照前购钢面铁甲快船四只备台、澎湖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

命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

谕：『上年四月间特准李鸿章与法国总兵福禄诺议定越南通商事宜，无非戢兵安民之意；迨后谅山一役，不得已而用兵。越南地极炎荒，士卒每多瘴故；且相持半载，各损师徒，藩属人民亦罹锋镝：朕心悯焉！自十二月间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以两国本无嫌隙，力请仍照「津约」；往返通词，弃怨修好。朕仰维上天好生之德，并敬念列祖命将出师，于天时地利、缓急进止，揆度不存成见；恭绎乾隆五十四年安南撤兵迭次谕旨，权宜所值，先后同符。特照所请，命李鸿章等与法使巴尔纳重订新约十条，于越南北圻边界定地通商，言归于好。现在法国退基隆、澎湖之兵，我亦将滇、越各军撤归关内；彼此擒获人众，均已按数交还。从此荒服免遭兵燹，海宇共庆义安。朝廷于此事权衡终始、审察机宜，本无穷兵黩武之心，允协字小睦邻之义。今当和局既定，特通谕中外，俾咸知朕意』。

秋七月辛丑（初五日），谕：『前据左宗棠奏「因病吁恳开缺回籍」，当经赏假一月，俾资调理。兹据奏称「病难速痊，恳请交卸差使，展假回籍」等语。览奏病情，殊深廑念！目应俯如所请。左宗棠着准其交卸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回籍安心调理。该大学士夙着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仍着随时奏闻，用备采择。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

壬戌（二十六日），命穆图善来京陛见，以古尼音布署理福州将军。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一（光绪七十一）。

八月癸酉（初七日），谕：『刘铭传奏请开缺一折，本日已有旨令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矣。刘铭传督师无功，正当力图自赎；着将台湾善后事宜认真整顿，以观后效。所请开缺之处，着不准行』。

庚辰（十四日），谕：『刘铭传奏：「台湾南路率芒、董底两番社与七家山番械斗，副将潘高升不为伸理并纵勇袒助七家山番，致两番社聚众滋事；请旨将潘高升惩办」等语。潘高升，着即行革职，归案审办』。

乙酉（十九日），杨昌浚、穆图善奏：『大学士军机大臣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前因衰病乞假回籍调理，奉旨俞允；正在交卸钦差大臣关防，择日就道。乃自七月中旬加患腰痛，近复手足痠痿、热痰上涌，势渐危笃；医药罔效，竟于二十七日子时因病出缺。伏念大学士臣左宗棠由举人、兵部郎中历佐湖南巡抚军幕，受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咸丰十年以四品卿襄办两江军务；同治元年，由太常寺卿补浙江巡抚督办军务。二年，浙东肃清，除闽浙总督。三年秋，全浙甫定，闽事告急，遂移师入闽；连复郡县，蹙贼至嘉应灭之。计转战江、皖、浙、闽、粤间凡五年，而粤逆歼除。东南略定，又值回、捻互煽，西北戒严，奉诏移督陕、甘。师次渭南，值张总愚渡河东窜，又移师北向，追破于燕、齐之境。捻平入觐，复督师入关。同治十二年，关、陇以次削平，进剿新疆；光绪四年，全疆恢复，旋奉内调。自后两次入赞枢廷、一督两江，朔雪炎风，驰驱况瘁，盖三十年于兹矣。上年七月法人败盟、马江失利，复奉旨督办福建军务，时年七十有三。积劳过久，本系多病；然闻命之余，慷慨戒行，冒暑数千里，率所部兼程而南。抵闽之日，即传令迅集帆船，冒险东渡；士民惊骇，万众吁留。十二月下旬，风雨交作；探知法船大集马祖澳，将乘岁除攻我不备。臣昌浚方督率亲军巡视沿海营垒，而左宗棠拏舟飞渡，直趋金、长，与臣等申严军律，下令堵塞海口；诡谋遂阻。惟时法船舍闽趋台，台北警报迭至；该大臣遣将调兵、购军火、借洋款、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值南洋援舰遇敌不前，沪局新雷急难应用；陆军环列海壖，无可藉手。旋闻澎湖被陷，椎胸顿足，至废寝食，痰疾因之而起；然犹手治军书，时复骑马习劳，未敢一日休息。洎和议垂成，则与臣等筹商疏请开拓船炮各厂、盛兴矿利，以为补牢之计。假期之内，条议海军酌撤营勇；区画井井，一如平时。每与僚属谈及，总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左右皆为感叹。日前腰痛时作，饮食锐减；犹与臣等议论善后惓惓不置，亟望疏陈各事，朝廷早日举行。臣等方劝其节劳养神，詎意一、两日中病势陡增，百方无救，遂至不起。臣昌浚，与左宗棠以同里布衣之交，当立军之始，即委综办营务；生死祸难，曾与共之。臣穆图善，南服西陲，两与共事；亦深服其公忠体国，精神、才识非时贤所及。乃于七月二十四日病体初剧，臣昌浚省视榻前，尚以「君恩未报、遗憾未伸」为念。二十五日，自知不起；口授遗疏，嘱其子孝宽缮交臣等，遂不复语。虽子孙侍侧，卒无片言及其家事。平日坚忍耐劳、清操自励，与士卒同甘苦；官中廉俸，尽以抚恤疮痍、犒劳将士、分润寒畯、周给故旧。身后萧然，无异儒素。属纆之夕，军民同声感泣；臣等慨想生平，亦不觉涕泗之交流也。伏乞圣主天恩，垂念该大臣尽瘁报国、殁于王事，如何逾格加恩、从优赐恤之处？无待微臣吁恳，亦非臣下所敢擅拟。谨陈大略

，恭候圣裁！至其生长勋绩以及两次莅闽功德在人，容臣昌浚详晰胪列，另行具奏』。上谕：『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着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宣召来京，管理兵部事务，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竭诚襄赞，悉协机宜。旅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始终如一。上年命往福建督办军务，劳瘁不辞；前因患病吁请开缺，迭经赏假并准其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理。方冀医治就痊，长承恩眷；讵意未及就道，遽尔溘逝！披览遗疏，震悼良深！左宗棠，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银三千两治丧，由福建藩库给发；赐祭一坛，着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主事孝宽，着赏给郎中；附贡生孝勋，着赏给主事；均俟服阙后，分部学习行走。廩贡生孝同，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其二等侯爵应以何人承袭？着杨昌浚迅速查明具奏：用示笃念荅臣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等奏「遵保基、沪获胜立功将士并历次战守尤为出力之援军练军转运员弁官绅并案开单请奖」一折，军营保奖人员，必须打仗获胜或扼守要隘等项实在着有劳绩，方足膺懋赏而昭激劝；此次单开，除沪尾接仗出力各员弁应量予奖励外，其王诗正一军前经临阵失利、吴鸿源一军留守中路并无战功，该抚等一并汇保，其余各营何项出力亦未详细说明，是开报既属笼统、保奖复多滥冒，殊非核实之道。着刘铭传会商孙开华将单开员数及所请奖叙严行裁汰、悉心核定，分晰开单，据实具奏』。

九月庚子（初五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等「遵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内，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二（光绪七十二）。

冬十月癸酉（初八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因病乞休，不允；命赏假两月。

甲申（十九日），谕：『台湾南北地輿，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

海口尤为紧要。原设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穀、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事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北道一员？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

谕：『前据刘铭传奏参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劣迹多端，当将该员革职鞫问，并将任所、原籍资产一并查抄，特派锡珍、卫荣光驰往查办。兹据查明覆奏：此案刘璈被参盐务、矿务营私舞弊各节，经锡珍等传集人证、详核卷宗，虽多办理不善，尚无侵吞亏短、通同作伪情事。惟于所部各营空额，经已革提督高登玉缴入道署银一万一千六百余两，又将夫价银两扣存账房四千五百余两，据供留作赏需，并无详报案据；又于其子刘济南招募船价，浮报银一万两零。该革道以监司大员总理营务，辄敢虚支巨款、任意浮销，律以监守自盗，罪无可辞。已革台湾道刘璈着照所拟斩、监候，即由该督、抚派员解交刑部监禁；其应缴之款，除抄产备抵外，余着勒限追完，照例办理。至折内所奏薛树华供称送给洋银一万两，张新是否转给刘璈？伊不知晓；及王青云等所供洋药厘金每年交给道署规费银二万七千另九十两，按年辗转拨还拨给等语，声叙殊未明晰。岂得以事无左证，免置勿论！着刑部于全案供招解到时，再将以上两款详细查明具奏。已革提督高登玉，明知刘璈虚报夫数，辄代出印领扣缴多赃，实属朋比为奸；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同知胡培滋，管理支应，于刘璈虚报募勇船价等情毫无觉察，明知夫饷浮冒、又不据实举发，实属知情徇隐；业经革职，着永不叙用，仍驱逐回籍，不准逗遛。副将张福胜，在台年久，声名平常；着即行革职。知府刘济南，素行不检，物议滋多；着一并革职。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卞宝第、刘铭传先后具奏「已革台湾道刘璈任所、原籍资产，业经遵旨查抄」。刘璈现经讯明定罪，监禁追赃。其任所抄出银两，即着刘铭传派员解部；原籍抄出资产，着卞宝第按照原单核实变价，解部备抵』。

命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各城副都统以下均归节制。

癸巳（二十八日），杨岳斌奏：『臣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泉州行次，谨将找发各营饷项、解缴军装办理报销大概情形，缮折奏明在案。臣与营务处刑部主事杨秀实、副将石朝珩在厦督饬各营附轮赴汉，探得水师提督臣彭楚汉、兴泉永道奎俊、广东候补道秦文澜极力照料，始克迅速竣事。初十日驰抵福州，算结饷项。臣前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协饷共银十八万三千两，又前大学士臣左宗棠银八百两、两江督臣曾国荃银一千两；除提购鎗炮、弹子、火药、铜帽、制办军装等件以及开销运费，其余银两自上年八月募勇起支发文

武员弁薪水、九月十九日起支发卫队新兵三哨官弁勇夫口粮、十月二十一日起支发干军分统营务处及十三营官弁勇夫薪水口粮，一律截至本年正月二十日止，归臣汇造报销。其自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起、至七月八日止所有月需饷银，臣在闽省领放若干，业与省会善后总局逐一算清结楚，应归闽省报销。至于军装一项，据军械所委员湖北候补同知刘度来禀称：「直隶督臣李鸿章、两广督臣张之洞协济毛瑟鎗一千枝、子五十万粒，前船政大臣张佩纶协济小克虏伯炮十八尊、药弹车轮六百五十三箱，兵部尚书臣彭玉麟协济来复鎗七百枝、铜帽五十万颗，分储台北军械所、厦门水师提督军装局，均未动用。前领两江督臣曾国荃林明敦鎗三千枝、子七十万粒、黎意快鎗二十枝、子一万粒、洋药三百九十八桶、铜帽四十万颗、铅子三千斤、湖北抚臣彭祖贤来复鎗二百枝、土药二百桶、铜帽四万九千颗，又长江水师提臣李成谋、湖南提臣李胜、候补直隶州知州钱诏文及臣自购共来复鎗七百七十八枝，前署安徽抚臣卢士杰协济火药一百桶、铜帽二十万颗、铅子二千斤，闽浙督臣杨昌浚协济来复鎗二百枝、洋药二十八桶、铜帽二万颗，福建抚臣刘铭传协济云者士鎗三百枝，又拨用泉州府知府徐震耀铜帽十万颗；统计林明敦鎗、来复鎗、云者士鎗四千四百五十八枝，七月二十日交水师提臣彭楚汉黎意快鎗、云者士等鎗四十六枝、子一万三千粒，作为操防之用；其余发给各营操演，除炸坏遗失外，实存四千一百枝。又操演打靶用去林明敦鎗子不计粒、火药不计桶、铜帽不计颗，实存林明敦鎗子五十九万四千三百粒、火药三百六十六桶、铜帽四十四万九千五百颗；以及前制大刀、牌刀、鎗矛、长矛、藤牌、蓝布单夹、帐棚并架、金锣、铜铃、皮鼓、哨呐、铜号、旗帜、号衣、铲锹、斧头、铁镢、柴刀、锄头、马蹄炮等件除损坏外，其余并前项军械、火药概行咨明分缴台北军械所、厦门水师军装局、泉州府库、江西河口四处存储备用。前撤营勇，经两江督臣曾国荃会商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饬派南洋兵轮及由厦加雇商轮分起装载赴汉。昨接湖广督臣裕禄电称：「八月初旬陆续到鄂，尚属安静。当由裕禄与抚臣彭祖贤等俯念劳苦，商同水师汉阳镇总兵高光效派船照料；并饬善后局按名给船钱五百文，资遣分途回里」。伏思臣此次领军，实赖各省督抚臣忠荃一心、不分畛域，驰拨军械、协助饷需，藉壮声威，俾无顾虑。臣渡台日，经前大学士臣左宗棠、将军臣穆图善、督臣杨昌浚、抚臣刘铭传等预筹经费，得资迅渡；闻臣撤营，复筹备饷银先行解厦，故能克期遣撤，不致延久虚糜。臣在闽省现无经手未完事件，仰蒙俞允撤营事竣，回籍养亲，感激涕零！拟于八月二十八日起程，附乘「登瀛」轮船由海道回籍，终养衰龄病母，永戴圣慈」。报闻。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三（光绪七十三）。

十二月丙子（十二日），谕：『杨昌浚奏「添设台北道不如添设藩司」

，系为因地制宜起见；自可准行。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着详细会商，奏明办理』。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春正月壬寅（初八日），颁给台湾澎湖城隍神匾额。

二月壬午（十八日），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前赴台湾帮同刘铭传办理台北开垦抚番事宜。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四（光绪七十四）。

三月丁巳（二十四日），谕：『刘铭传奏：「澎湖为闽、台门户，非特设重镇不足以资守御。杨昌浚与该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即着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具奏。闽、台防务，关系紧要；该督等商办一切，务当和衷共济、不分畛域，力顾大局。上年谕令该督等会议台湾改设事宜，并着一切妥议，毋稍迟延』。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五（光绪七十五）。

夏五月庚子（初八日），谕：『刘铭传奏「各路生番归化，请将开山垦抚尤为出力官绅恩给奖」一折，上年冬间台湾生番滋事，经刘铭传督率官军分路剿办并派员赴各社反复开导，该番等慑于兵威，率众就抚，现已招抚四百余社、归化七万余人，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刘朝佑、章高元随同办理剿抚事宜，颇为得力；该二员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员弁官绅不无微劳足录，自应量予奖励。道员林朝栋，着赏给「劲勇」巴图鲁名号，并加三品衔；总兵刘泰和，着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唐仁闾，着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并遇有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提督尤福聚，着赏给一品封典；参将张广居，着免补参将以副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典史陆陈谦，着以县丞仍留福建补用；武举黄希文，着以守备补用；军功陈森吴，着赏给五品蓝翎。另片奏「前藩司沈宝奎赞助抚番、筹划经费，异常出力；请谕格施恩」等语。沈宝奎，着赏还原衔、花翎。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六（光绪七十六）。

秋七月甲辰（十三日），杨昌浚等奏：『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等「遵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内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钦此」。又于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台湾南北地輿，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海口尤为紧要。原设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穀、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专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

北道一员？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等因，钦此。钦遵经臣等各将筹度情形先后覆奏。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杨昌浚所奏「添设台北道不如添设藩司」，系为因地制宜起见；自可准行。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着详细会商，奏明办理」。复于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刘铭传奏：澎湖为闽、台门户，非特设重镇不足以资守制。杨昌浚与该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即着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具奏。闽、台防务，关系紧要；该督等商办一切，务当和衷共济、不分畛域，力顾大局。上年谕令该督等会议台湾改设各事宜，并着一并妥议，毋稍延迟」等因，钦此。仰见皇太后、皇上垂念海疆谆谆训诫之至意。臣等忝膺重寄、目击时艰，何敢不竭力筹维，和衷商榷！以期事归尽善，仰纾宸廑。除往返函牒不计外，臣昌浚于二月间渡台、臣铭传四月间复内渡，详细面商；查台湾为南洋门户、七省藩篱，奉旨改设巡抚以资控制，实为保固海疆远大之谋。惟沿海数县之地，其余番地尚系化外，气局未成；孤悬海外，与新疆情形不同。闽、台本系一省，今分而为二，尤须唇齿相依，以收指臂之助；诚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畛域」，乃可于事有成。兹就省局司道署台湾道陈鸣志、总理粮台前贵州藩司沈应奎筹议各条，覆加酌核；谨缮清单，恭呈御览。现在整顿海防，百废待举。加以改设行省，经费浩繁；如澎湖一岛办防需银八十万两，业经臣等先后奏请敕部指拨。此外办防制械设电、添官分治、招垦抚番，在在均关紧要。至建立省城、衙署、坛庙各项工程虽不妨稍缓，惟既经分省，亦不能不次第举办。台北防营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营；分防沿海二千余里，势难再减。臣等悉心筹划，拟由闽海关本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经拨解台。其闽省各库局，无论如何为难，每年按限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筹解；并请旨飭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度。统计闽省及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合之台内岁入百万两，专为防军月饷之需。其五关每岁各协银七万余两，尚属轻而易举；而台事稍得藉手，庶不致尽托空言。仍求朝廷宽以时日，容臣铭传分别缓急轻重，次第举办。现已奏明清理田赋并随地随事力求整饬，变私为公。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一切改设事宜，清单内有未赅载者，容臣等续行奏咨办理」。上谕：『杨昌浚、刘铭传奏「遵议台湾改设行省事宜开单呈览」一折，着该部议奏。单并发』。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七（光绪七十七）。

九月乙未（初五日），谕：『刘铭传奏「提镇大员克扣饷银，请旨革职降补」等语。记名提督方春发统带镇海前军三营，于营中应发各项饷银，或不照

章发足、或竟始终不发；并信用已革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各营各勇吸食，按月扣饷抵销：以致营伍废弛。又总兵桂占彪管带镇海前军右营，亦有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等情。似此克扣军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该抚仅请革职降补，殊属轻纵。方春发、桂占彪，均着先行革职，交该抚亲提研讯，将应得罪名按律定拟具奏。其克扣欠发各款，仍着查明确数，勒限严追；不得稍涉含混。该部知道】。

癸卯（十三日），命刑部郎中余显邦驰赴台湾交刘铭传差遣委用。

壬子（二十二日），刘铭传奏：『台湾产樟脑、硫磺两项，民间私煮、私售，每多械争滋事；经内阁学士臣林维源、道员林朝栋等等商收归官办，以助抚番经费。臣查硫磺一项，历由已革浙江候补知府通商委员李彤恩兼办，飭令该委员会同候补知府丁达意将樟脑、硫磺筹议办理章程，以收自然之利。据李彤恩等禀称：「樟脑一项，近来日本出产甚多，香港脑价日落；若归官办，每石可获利二、三元。台产，每年可出樟脑万石。硫磺，台产最佳，经前两江督臣沈葆楨奏请开禁，采备官用。历年办有旧章，每石成本洋一元，官买每石价洋三元。每年出产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约出千石，均解归官用；其次积聚三千余石，官既不用，商禁未开、不能出口，日久愈积愈多，不独糜费弃置可惜！且香港年销硫磺至万余石，运至江南、天津一带熏炙葵扇草帽、蒸炊饽饽、制造爆竹，销路甚广；台湾磺产甚佳，奸民私煮、贩运出口，不一而足。以自采之磺禁不出口，既听日本畅销、又不能禁止奸民私煮；若设法经理，虽获利无多，于抚番经费不无小补」等情前来。臣查台湾樟脑、硫磺两项，民间私煮、私售，每多械争滋事；归官收买出售、发给执照出口，就目前情形而论，每年可获利三万余元。以后若能出产多、销路畅、经理得人、日渐推广，以自有之财供无穷之用，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惟硫磺一项虽沈葆楨奏请开禁、采归官用，尚未准商运出口；相应请旨一体开禁，以畅销路而免堆积】。允之。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八（光绪七十八）。

冬十月戊寅（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一切改设事宜令该督、抚详筹议奏。台南、北地輿，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海口尤为紧要。原议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穀、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专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北道一员？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澎湖为由闽赴台要隘，扼扎劲旅、认真操练，方足以资缓急。该处地方官若由巡抚管辖节制，自更得宜。并着详细议奏。其余未尽事宜，该督、抚如有所见，务当明晰敷陈，以备采择。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十一月乙巳（十六日），谕：『徐延旭、唐炯、赵沃、张诚，均着加恩免予勾决。徐延旭、赵沃，着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唐炯，着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效力赎罪；张诚，着发往台湾交刘铭传差遣、效力赎罪』。

丁未（十八日），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因病乞休，允之；以孙开华为福建陆路提督。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九（光绪七十九）。

十二月辛未（十三日），谕：『刘铭传奏「督兵剿办中、北两路生番，请旨将出力员弁奖励」一折，览奏均悉。台湾中路叛番经刘铭传于本年九、十月间督率各军开路搭桥，节节进剿；先后将各番社攻破，所苏鲁等七社均已悔罪乞降。旋经该抚商同林维源进剿北路叛番，示以兵威；白阿歪等处生番二十余社，亦均归化。刘铭传筹办剿抚，深合机宜；着交部从优议叙。在事兵弁奋勤出力，亦应量予奖励。提督吴宏洛，着赏穿黄马褂；道员林朝栋，着赏给二品顶戴；提督李定明，着赏给头品顶戴；朱焕明等，均着赏给正一品封典；副将万国本，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壮勇」巴图鲁名号；县丞洪熙等，均着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知县郭名昌，着仍以知县归部选用，并加同知衔；通判蔡嘉珏，着俟补缺后以同知用；拟保巡检陆陈谦等，均着以县丞归福建候补；军功刘加辉，着以千总补用，并赏给守备衔；巡检蔡焕辛，着赏带蓝翎。阵亡之副将锺玉鏞、刘照章、都司李春山、守备刘得胜、千总陈宝卿、向斌廷、把总林相，均着交部从优议恤。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光绪八十）。

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春二月庚午（十二日），谕：『刘秉璋奏「请调狼山镇总兵杨岐珍赴川委差」等语。杨岐珍曾经该督奏调留浙，现复请调赴川，虽据称为营务择人起见，惟杨岐珍实缺人员，现经留办台防；四川现无军务，所请着不准行。实缺提、镇系武职大员，体制较崇，各有整饬戎行、镇抚地方之责。乃近来狃于积习，各督、抚因其曾经保荐，往往奏调差委，视同部曲；而该提、镇亦遂甘听指挥，仅顾私恩、罔知大义；既失朝廷建置专阃之意，复开夤缘依附之门，此风断不可长。嗣后各督、抚于实缺提镇概不准率行奏调，以符定制而肃官方。将此通谕知之』。

癸酉（十五日），颁给台湾嘉义县城隍庙、龙王庙匾额。

壬午（二十四日），以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一（光绪八十一）。

夏四月丙寅（初九日），裴荫森奏：『查出洋艺成学生，或回华供差、或留洋监制，皆在奏定考核员绅之后；未曾咨部立案者，计有陈林璋、黄庭、王回澜、王福昌、郑诚、李芳荣六员。陈林璋于六年六月回华，曾充闽厂制船副

监工；旋调赴浙江、山东两省办理机器局事务。十二年五月，由山东抚臣咨送回工，曾派充会办制船监工，月给薪水银五十两。黄庭于十二年二月回华，派充前学堂洋文教习，月给薪水银四十两。王回澜于十二年二月回华，曾充前学堂洋文教习；旋经调赴台湾遣用。十二月由台回工，派办翻译事务，月给薪水银三十六两。王福昌于十一年十一月回华，调赴广东遣用；十二年六月咨回工次，派办翻译事务，月给薪水银三十六两。郑诚于七年八月派随驻美使臣郑藻如在洋办理翻译；十二年三月回华，仍派办翻译事务，月给薪水银三十六两。李芳荣出洋艺成后尚未回华，经留洋办理参赞官署翻译；十二年七月起，复派在洋监造钢甲，月给薪银七十二两、津贴公费英金三十镑。该学生等均属国家造就成材，足资器使；自未便置之间散、荒弃前功，经臣前后委派差使。合无仰恳天恩，准予饬部立案』。下部知之。

闰四月癸卯（十六日），刘铭传奏：『臣于光绪十二年四月并九月剿抚南、北各路番社情形，先后奏明在案。上年十月，据署台湾道陈鸣志、统带镇海后军副将张兆连先后禀称：「后山番社，未抚尚多。番在深山之内，北抵苏澳、岐来，南至埤南、恒春。若由水尾适中之地——与前山彰化遥遥相对，开通道路，声气联络；先抚后山中路，其余闻风向化，招抚较易。否则，一抚之后，声气仍然隔绝；徒糜经费，难求实效」等因。臣当檄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统带炮队并镇海中军前营、「定」字左营及练兵七百人，兼雇石工、民夫由彰化境之集集街开山而东；张兆连由水尾开山而西，两面刻期会办。章高元率勇由拔埔社开至丹社岭，计修路一百二十二里；张兆连自水尾开至丹社岭，计程六十里：均系崇山峻岭。该镇等凿石伐木，自冬至春，一律修竣。张兆连当乘开山军势，即派管带黄定国、毕宝印先将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余人招抚归化，一律薙发；择立社长，颁给「宪书」、条款，使奉正朔。次由花莲港至岐苏沿山一带招抚他良等十二社番丁二千余人，当有毗连岐苏之太鲁阁爪等社丁众势强，意图抗拒。张兆连因太鲁阁社为北路最强之番，若招抚归化，则岐苏一带即可一同就抚；亲带三营队伍驻扎山口，声言开炮攻剿。该社番目廉画溢等敬畏乞抚，并愿同大马鞍、大吧垄等五十三社一同归化，先后薙发一万五千余丁：此水尾至花莲港后山北路番社一律归化之情形也。张兆连于北路生番归化之后，即会同埤南同知欧阳骏移军向埤南平埔一带内山招抚南路生番。平埔以南各社，以吕家旺左右为最强；该社地大丁众，雄其侪偶：不独不遵薙发之令，且统众强阻附近各社「不准就抚」，各番因而观望。张兆连、欧阳骏当传通事米清吉到营，告以「该社素行持众藐法，此次是降、是抗？立即回报」；一面滚营进剿，耀兵山麓。吕家旺番目卞海盈、齐骨狮、康大鳌等见官军逼近，势在攻剿；聚谋数日，各随通事到营乞抚，并约同附近巴六凡等

二十六社一律归化，并有八柁等十三社亦闻风归化，统共薙发番丁一万三千余人。其毗连恒春、凤山两县属境，层峦迭嶂。内有番社在凤山辖境者，以三条仑为大枝；在恒春辖境者，以高山、牡丹湾为大枝。张兆连督同凤山营都司蓝凤春、管带林维楨分道进山，招抚三条、六仪等十五社，高山、牡丹湾、阿眉等二十二社，中心仑等四十二社；又饬管带黄定国、毕宝印招抚大兰、大打腊、打南等十二社。地极幽深，各番皆伏山顶，寒苦异常。自吕家旺至大兰等处，共抚一百二十九社，计番丁三万五千余人；此埤南、恒、凤所属后山南路番社一律归化之情形也。凤山所属前山尚有未抚各番，臣上年檄饬统带镇海前军副将陶茂森率队由牛栏、棍内口、半路店招抚沙摩溪等六社，由山猪门招抚柏叶等十八社，由万全店招抚粪箕等四社，统计二十八社、番丁一万二千余人，均皆薙发归化。其毗连台湾、嘉义两县所属内山未降番社，经署台湾道陈鸣志檄饬镇标中军易豫俊招抚大喃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三百余人，又派游击刘志坤续抚大武龙、内攸等四社番丁四百余人；章高元由彰化水底寮开路至埔里社，沿山招抚北港、万雾等五大社、眉毛、纳吻吻等四十四小社番丁九千余人，又由拔埔社开路至丹社沿路招抚卓大、意东等六十一社番丁八千余人。中路嘉、彰之交，经斗六门县丞陈世烈于云林坪设局，招抚沿山郡番十六社、蛮番、丹番等三十七社番丁四千余人，樟脚、楠子脚等七社番丁四百余人，均先后薙发归化。新竹前山番社，上年已一律归化；惟内山石加碌、京孩儿等百余社素行凶悍，降番、垦民历受其害，仇杀不休。迭据民番稟请调兵剿办，臣于上年十二月檄饬道员林朝栋督同营官郑有勤两营队伍前往相机剿抚。林朝栋率带正营由十八孩儿社进攻石加碌南路，派令营官郑有勤率领副营由西熬进剿石加碌北路；各带化番数十名为之向导，深入内山七十余里，节节开路筑卡。石加碌并哇西、熬梅、素雪、中明、都郝等十七社番众见官兵分道深入，畏威乞降，并愿劝导京孩儿南界密拏柁社一同归化；林朝栋当派郑有勤率带化番亲往京孩儿边界，将密拏柁、碧牙兰市、南口等社土目哇素老哇、油老瓦丹、打劳邦郎等生番二十四社一律招抚归化；此前山各路自冬至春续行开山抚番之情形也。查台湾生番种类繁多，处处与民仇杀。自上年九月臣亲督大队剿抚中、北两路生番归化后，现在数月之间，所有后山各路生番二百一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一律归化，前山各路续抚生番至二百六十余社、番丁薙发三万八千余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园数十万亩；不独开疆辟地，且可免民番仇杀之祸。此皆朝廷威福远播遐荒，使深山幽谷野居穴处之类咸知向化归仁，化榛狫而登衽席；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惟招抚愈多，经费愈大；现在捐输截止，经费支绌异常。臣已檄饬各军仍回防所，筹划设官分治；俟有经费，再行续抚，以期全台生番一律归化。查前后山将士自开山抚番以来，披荆斩棘

，奔走于深山穷谷之内、从事于蛮烟瘴雨之中；两年以来，备尝艰苦，不无微劳足录。所有尤为出力之总兵衔闽浙尽先补用副将张兆连、留闽补用副将「协勇」巴图鲁陶茂森，均拟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候补守备郑有勤，拟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其余在事出力官弁，可否由臣汇案请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上谕：『刘铭传奏「台湾各路生番归化并开山招抚情形，请将出力将领奖励」一折，览奏均悉。台湾前后山各路生番，于上年十月经刘铭传札委将领开道路、设法招抚，数月之间，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八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余社番丁三万八千余人，均各次第归化，开垦田园数十万亩，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督率有方，深堪嘉尚！其尤为出力之副将张兆连、陶茂森，均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守备郑有勤，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其余在事出力员弁，准其汇案请奖，毋许冒滥』。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二（光绪八十二）。

六月丁亥朔，予故台湾副将张东麓等二十八人照军营病故例从优议恤。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三（光绪八十三）。

秋七月甲子（初九日），谕：『杨昌浚等奏「遵议澎湖、海坛镇协互调事宜」一折，福建澎湖镇总兵，着吴宏洛补授；其海坛协副将，着吴奇勋暂行署理——遇有内地水师总兵缺出，候旨简放』。

甲戌（十九日），召曾国荃入觐，以裕禄署两江总督兼办通商事务大臣。

八月丁未（二十三日），福建、台湾水底电线成。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四（光绪八十四）。

九月庚午（十六日），杨昌浚等奏：『臣等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会奏「台湾改设事宜」折内声明「彰化等县地輿太广，亟须添官分治」；奉旨：「该部议奏。钦此」。旋经部咨：「议令酌度情形，奏明办理」等因。伏查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钩连高下。从前所治不过山前迤南一线，故仅设三县而有余；自后榛莽日开，故屡增厅治而犹不足。光绪元年，沈葆楨请设台北府、县以固北路，又将同知移治卑南以顾后山；全台官制，粗有规模。然彼时局势未开，择要修举，非一劳永逸之计也。臣等公同商酌，窃谓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治其平。台省治理视内地为难，而各县幅员反较多于内地；如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二百余里、三百里不等，仓卒有事，鞭长莫及。且防务为治台要领，辖境太广，则耳目难周；控制太宽，则声气多阻。至山后中北两路延袤三、四百里，仅区段所设碉堡，并无专驻治理之员；前寄清虚，亦难遥制。现当改设伊始，百废具兴；若不量予变通，何以定责成而垂久远！臣铭传于上年九月亲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形，并据各地方官将境内阨塞道里

、田园山溪绘图贴说呈送前来，又据抚番清赋各员弁将抚垦地所陆续禀报；谨就山前后通局筹划，有应添设者、应改设者、应裁撤者。查彰化桥孜图地方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敞，又当全台适中之地；拟照前抚岑毓英议，就该处建立省城，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至姑石圭溪止，截长补短，方长约百余里；拟添设一县，曰雲林县。新竹苗栗街一带扼内山之冲，东连大湖，沿山新垦荒地甚多；拟于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苗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厅四县，均隶台湾府属；其鹿港同知一缺，应即裁撤。淡水之北，东控三貂岭，番社歧出，距县太远。基隆为台北第一门户，通商建埠，交涉纷繁；现值开采煤矿、修造铁路，商民麇集，尤赖抚绥。拟分淡水东北四堡之地，撤归基隆厅管辖；将原设通判改为「抚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权：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后山形势，北以苏溪为总隘、南以卑南为要区；控扼中权，厥惟水尾。其地与拟设之雲林县东西相直，现开路一百九十余里，由丹社岭、集集街径达彰化；将来省城建立中路，前后脉络呼吸相通，实为台东锁钥。拟添设直隶州知州一员，曰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计长五百余里，宽约四十里、十余里不等，统归该州管辖，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卑南厅旧治，拟请改设直隶州同一员。水尾迤南改为花莲港厅，其内已垦熟田约数千亩、其外海口水深数丈，稽查商舶、弹压民番，拟请添设直隶州判一员，常川驻扎，均隶台东直隶州属：此后路添设之大略也。谨按台湾疆土、赋役日增月广，与旧时羁縻侨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难再缓。况年来生番归化，狃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须分道拊循，藉收实效。辑遐牖迹，在在需员。臣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纷更以紊典章之旧，亦不敢因陋就简以失富庶之基；损益酌中，期归妥协』。下部议奏。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五（光绪八十五）。

冬十月己亥（十六日），予故福州将军穆图善照将军军营病故例议恤。

以善庆为福州将军。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六（光绪八十六）。

光绪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春正月乙亥（二十三日），谕：『三载考绩，为国家激扬大典。中外满、汉诸臣，有能职守靖共、劳勩最着，久宜时加甄叙，以示优眷。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题请，详加披阅，……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宣力畿疆，经猷远大；两江总督曾国荃，勋勤卓著，历久不渝；均着交部从优议叙。……两广总督张之洞、云贵总督岑毓英、……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尽心民事、绥辑岩疆，殫竭夙忱，不辞劳瘁。张之洞、岑毓英，均着交部议叙；……刘铭传，着开复降二级留任处分』。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七（光绪八十七）。

二月丙戌（初四日），以奎俊为福建按察使。

谕：『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着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癸卯（二十一日），谕：『前据刘铭传奏「署恒春营游击刘全禀控台湾镇总兵吴光亮调考军政，有向该员函借索贿」等情；当将吴光亮撤任，交刘铭传查办。兹据查明覆奏，吴光亮虽无向刘全索贿免考军政情事，惟以专阍大员辄向属员函借银两，究属不知检束。吴光亮，着交部议处。刘全带病过考，未能得力，经吴光亮禀撤调郡；即以吴光亮索贿免考等情挟嫌妄控，此风断不可长！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六品顶戴吴卓勋，在该镇署管帐，辄与刘全往来，亦属不安本分。着即勒令回籍，不准逗留』。

丁未（二十五日），调杨昌浚为陕甘总督，以卞宝第为浙闽总督。

电谕刘铭传：『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台湾设局抽收洋商厘金与约不符，请旨遵办」一折，台湾为通商口岸，洋商应完出口正税，向不抽厘；既据该使臣等屡次据约陈请，着刘铭传将抽收洋商厘金一事即行停止。至该省应如何征收落地税厘？着另行设法办理；总应征之华商，彼自无所借口』。

三月癸酉（二十二日），以万国本为福建台湾镇总兵。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八（光绪八十八）。

夏四月己酉（二十八日），调希元为福州将军。

五月戊寅（二十七日），杨昌浚等奏：『准兵部咨「议覆台湾武职改设员缺」一折，奉旨：「依议。钦此」。钞录原奏内称：「所请安平水师副将移扎后山水尾暨安平以下水师各营均改陆路，应毋庸议。至台东应如何设官控制，准在附近水陆营分抽拨布置」等因，准此。查台湾洋面辽阔，港■〈汙义〉纷歧；缉捕巡防，关系紧要。部议以经制水师各缺未便全改陆路，系为专汛防守起见。至安平水师副将，昔年建设原属要缺，第沿海情形今昔不同；而台东控扼后山，议设武职大员，未便稍涉迁就。臣等往返函商，安平仅距台南府城数里，台湾总兵有水陆兼辖之责，驻扎府城，足可照顾；海口副将一缺，久为虚设。台东为后山扼要之区，非参、游所能镇压；就近营分无可抽拨，现又未便轻议添设、徒糜饷需。若以安平水师副将改为台东陆路副将，所属中、右两营都司等缺随同移拨；其左营游击现驻鹿港，将来中路有抚标两营分布，不虞单弱。应将鹿港游击作为安平水师营游击，隶台湾镇管辖。所有台湾镇属之恒春游击改隶台东，仍使镇、协两标各符原管之数。似此量为布置，饷项毫无所增，于新设地方得有实济，而于水陆营制亦属相符。相应请旨飭部议行』。下兵部议奏。

六月癸卯（二十三日），杨昌浚等奏：『查「台湾改设行省」案内接准部

覆：「全台刑名案件，仍归台湾道管理」。惟命、盗等案问拟立决并斩绞监候应入秋审及应行咨部案件，是否由该道审勘、详解台湾巡抚分别题奏？咨部核覆：「应令妥议奏明办理」等因，转行遵照去后。伏查台湾命、盗等案问拟斩绞并立决监候罪名，向系台湾道审勘拟解，由福建按察使详解福建巡抚勘审具题；其应入秋审斩绞人犯，由按察使审拟实缓，详请督、抚臣督同在省司道审录覆核定拟，于五月内具题到部。至寻常遣军流犯及命、盗拟徒人犯，勿庸解省；由道审拟，移司详请咨部核覆；其命、盗遣军流犯，仍照例解司覆审：此向来办理章程也。今台湾改设分省，而台湾道本兼按察使衔，全台刑名自应统归管理。且复添设按司狱一官，体制与按察使相仿；合属刑名各案问拟凌迟斩绞立决监候及一切遣军流徒应行题咨案件，应请悉由台湾道审拟。应解勘者，即详解台湾巡抚勘审，分别题奏；应核咨者，即详由巡抚咨部核覆：以一事权。至前项题奏咨各案，请俟此次奏明，准部覆之日，遵照新章由台办理；未准部覆以前，应仍暂存其旧。其应入秋审斩绞监候及旧案秋审应行覆审人犯，请以光绪十五年为始，由台湾道照例拟详。惟台湾巡抚系属新设，案卷不足，须逐件赴福建省城钞录；秋谳大典，缓实最关紧要，拟请暂行变通办理：每年由臣铭传查明应勘人犯，先期行道造册饬台北府具详，臣即督同藩司勘审录供咨送督臣另核拟定实缓，饬发福建按察使造册，附于福建秋审册后会衔具题，以昭详慎。俟台湾省城衙署造成、案卷齐全，再行奏请由台办理」。下部议奏。

刘铭传奏：『据布政使邵友濂详称：「台湾知县一班，本年春季病故数人。先后三次请调闽省候补人员，仅有李承绪一人领咨东渡，今又病故；续调实缺两员，现未到台。台地烟瘴，水土恶劣；两年之间，病故厅县十余员，奉调之员闻风裹足。查各县悬缺未补，已积到八、九缺；现据代理凤山县知县吴元韬禀报「病势沉重」，急需委员代理。值此清丈甫竣，给单、升科在在均关紧要，台地竟无候补人员可以委署。除再遴选闽省人员另请咨询调外，详请速即察核办理」等情前来。臣查台湾现办给单、升科正当吃紧之际，委用得力，无如知县一官。照章咨调闽省人员，地隔重洋，已恐呼应不灵；加以水土恶劣，人人视为畏途。近年所用清丈人员，颇有实力耐劳、熟习地方情形，堪胜繁剧之任者；以格于成例，不容假以事权，弃置可惜！是合例者无人可用，徒使地方久悬要缺、遴委无人，未免贻误。覆查台湾添设、改设厅县各缺，暂准不论资格变通酌补；原设各县，本难援照办理。惟现值清丈升科之际，非熟悉情形、能耐劳苦之员不能委用，况现无候补人员可委。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地方治理紧要，稍宽例章；或俟省城完工、或以十年为限，暂准不拘资格，一体变通酌量补署以资治理？请旨饬部速即核议施行』。得旨：『吏部速议具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九（光绪八十九）。

秋七月戊午（初八日），刘铭传奏：『台湾办理清丈，改定赋则；丈竣给单，接办升科。所有上、下忙例限匀征分数请缓扣计，经臣先后奏咨在案。查台地田园从未清丈，向无鱼鳞册籍；此次案准户部核给丈单，填明地段、甲数、等则、户名即为造册升科根据，迭饬各属赶紧给单，接办升科。数月以来，台北将次竣事。惟台南田园太广、户口畸零，事极繁琐；每属自数万甲至十余万甲，丈单虽赶紧填给，势非一时可以竣事。欲待全台丈单给清，本年断难启征，必致有误正供。现经通饬各属趁此民间五月收获之后，于六月十六日一律启征上忙；其给单未征之处，一面开征、一面陆续填给丈单，并行不悖。下忙，即定于十月接征。先准部咨：「自光绪五年起经征、督征例限处分，均照内地办理；十四年分虽免核扣，其上、下忙奏报暨颁发征信册，仍应举办」等因。查台地赋额尚未大定，实难稽核考成；而本届启征计已逾期，现惟督饬各属尽力催征，仍俟下忙及奏销届期据实造报，免计分数。至征信册为杜中饱起见，台地举办升科，编户造册正在澈底清厘，应请俟赋额大定后照章办理。全台现已启征新赋，所有在事出力员绅，不无微劳足录；应否汇案请奖？据清赋总局布政使邵友濂、候补道陈鸣志等具详前来。臣查内地历办清丈，不过一州一邑，旧有图籍约略可循；往往事阅数年，尚难获睹成效。台湾此次举办清丈，事事草创；全省袤延千余里，未及两年业经竣事。隐匿者揭报、开垦者升科，盈溢田粮计逾旧额不下数十万两，民间供赋反比从前轻减；固皆仰赖朝廷威德、民情踊跃，亦系在事官绅实心实力、栉风沐雨、不避烟瘴，而总局司道并府厅县官竭虑殫心、不辞劳怨，钩稽妥速、规画精详，洵能下裕民生、上裨国计；已于清丈之始，经臣奏奉谕旨「准照异常劳绩给奖」。现已启征新粮，所有尤为出力之台湾布政使邵友濂，拟请赏加头品顶戴；开复贵州布政使沈应奎、二品衔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唐景崧，均拟请交部从优议叙；布政使衔留闽遇缺题奏道陈鸣志，拟请赏给三代一品封典；台湾府知府程起鸮、台北府知府雷其达，拟请以道员在任候补；知府吴本杰，拟请俟知府补缺后以道员在任候补；现署彰化县知县补用同知候补通判李嘉棠，拟请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闽归候补班前补用；本任台湾县知县在任候补同知沈受谦，拟请开缺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闽补用；补用知府候补同知现任淡水县知县汪兴祚，拟请俟归知府班后加盐运使衔，并先赏换知府顶戴；五品衔本任埔里社通判现署新竹县知县方祖荫，拟请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试用府经历补缺后以通判用管元善，拟请以通判仍留闽省补用，并加同知衔；以上十二员，相应仰恳天恩俯赐先行给奖，以昭信赏而示鼓励』。又奏：『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帮办抚垦，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

襄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在林维源受恩深重，力图报称，非有他望；然地方清丈大举，赖其倡导出力、不辞嫌怨，应否奏请奖励之处？据清赋总局布政使邵有濂等具详前来。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臣未便壅于上闻。上谕：『刘铭传奏「台湾启征新赋，请将尤为出力人员先行奖励」一折，台湾各属地亩举办清丈，事属创始；经刘铭传督率官绅核实丈量、改定赋则，全台袤延千余里，未及两年一律丈竣，升科田粮计逾旧额不下四十万两，民乐输将。新赋现已启征，办理甚为妥速。在事出力各员实属着有微劳，自应量予奖叙。台湾布政使邵友濂，着赏加头品顶戴；开复布政使沈应奎、台湾道唐景崧，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台湾府知府程起鸷、台北府知府雷其达，均着以道员在任候补，并加盐运使衔；署埔里社通判候补知府吴本杰，着俟补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署彰化县知县候补通判李嘉棠，着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于福建归候补班前补用；台湾县知县在任候补同知沈受谦，着开缺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留于福建归候补班补用；补用知府淡水县知县汪兴祎，着俟过知府班后加盐运使衔，并先换知府顶戴；埔里社通判方祖荫，着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试用布经历管元善，着以通判仍留福建补用，并加同知衔。余着照所议办理。附片奏：「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于清丈、升科事宜倡首襄助、不避嫌怨，民间称便，克竟全功。请旨嘉奖」等语。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光绪九十）。

九月甲戌（二十六日），谕：『刘铭传奏「官军攻克番社、迭次获胜，请将出力人员奖励」一折，福建台湾埤南厅吕家望社叛番勾结大庄等处番匪，胆敢抗拒官军、伤亡弁勇并围攻厅治，实属愍不畏法；经刘铭传檄饬将弁分路攻击，并调派轮船分兵协剿，当将吕家望番社攻克、殄毙凶匪数百名，并将大庄等处番匪先后击散，斩馘甚多，办理尚为得法。在事出力人员，自应量予奖励。总兵丁汝昌、吴宏洛，均着赏加头品顶戴；万国本、张兆连，均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张兆连并赏给「胜勇」巴图鲁名号；提督李定明，着赏穿黄马褂；副将邓世昌，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加提督衔；游击叶祖珪，着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副将李万有，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参将龙斌概等，均着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都司林文和，着免补游击以参将在任候补，并加副将衔；刘思盛等，均着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县丞孙渥，着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前先选用；外委毕宝印，着免补千、把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已革副将邓炳南，着开复原官。其余出力各员弁，并着汇案核实请奖，毋

得冒滥。阵亡将弁勇丁，准其查明请恤。仍着该抚督饬各军将弁将各社分别剿抚，以靖地方』。

谕：『刘铭传奏「特参贻误要公各员请旨惩办」一折，福建台湾署嘉义县知县试用知府罗建禧，勘丈田亩朦胧欺饰，并膜视民命、废弛公事，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代理凤山县知县候补通判吴元韬，承办清赋敷衍粉饰，署暂行革职，仍责令随同勘丈，以观后效。该二员均有虚糜经费情事，着分别勒令赔缴，毋任延欠』。

谕：『刘铭传奏参代理同知昏庸贻误等语；代理埤南同知福建候补布库大使陈璨，不恤輿情、挪用口粮，并有擅离职守、苛派单费情事，实属昏庸贪鄙！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

冬十月乙未（十七日），刘铭传奏：『本年六月间后山番变，台南、北各军分调助剿，台湾人情浮动；适有嘉义乡民械斗，谣言纷起。臣飞饬统带武毅军提督朱焕明由彰化带勇三百名前往，督同所部驻防嘉义武毅右军右营守备朱家齐巡缉弹压，拏办著名积匪数名，地方赖以安静。惟嘉、彰沿海一带，民贫而悍；一夫倡率，群相蚁附。八月二十九日，据彰化县电报：鹿港盐馆被劫，盗匪多至数百人，声言克期攻城。中路只有提督朱焕明一营调往驻嘉，留彰防勇无多；其道员林朝栋三营分布南山，经臣飞檄饬调五百名出扎彰化。九月初一日，续据彰化县电报：土匪愈聚愈多，不下数千；围攻城南北，电线俱为毁断。臣当檄令林朝栋由葫芦墩星夜赴援，并饬驻防基隆总兵窦如田率带铭军三营六成队伍、都司郑有勤抽带隘勇五百名均由后墩至大甲会援。该两军因痲疫之后，病勇过多；而台南各军远在埤南，台湾道唐景崧禀称添募土勇一营。臣复电商闽浙督臣杨昌浚、卞宝第由闽派拨福宁镇总兵曹志忠所部四营乘轮来台助剿，一面飞檄澎湖镇总兵吴宏洛、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分向台南、北。初五日，据窦如田禀报：彰化、新竹交界地方俱有土匪乘机抢劫，文报梗塞；署彰化知县李嘉棠专差间道告急，据称贼匪占据东门外八卦山顶，分路攻城，势极汹涌；当即招募粤勇二百名，会同「栋」字正营帮办林超拔、北路中营署都司叶永辉协力守御，并饬已革前署都司洪盘安招集义勇二百名登陴助守。朱焕明于初一日由嘉义得信，立即督队回援；所带仅三百人，距城三十里许被贼围困，身受重伤；裹创奋击，鏖战一日，离城数里，鎗弹告罄，弁勇伤亡百余名；其余奔入城中，该提督至白沙坑口血战身亡。十一日，接据林朝栋初八日禀报：初六日，添募土勇一千名，暂委从九林福浚、县丞林文荣分带，并由该乡招集练勇八百名，偃旗息鼓，步步为营，扎至距北门里许之市仔尾。是夜贼众围攻四城，各带竹梯爬墙，径城头鎗炮抵御退却。林朝栋乘其无备，亲督林福浚于五鼓张号分路突出，管带「栋」字副营副将余保元、管带卫队把总林青云

两面接应，城内林超拔闻号开城出队夹击，贼尽狂奔西门；生擒贼匪六名、阵斩贼首一十七级，立解城围，乘势夺回八卦桥要隘。并由李嘉棠飭令洪盘安等督率义勇、粤勇，分投夺回马祖庙、番社口各庄。抵暮收队，查明彰化匪首施九段，王焕、嘉义匪首李达、杨中城等纠合余党三千余人，屯聚西南角，离城不足十里；林朝栋等分兵扼扎要隘，整饬队伍，会商进剿。十一日，李嘉棠、叶永辉驻守城内，林朝栋督带各营出城攻剿；先派洪盘安及练首李定邦、陈志曾等各率练勇分剿南路涵尾、大岸、头尾等庄之贼，知县龙赞纲等率带粤勇分剿中路顶钥、平等庄之贼，北路砖仔窑及中路平和厝等庄，尤为贼势注重之地；匪悍鎗多，匪首俱聚于此。林文荣带领「栋」字后营攻取砖仔窑口，已革甘肃知县张纪南随同林青云带队策应；林福济带领「栋」字前营攻取中路由三块厝等庄而至平和厝，文童林朝瑞随同林超拔带队策应。贼首王焕屯驻平和厝，出围接战，鎗弹如雨；林朝栋督催林超拔向北包抄并令余保元由后掩袭，环攻两时之久，阵斩先锋郑心丁一名、贼匪三名，夺获伪旗、伪令。哨官郑以金异常奋勇，首先冲杀；该匪力始不支，弃庄奔溃。砖仔窑亦经林文荣、林青云等同时攻破并由各营乘藤连破竹围二十一处，阵斩贼首四十一级、生擒八贼，随时梟示。夺获竹梯数十具、洋铁藤牌及各项器械无算，我军受伤十七名，余贼奔溃西去：此彰化解围及攻剿大获全胜之情形也。窦如田、郑有勤两军，初七日至大甲；初八日，闻报城围已解，遂会同牛马头绅士解散鹿港以东胁从之六十六庄；十三日，带队到彰。吴宏洛一军，亦于十五日会同开复藩司沈应奎驰抵彰城。曹志忠一军，于十四日乘轮抵后陇，风大未能登岸；十七日，复由基隆起早前进，现在大甲溪、牛马头两处。万国本一军，据报十二日由台南府率队启行，进驻嘉义。臣飭沈应奎会商吴宏洛乘势剿办，务获首逆、解散胁从，以安良善。据电报称：现探贼首施九段、王焕等屯聚该匪所居镜水庄，党羽只数百人。二十二日黎明，吴宏洛督带所部并铭军士勇分三路往攻，及至该庄，匪已逃遁；现经沈应奎出赏购拏，所有胁从全行解散，地方安谧如常。惟据鹿港绅进士蔡德芳、各堡绅来彰诉称：「彰化县知县李嘉棠，性情刚愎，不洽輿情；且丈田不公，任听委员需索：因失民心。初一日贼匪围城不足千人，两、三日间煽惑沿海百余庄叛民竟至五、六千人；若非救援迅速，地方不堪设想。请速更换」等情。臣查署彰化县知县李嘉棠，办事草率，绅民啧有烦言；藩司邵友濂屡请调员更换，因地方繁剧，一时择人未定。现在业经撤委；惟该署令此次守城尚能坚定，其在任〔口〕有劣迹，功过能否相抵？已由臣檄飭沈应奎详细查办。既系丈田不公、任听委员需索，臣不敢因原保在先稍存回护；应请旨飭部先将署彰化县知县李嘉棠撤销清赋保案，听候查办。至彰化城垣低薄，素称难守；道员林朝栋未及旬日，一律解围破贼，大局即定：实属

忠勇血性、不顾嫌怨，仗义急公。拟恳天恩将二品顶戴候补道林朝栋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其余尤为出力战守官绅、将弁，可否准由臣汇入攻克吕家望番社案内择优一并请奖之处？出自逾格鸿施！统带武毅军记名提督朱焕明，急于赴援，力战阵亡；鳞伤遍体，异常惨烈。拟恳天恩俯准于彰化县城建立专祠，飭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上谕：『刘铭传奏「彰化土匪抢劫盐馆、围攻城池，先后剿平」一折，本年八月，鹿港盐馆土匪抢劫并围攻彰化县城池，刘铭传派令朱焕明、林朝栋等分路进剿、立解城围，并连砍竹围二十一处、斩获多名，胁从全行解散，地方安谧如常；办理尚为迅速。候选道林朝栋，着赏穿黄马褂。其余出力官绅、员弁，着汇入吕家望番社案内择优请奖。阵亡之记名提督朱焕明，力战捐躯，深堪悯恻！着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并加恩准于彰化县城建立专祠，以彰忠荃。署彰化县知县李嘉棠，办事草率，不协輿情；着撤销清赋保案，仍交刘铭传认真查办。逆匪施九段、王焕等，仍飭派出各军严拏务获，毋任漏网，以靖地方』。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一（光绪九十一年）。

十一月戊辰（二十一日），刘铭传奏「「威定」轮船失事，都司李培林救获出力奖请」；允之。

十二月戊戌（二十一日），命林维源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宜。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二（光绪九十二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春正月庚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各省封疆大吏，均为国家倚任之臣。其久历戎旃、熟谙韬略者，懋建殊勋，贤劳尤着。现任提、镇诸臣，类皆起自行间，渐膺专阃。各该文武大臣为国宣勤，历久不懈；现在归政伊迩，允宜分别施恩。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着赏用紫缰；两江总督曾国荃、云贵总督岑毓英，均着赏加太子太保衔；陕甘总督杨昌浚、山东巡抚张曜、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吉林将军长顺、江宁将军丰绅、绥远城将军克蒙额、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察哈尔都统托伦布、直隶提督李长乐、陕西提督雷正綰、甘肃提督周达武、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广西提督苏元春、湖北提督程文炳、四川提督宋庆、云南提督冯子材，均着赏加二级。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着交部从优议叙；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前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前江南提督李朝斌，均着交部议叙。此外现任曾历军营之文武一、二品大员，着吏部、兵部分晰查明，均赏加一级。该部知道』。

二月癸卯（二十七日），卞宝第奏：「台湾拟添改教官、佐杂等官」；下

部议奏。

恤故台湾总兵廖世霖。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三（光绪九十三年）。

三月庚戌（初五日），谕：『卞宝第、刘铭传、林维源奏「全台生番一律归化、逆首就擒，请将出力人员奖励」各折片，台湾各路吕家望等番社负嵎梗化，刘铭传督率官军剿抚兼施，逆首刘添汪拏获惩办，现在全台生番一律归化，仍着该抚等将抚番开垦事宜妥为办理。所有尤为出力之副将林福喜，着以总兵记名简放；都司郑有勤等，均着免补参将、游击以副将尽先补用；千总戎胜标等，均着以守备留于福建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已革通判王维叙，着开复原官并免缴捐复银两；县丞陆承谦，着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其历年剿抚各军出力员弁并各局抚垦委员，准其择优汇保，毋许冒滥。

另片奏「彰化嘉义绅士保卫乡里缉匪弭患，恳请奖叙」等语。郎中蔡占楸，着赏加道衔；主事林启东，着赏加五品衔。该二员均赏戴花翎，以示鼓励。该部知道』。

壬戌（十七日），卞宝第奏：「台省新案交代，仿照山东新章按半年开报」；下户部知之。

夏四月己卯（初四日），刘铭传奏：「请立沈葆楨、吴赞诚专祠」；下部议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四（光绪九十四年）。

六月丁丑（初三日），调蒯德标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甲申（初十日），刘铭传奏：『臣前准部覆：「台湾要缺知县一项，暂准不论资格，一体酌量请补；俟三年期满，仍照定例办理。新设知县各缺，先准酌量补署一次。其变通章程，行令察看定限奏明」等因。查台湾际此行省初设，事事创始；因地择人、藉收指臂之助，实为目前第一要义。诚恐格于定例，弃置人材；此臣所以前有变通之请。旧设知县要缺，既准部议变通补署三年；届时能否仍循定例、应否再展？自当再行察酌。惟新设各缺，兹覆加察看，不特当此草创经营，猝难就理；况多地居新辟番界、烟瘴尤重，人地既贵相宜，变通期限似不能不酌量从宽。应请仍照前议以十年为限，俾资治理。再，现在台地各项差事，在在需人；一俟变通限满，而此项在台湾委用人员永无补期，似不足以昭平允。所有中、简厅县及佐杂各缺，可否仿照一咨、一留章程，在内地调补一次，就台差委各项班次人员请补一次？以示鼓励』。下吏部议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五（光绪九十五年）。

冬十二月丁丑（初六日），刘铭传奏：『台湾旧设驿站五十处，办理废弛

，文报往往迟延贻误。经臣督饬司道量加整顿，将原设正、腰各站核实裁减并于旁通暨新设各县分添旁站，仍不过原设站数；所有原用站夫一律撤去，由各营汛分拨兵丁、酌给津贴，责令传递。各站另雇书识，专司站务。仿照外洋邮政办法，委令道员陈鸣志督办。自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日起，试办已过一年；南北文报毫无稽迟，所在称便。统计一年需用经费约在一万两上下，比较台防旧章全年需用一万五、六千两，实可撙节银五、六千两』。下部知之。

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春正月丁卯（二十六日），谕：『本年朕二旬庆辰，恩施迭沛；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卓著勋劳、久膺疆寄者，允宜优加奖叙。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荃、山东巡抚张曜，着该部查明各该大臣子弟具奏，候旨施恩；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赏给兵部尚书衔；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着赏给太子太保衔；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正白旗护军都统定安、云南提督冯子材，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四川提督宋庆、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陕西提督雷正綰、广西提督苏元春，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用示朕庆赏酬庸、优眷勋勤至意』。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七（光绪九十六）。

三月辛未（初二日），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帮办海军事务」』。

夏四月丙午（初七日），以蒯德标为广东布政使、于荫霖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辛亥（十二日），谕：『孙开华现准来京陛见，福建陆路提督着卞宝第兼署』。

丙辰（十七日），以剿平南澳番社，予总兵吴宏洛等奖擢有差。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八（光绪九十八）。

六月戊午（二十日），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以病免。

以沈应奎为台湾布政使。

秋七月辛未（初三日），刘铭传奏：『台湾于光绪十二年间办理清赋，经臣具奏，钦奉谕旨「即着督饬派出各员绅认真办理，出力人员准照异常劳绩奏奖。该部知道」等因，钦此。自十四年六月启征新粮，由臣将尤为出力人员先行奏请奖励，其余在事官绅员弁声明俟给单竣事续行请奖；钦奉上谕：「着照所议办理」等因，钦此。并准吏部议奏：「饬令妥速丈清地亩，俟给单事竣，即将征收确数详细奏咨报部，再行汇奖」等因。十五年十二月，全台给单一律完竣；当经核定田粮年额征收、造具图册，分别奏咨在案。查内地办理清丈，一州、一邑旧有图册可循，往往年久尚难获睹成效。台湾此次自十二年秋季开办清丈，接续核给丈单；其嘉义、凤山各属，初丈不实，另委复丈：一体按

户给单，隐匿者揭报、开垦者升科。至十五年十二月，一律造具图册奏咨报竣。计旧额人丁、税饷、供粟、余租、官庄、耗羨，年共征银一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六两有奇。现定粮额年征银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随征补水平余银一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两，加以官庄租额银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两，共银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有奇；比较旧额溢出银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二两，除补水平余银两外，实计正额溢出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四十两。光绪十四年征收数目，业经遵照展限奏销；其任事不力者，均经臣随时奏参。所有始终在事出力员绅，不无微劳足录；饬据台湾、台南、台北三府各具各员绅履历、开列清册，由署布政使沈应奎、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唐景崧核明详请奏奖前来。臣查台湾海疆重地，自奉旨改立行省，岁需经费较前更巨；一岛孤悬，缓急莫恃；非地方自有之财，无以应变而处常。综计全台一州、二厅、十一县，广袤千余里；各属乡堡田甲、粮额，按户查核，琐屑烦重。时仅三载，获竟全功；岁增巨款，裕国家经久之用，定海疆长治之规。固由圣德湛深、民情踊跃，而在事官绅员弁实心实力、办理妥速，俱着有微劳；仰蒙恩旨「准照异常劳绩给奖」，自应及时甄叙，以昭激励。除将出力稍次各员核实删减、由臣酌给拟奖顶戴外，所有分派各属清丈田亩、科算钱粮、核给丈单、绘造图册尤为出力之同知潘成清、参将陈同泰等一百九十七名，应遵旨按照异常劳绩请奖；其办理丈田给单、稽核案册出力之道员林汝梅、世职沈文熊等一百九十七名，仍照寻常开列，不敢稍涉冒滥，分别出具切实考语。谨缮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准照所请，饬部分别给奖，以昭信赏、以示鼓励。下部知之。

丁丑（初九日），卞宝第奏：『查闽省山多田少，就地出产米穀，不敷民食；向须取给于邻省，而以江苏沪米为大宗。上年秋后，苏州所属被水，禁米出口，闽省粮价渐增。臣恐青黄不接之时，民食缺乏堪虞；经设法招商分赴各属采运，曾于十一月间恭覆「查办各省灾区」折内陈明在案。乃自入春以来，米价日渐昂贵；当将去冬预行购办存皖米二万石并续购洋米二万石发铺平价，仍属有增无减，每石涨至番银三两有零。因查省城恒广仓存穀十二万七千八百余石，储积二十余年，霉变折耗二千八百六十余石，余亦陈腐；再搁数十年，不堪作食。遂于四月初五日开仓平糶，截至二十九日止，已出穀六万七千三百余石。不料五月初一日至初四日大雨连注，上游延平溪水陡涨四丈有余，奔湍直下，自福州入海；省城西南内外水深五六尺、三四尺不等，低处田庐多被淹浸。幸初六日天气放晴，初七日晚积水一律消退。现已委员分赴被水地方查勘，贫户酌量抚恤；一面电致两江督臣曾国荃速饬苏松太道弛禁、放米来闽，以济民食。惟江苏自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四月不准米船出境，闽省市景萧条，民情惶惧；虽由官分投采办并开仓平糶，民间总以来源不旺，仍属惊疑。查

闽地素所仰藉者，沪米为大宗，台米次之。台湾田亩近多改种茶树，加以防营勇多，台地已无余粮，贩运竟至绝迹，全赖上海商船转运接济；是以前督臣迭次奏请免税招徕。光绪十年，准两江督臣咨定沪米运闽免税，每年以二十万石为度，溢额仍令纳税；五、六年来照案遵行，民食有赖。近因遏余十月，闽中米价较苏属灾区尤贵。臣籍江苏，知江南、北产米实多。前此江南剿除发逆，极力保全里下河地方，即足供数百营兵食；苏、皖三府设遇水旱偏灾，出运米二十万石，实属毫无妨碍。嗣后沪米运闽，每年总以二十万石为限、免税放行，毋再遏余，于闽省民食大有裨益。相应请旨俯准立案，庶群黎共沐皇仁，实深盼祷』。得旨：『知道了。着即咨行两江总督查照办理』。

一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九（光绪九十九）。

八月壬子（十五日），谕：『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奏「台湾煤矿招商承办章程种种纰谬，请飭停办」一折，刘铭传以特旨飭令另议之件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刘铭传，着交部议处』。

己未（二十二日）吏部奏：『军机处交出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奉上谕：「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奏「台湾煤矿招商承办章程种种纰谬，请飭停办」一折，刘铭传以特旨飭令另议之件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刘铭传，着交部议处。钦此」。钦遵到部。查律载：「制书有违，杖一百。凡官员违制者系私罪，革职」等语。此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于特旨飭令另议之件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钦奉谕旨交部议处；应请将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照违制律私罪革职例，议以革职』。上谕：『吏部奏「遵议处分」一折，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应得革职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冬十月丁酉朔，谕：『刘铭传奏「总兵在营积劳病故，恳恩优恤」一折，福建建宁镇总兵苏德胜，于咸丰年间投效军营，转战江苏、浙江、山东、湖北等省迭着战功，洊保记名提督；前经刘铭传调赴台湾剿办生番，深资得力。遽以感受瘴气，在营病故。苏得胜，着加恩照提督军营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准其于台北府城建立专祠；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劳勩。伊妻徐氏绝食殉节，着准其旌表』。

以罗大春为福建建宁镇总兵。

一一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光绪一百）。

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谕：『刘铭传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吁恳开缺」一折，刘铭传着再赏假三个月，毋庸开缺。所有台湾科试事宜，着派唐景崧暂行代办』。

一一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一百一（光绪一百一）。

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春二月壬子（十八日），刘铭传奏：『查台湾办理抚垦，辟地日广、经费日繁；不得不厘剔饷源，藉资接济。前当清赋之时，内山新辟田园，随时报垦升科。其高山巨岭，地利宜茶；第土薄力微，民人种辍无定。因就茶收丰歉，量抽抚垦经费，包商缴收。光绪十三年试办之初，收数未畅；十五、六两年，每年约可收银六、七万两；均随时拨充办理抚垦之需。除按年截清数目汇入善后案内列款造报外，据善后、税厘两局司道详请奏咨前来。除咨部外，理合具陈』。下户部知之。

三月辛卯（二十七日），谕：『刘铭传奏「病仍未痊，恳请开缺」一折，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

一一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光绪一百二）。

夏四月乙未（初二日），以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巡抚。

一一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三（光绪一百三）。

六月癸卯（十一日），沈应奎奏：『准吏部咨称：「所有台湾清赋全功告竣出力各员等请奖仍应严加删汰」一折，黏连知照。原奏内称：潘成清等一百九十二员总理赋局及派办台湾、台南、台北各府清赋事件，尚有应办事宜；至林汝梅等一百九十四员，并无劳绩，应全行删汰。潘成清等一百余员，仍应奏明请旨飭下臣等将出力稍次之员严加删汰等因，于光绪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前来。前抚臣刘铭传未及核办卸事、移交到臣，自应遵照办理，何敢再三渎请。惟查台湾粮赋未经查丈，嗣因奉旨改立行省，一切开山、清赋等事均系创办，前抚臣刘铭传渡台后，于光绪十二年间奏请开办清丈；各属向无鱼鳞册籍，势非一时所能竣事，前经奏明先行编查保甲、就户向粮，并请严定赏罚以求实效。钦奉谕旨：「即着督飭各员绅认真办理，出力人员准照异常劳绩奏奖」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奖叙勤劳，在事员绅无不感激思奋，踊跃图功。计至十五年十二月，给单一律完竣；实计正额之外，每年溢出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余两。以向未清丈之地尽行查出，岁增赋课数十万两之多；筹兵、筹饷皆行取给于此，裨益实非浅鲜。时仅三载，将一州、二厅、十一县清丈事宜迅速告竣，不得谓无劳绩可稽。部臣以保举人数过多议驳；不知台湾各属自数十万甲至十数万甲不等，岂数十人所能办竣！刘铭传前经奏明逐户清丈之时，须设立清赋总局督率办理；原非就地向粮，遽能蒞事也。凡填给丈单、绘图造册、科算钱粮田亩、办理丈田给单、稽核册案，事事创始、在在需人；深赖各员绅不辞劳瘁，得竟前功。计每属仅保奖二十余员或十余员，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实非人浮于事。前因各属开保人数众多，已将出力稍次之员核实裁汰；所有奏奖各员绅，均系实在出力之人。其道员林汝梅

等一百余员，祇照寻常劳绩请奖，非敢概邀优赏；仅将同知潘成清等一百余员遵旨按照异常劳绩请奖，且祇就各员本职升阶酌保，不敢过优。至部臣原奏所称「有省分人员因何径赴台湾差委？均应照章撤销」等语，臣详加查核，原保之外省官数十名皆系久随前抚臣军营差委，或投效到台、就例报捐，并未到省；间有他省候补数员，当时因奉委赴台及捐资出省来台投效，因其地方情形熟悉，是以分派各属清查地亩，着有实在劳绩，并非率行离省：前经造册咨部声明有案，亦与台湾历次保奖之案相符。台地孤悬海外，人皆视为畏途；此次在事各员勤苦三年、始终奋勉，均系应予奖叙，实属无可删减。兹既准部咨令严加删汰，惟当于无可删汰之中认真酌核，将出力稍次者删减若干名；此外实系劳绩卓著，无可再删。谨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台湾清赋事属创举，岁增巨款，洵为久远之利；将所保各员特降谕旨允准，以示信赏而昭激励。台湾大局幸甚！微臣幸甚！得旨：『览奏均悉。所请开复各员，着该部议奏。余均照所请奖励。单并发』。

乙巳（十三日），卞宝第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漂至台湾，照例抚恤」；下部知之。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四（光绪一百四）。

秋九月丁丑（十六日），谕：『邵友濂奏「请调员差委」一折，前陕西凤邠盐法道顾肇熙、候选知府蒋斯彤、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胡传、候补知县汪瑞曾、叶意深、贵州候补知县邓嘉缜，均着发往台湾交邵友濂差遣委用。该部知道』。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六（光绪一百六）。

冬十一月戊辰（初八日），谕：『崧蕃奏：「革员欠缴银两，请饬查明勒追」等语。已革贵州青溪县知县张伟堂欠解地丁银一千七百六十六两零，选经严催、迄未完解，径回四川原籍，又闻其赴台湾报效，实属任意玩延。着刘秉璋、沈应奎查明该革员现在何处？迅即解赴贵州，勒追欠款，以重库储。该部知道』。

甲申（二十四日），以唐景崧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七（光绪一百七）。

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春正月庚午（初十日），邵友濂奏：『查台北大嵙崁、三角涌、双溪口一带地方，逼近番社；光绪十七年三、四月以来，屡有凶番杀害民人，自一、二命至十余命不等。迭据各抚垦委员稟经前护抚臣沈应奎严饬统带隘勇各营总兵陈罗督饬驻防弁勇拏获番犯迈灰西学，带木乌芸、哇素老涯、野微罇隆等四名，讯明分别惩办；马速社番拒捕、伤毙勇丁八名，将该社立时焚毁。嗣因查办番案日久无功，当由沈应奎将陈罗及隘勇前、

左两营管带各员先后撤换。九月间，三角涌等处杀人案愈出愈多，凶番啸聚成群，胆敢于呐哮及古摆鹤等处地方围攻碉堡、肆行焚杀；分防隘勇，地广兵单，迭有伤亡，不敷堵御。沈应奎饬调定海正、副二营六成勇丁暨就地陆续添募土勇千余名，并经商准臣林维源亲赴大嵙崁饬督剿办，当于竹头角、呐哮等处化番前来归命，梗化之社查看无几，议即会军兜剿；讷凶番纠结后山内加辉各社围扑、隘勇前营隔绝，所扎碉堡粮运水道一息不通，军火施放殆尽。该营管带游击林福喜间道驰书告急，接统隘勇各营已革游击郑荣督带土勇冒险驰救；伏番遍地，动辄伤亡。雇募化番前驱，自十月二十四、十一月初六日将该处九碉次第援应，一面饬派通事谕散勾结；各军甫遵前议会捣，合吻坪凶番节节抗拒，勇丁奋击，互有死伤。郑荣由竹头角进扎呐哮，土勇队长六品军功林李川于夹板山接仗阵亡；抚垦委员直隶州知州陈长庆会同定海正、副营由后策应，鎗伤腰肋，仍复挥军进击，番众溃散。土勇管带军功陈福胜、守备林建庸等分由大霸、大窝前进，各毁凶番之社；已据瞳眼等社哀求归抚，但未一律救平。臣自到任后，屡次会晤臣林维源详加查度，内山咸菜瓮、五指山一带社番均甚平靖，其加辉各社并已悔罪乞降；惟浅山、水流东各社横梗于中，若非亟予惩办，难保不煽惑化番，滋蔓难图。隘勇各营分界防守，值此凶番猖獗，正需弹压；所藉剿番之勇仅止定海正、副营六哨及新募土勇，兵力尚嫌单薄。现经臣饬调道员林朝栋督率所部「栋」字各营克日驰赴会剿，以期及早安定，不至有碍抚务」。报闻。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八（光绪一百八）。

夏四月辛丑（十三日），谕：『邵友濂奏「剿平大嵙崁内山番社，请将在事员弁分别奖恤」一折，台湾大嵙崁内山社番滋事，经邵友濂饬调道员林朝栋等督军进剿，先后击毙悍目孩家乃悦暨牙畏阿瓮等，番众穷蹙乞抚，并将首犯李九等缚送惩办；内山各路番社一律救平，剿办尚为妥速。所有出力之道员林朝栋，着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员请旨简放；把总林超拔，着免补千总以守备留于福建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游击沈棋山，着免补游击以参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守备黄宗拔，着免补守备以都司仍留原省尽先补用；把总郑以金，着免补把总以千总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五品军功贡生黄南球，着赏戴蓝翎。阵亡之游击杨春海、都司赖李春、把总简玉发、五品军功林秀川、张拱福、蒋宏标，均着交部从优议恤』。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九（光绪一百九）。

五月己卯（二十二日），闽浙总督卞宝第因病奏请开缺，允之。

乙酉（二十八日），以谭锺麟为闽浙总督。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光绪一百十）。

秋七月丁亥（初二日），以杨岐珍为福建水师提督。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一十一（光绪一百一十一）。

冬十二月庚午（十六日），邵友濂奏：「恒春射不力社番滋事，经臣派令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万国本、记名提督张兆连督兵剿办，当将攻克吧仕嘿社情形附片奏奉朱批：「知道了。着即饬令万国本等迅速会剿，以清余孽。钦此」；钦遵转行去后。查官军既克吧仕嘿社，即就该社扎营；一面密约后山各营规取草埔后社，以炮为号。八月十一、二等日，该番截我运道，乘夜扑营；攻打彻晓，猖獗异常。十六日五鼓，山后炮作，万国本、张兆连分督十二营，前后各分两路，募令屯丁、化番向导进兵；该番阻扼淡水坑，伏堑凭高，极力抗拒。官军一鼓作气，夺其所据。进逼草埔后社，山势险阻、林箐邃密；曲折之际，隘卡重迭，路径尤窄，只容一人。官军骤以开花炮、洋火箭进轰，屹然不动。各营复选精壮，单鎗捷足鱼贯而前；自午至酉，更番迭上，卒不能入。万国本熟商张兆连，用大炮、抬鎗连环互击；十七日黎明，山穀骤震，各营弁勇、番丁声势百倍，阵亡接踵，兵不回顾；每夺一卡，即于卡内辟路挑突，节节进剿，隘卡尽为我夺。该番聚保大社，力渐不支；日晡，官军乘势猛攻，将草埔后社立时平毁；四面追杀，毙番八十余人，夺获洋鎗一十七杆、镖刀各百余件，擒获番目加必、姑柳、龟令、万贵等四名；搜捕首犯零阿零父子未获。十八日夜，台飓骤来，山溪暴涨；沙飞走石，林木齐摧，各营棚帐、锅穷登时尽失。万国本、张兆连激励将士，忍饥耐寒，于狂风猛雨中擎鎗危立两昼夜；二十一日，乃得引火为炊，伐木树营，以资守卫。该番横被风雨，无社可归；各窜林藏，呼号四彻。迨风定雨霁，官军渐整队伍、广购眼线，躡知零阿零啸聚凶番二、三十人窜匿家新路；二十八日，官军猝往掩捕，该番惊出不意，凭倚深林且窜且拒，弁勇林外堵截，击毙数番，冒险入林，将首犯零阿零生擒到营。二十九日，搜获从犯加别一名。九月初三日，又获吧咕一名。先后发交恒春县署知县陈文纬讯明，一并军前正法。初八、十六、二十等日，各营搜剿余匪，选有斩获首级暨鎗械等件。万国本、张兆连抚定余番，督同恒春营、县妥筹善后，□□先获番目加必、大木郎、失炎等回山约束；改射不力为善化社，另立社长，誓与就近庄民永远相安。官军先后阵亡勇丁、化番四十四名，被水冲毙十三名，受伤五十一名；会同上次吧仕嘿社伤亡各勇，分别查验，恤赏医养。十月十八日，万国本、张兆连督带各营由内正一律拔队分别回防；节据禀报前来。臣查射不力素为恒春悍社，与就近庄民仇杀日久；此次杀毙民人张大包等二名，系零阿零父子所为。该番怙恶不悛，胆敢纠众迭犯枫港；迨至官军临剿，尚复凭险拒捕，实为罪大恶极！业经捕获梟示，洵足以彰国法而快人心。官军涉险縋幽，深入瘴地；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又值风雨为灾，露立两昼夜

之久，尤非历年剿办情形可比。数旬迭克悍社，捕获首要各犯，蒞事迅速，地方安谧；在事人员，不无微劳足录。谨择尤开单，仰恳天恩准照所请分别给奖。其余出力各员弁，可否容臣汇入「海防五年保奖」案内核保，以示鼓励』？上谕：『邵友濂奏「剿平滋事番社、擒获首要各犯正法，在事出力各员开单请奖」一折，本年闰六月间台湾恒春县境射不力社番聚众滋事，邵友濂派总兵万国本等督兵先后将各番社卡攻克，擒获首犯零阿零、从犯加别、吧咕等多名正法，现在地方已就安谧；在事出力各员，均属着有微劳，自应分别给奖。所有单开之总兵万国本，着赏换「奇车伯」巴图鲁名号；提督张兆连，赏换「仲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均着交部从优议叙。游击万国标，着免补本班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尚勇」巴图鲁名号；副将徐元福，着免补本班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朴勇」巴图鲁名号；千总万国栋，着免补本班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游击张正玉，着免补游击以参将改留四川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守备柯常贵，着免补本班以都司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把总俞福荣，着免补本班以千总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单并发』。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二（光绪一百十二）。

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春三月戊戌（十六日），以黄毓恩为福建布政使。

壬子（三十日），以张其光为福建澎湖镇总兵。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一卷百十三（光绪一百十三）。

夏五月甲申（初三日），邵友濂奏：「台湾孤悬岛，屏蔽七省；设立行省，外固海防、内办抚垦，均须重兵择要布扎，训练防守。全台原有三十一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嗣因内山大嵙崁一带社番滋事，兵力单薄，当经奏明添募四营，以资兜剿。计截至光绪十七年底止，准军共三十五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业经将官弁兵勇名数、饷数及统领营官接卸日期及驻扎处所按季分别开单造册，奏咨查核。其修建西学堂、基隆海口洋式炮台、台湾等县衙署监狱坛庙祠宇等项工程、添购外洋器械以及一切筹办情形，均先经随时分别奏咨在案。兹据台湾善后局司道详称：「台湾筹办海防善后并招抚事务，自光绪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底止，海防善后报销，新收台湾关税、盐课、厘平余及遵删等款银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两零。开除及给淮军官弁勇夫办公经费薪粮柴草工食、炮勇轮船弁勇屯丁盐粮、水陆练兵薪粮公费、随营文武员弁及各局员役盐菜夫折、购买外洋军火器械价值、正腰站书兵工食、修建西学堂书院洋式炮台、恒春县城垣兵勇营房仓库衙署监狱坛庙祠宇、基隆社寮浮桥平船各工、制造旗帜工料以及一切杂支各款共

银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两零，或循照例章、或接续支給、或购自外洋，恪遵定章先已奏咨在案；均系实用实销，委无丝毫浮冒，应请全数准销。除新收银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两外，尚不敷银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一十六两零。又光绪十六年台防善后报销案内不敷银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两零，统共不敷银四十七万八千五十六两八钱零，实系欠给冬军弁勇光绪十六、十七两年，分薪粮等银；容俟续收十八年起台防经费，即行分别给还」等情前来。臣核覆无异。恳请饬部全数准销，以清款项』。下部议奏。

秋七月庚寅（初十日），薛福成奏：『臣溯查国朝顺治、康熙年间，始严海禁。当时因郑成功父子窃据台湾，窥犯江、浙、闽、粤、招诱平民、胁为死党，寇势滋蔓，沿海骚动，不能不创立禁例以大为之防。凡闽人在番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拏获，即行正法。厥后台湾既平，务在与民休息，不欲生事海外。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卿议定：凡出洋久留者，行文外国解回正法；蒙圣祖仁皇帝特恩，令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准回原籍。雍正六年，奉谕：「出洋之人陆续返棹，而彼地存留不归者皆甘心异域、违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钦此」。乾隆十四年，复奉高宗纯皇帝特谕：「将私往噶罗巴充当甲必丹之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大抵昔日海盗未歼、邻交未订，彼出洋之民，禁之则可以孤寇党、弭衅端，不禁则虑其泄事机；非苛待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自道光二十二年以来，陆续与东、西洋诸国立约通商。英国「江宁和约」第一条：「华、英人民各往他国者，必受保佑身家安全」。美国「续约」第五条：「中国与美国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而「秘鲁条约」及「古巴华工条款」，亦于出洋华民郑重再三：庇之惟恐不周、筹之惟恐不至，每于海外要地设领事官以保护之。诚以今者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寰诸国故已近若户庭、迺于几席，势不能闭关独治。且我圣朝煦濡涵育逾二百年，中国渐有人满之患；遂不得不导佣工以扩生计，开商路以阜财用，顺民志以联声气，张国势以尊体统。盖海禁早弛、风气大开，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前例已不废而自废、不删而自删；非偏厚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臣于光绪十七年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禀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刺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浹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

，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而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臣窃维保富之法，肇于「周官」；怀远之谟，陈于「管子」。民性何常，惟能安彼身家者是趋是附。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俗虽贱视之，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余财。至今滨海郡县稍称殷阜，未始不藉乎此。闽人多富商巨贾，其俗则待之甚苛，拒之过峻；往往拥资百万，羁栖海外，十无一还。且华民非无依恋故土之思也，国家亦本非行驱禁之政也，特以约章初立之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遂使累朝深仁厚意，泽不下究、化不远被；奸胥、劣绅且得窥其罅以滋扰累，为渊驱鱼、为业驱爵，甚非计也。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干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及今而早为之图，尚可收桑榆之效；及今而不为之计，必至忧杼轴之空。查前督臣沈葆楨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旧例一概豁除，曾奉特旨俞允；省具文、裨实政，莫善于此，迄今海内交口称便。出洋华民事同一律，可否吁恳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滋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倚；枝荣本固，厥效匪浅」。得旨：『该衙门议奏』。

癸巳（十三日），调张其光为浙江温州镇总兵、周振邦为福建澎湖镇总兵。

八月癸亥（初四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军机处钞交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一折，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中外通商以来，华民佣工既已任其出洋，岂转禁其回国！同治年间既有美、秘各约载明「华、洋人民前往各国，或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均听自便」之语，是国初旧禁早已不弛之弛。特当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吏胥族邻乃得窥罅滋扰、讹索诬陷，致累朝深

仁厚泽尚未遍被海隅；如薛福成所奏种种积弊，自系实在情形。华人流寓各国，人数滋多；若概禁其遄返故乡，不无缺望。应请如该大臣所奏，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议删改；并由沿海各直省督、抚出示晓谕州县乡村，申明新章既定、旧禁已除。除伪冒洋商包揽货物及别有不法重情者仍应查究外，其余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藉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如此变通办理，庶几上以广圣朝丕冒之仁、下以慰羁旅怀归之念，诚为因时制宜、维持邦本之急务』。得旨：『如所议行』。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一百十四（光绪一百十四）。

九月庚子（二十一日），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卒，予祭葬、建祠；战功事迹，交国史馆立传。

癸卯（二十四日），以黄少春为福建陆路提督。

冬十月庚戌（初二日），邵友濂奏：『查闽省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十一日奉上谕：「发往福建差遣委用之候选知府何澹简胆敢捏造保奖知府官阶，本日已有旨革职拏问、交刑部治罪。该革员业已出京，现已行抵何处？着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浚、卢士杰一体严密查拏务获，派员解部审讯」等因，钦此；当经前闽浙总督臣杨昌浚通飭各属严密查拏在案。兹据代理淡水县知县翁秉钧禀称：「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七日，该县访问革员何澹简来至台北府城、随即亲督差役密往查拏，将该革员获案，讯明实系何澹简，取供附卷。理合呈请奏咨，并请派员解京」等情前来。臣查该革员何澹简系奉旨拏交刑部治罪之人，今既由台拏获，自应派员解部审办」。下刑部知之。

戊辰（二十日），邵友濂奏：『台湾雲林一县，向在林圯埔建治；业经前督、抚臣奏明有案。兹查林圯埔迫近内山，气局褊小；催科、抚字，时有鞭长莫及之虞。前据代理台湾府知府龙景惇转据绅董郑芳春等以林圯埔相距二十五里之斗六地方村落相连、人烟稠密、田土膏润、形势适中，禀请将县治移设该处；当经批飭核议。嗣据台湾府知府陈文騷前往查勘：「该处地属中央，西螺、涂库、他里雾、林圯埔环其四隅，为雲林扼要之区；南至嘉义、北抵彰化、东入山、西至海，道途远近相若，足资控制。且斗六门旧有都司一员，文武同城；遇有会商，亦甚便利。惟城工需费浩繁，现拟暂植竹围并建置四城门楼，以资捍卫。衙署、庙宇一切，亦拟次第兴造。前项工程，先由该处绅富劝办；如有不敷，再请公帑。衙署未造以前，暂以昭忠祠为栖止。至林圯埔地方空虚，应否添设佐杂分防？俟察夺情形，再行妥筹办理」等情，禀由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会同台湾道兼按察使衔顾肇熙详请奏咨立案前来。臣覆查台湾分设行省，事多草创；建治移驻，原为吏治所关。雲林县治，既据该府陈文騷覆勘以移

设斗六地方为宜；所禀各节，亦尚妥洽。似应准如所请。除将林圯埔应否添设佐杂分防并移设县治未尽事宜批司飭府察度情形另行妥议办理暨分咨各部外，所有云林县治移驻斗六缘由，伏乞飭部立案施行』。下部知之。

——以上见光绪「东华续录」卷一百十五（光绪一百十五）。

十二月庚戌（初二日），刑部奏：『据台湾巡抚邵友濂「缉获交拏官犯何澹简奏请送部治罪」一片，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二日奉旨：「刑部知道。钦此」；并经该抚派员押解何澹简咨送到部，当经将「收禁审讯缘由」附片奏明在案，复咨据军机处将何澹简原保、原参各案钞交前来。臣等恭查光绪十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温绍棠奏「遵保人才」等语，候选知府何澹简，着发往福建交何璟、张兆栋差遣委用。钦此」。旋据御史丁振铎、刘恩溥以候选知府何澹简迹涉假冒先后奏参，请飭查该员履历出身有无案据？经吏部查明「何澹简由文童递保至府经历、县丞，有保案可稽；由湖北改指江苏候补，有捐册可凭。独候选知府之案，渺无实据」等因具奏。是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谕：「前据御史丁振铎奏：「翰林院侍读学士温绍棠保奏之候选知府何澹简，仅止捐职府经历」；当谕令吏部查明具奏。嗣据奏称：「该员候选知府之案，查无实据」。兹查何澹简谢恩时所递履历，竟敢将同治六年两次保举从九品、府经历、县丞之案，捏造为保换花翎知府之案；肆行欺罔，藐法妄为，情殊可恶！何澹简，着革职拏问，解交刑部治罪」等因，钦此。钦遵，当由臣部咨行各该督、抚一体查拏去后；现据邵友濂将何澹简拏获解部。臣等以该革员系奉旨拏问之犯，情罪重大，迄今数年始行缉获，当即遴派司员提案严讯。据何澹简供称：系安徽太湖县人；于咸丰十一年投效霆军，随同鲍超管带亲兵。同治六年，因克复广东嘉应州出力案内保举从九品，遇缺即选并赏戴蓝翎。又是年随剿湖北永隆阿捻逆获胜案内保举免选本班以府经历、县丞留于湖北补用，并赏加盐提举衔；随遵例报捐，改指江苏补用。十三年，经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调赴厦门办理防务，复随往台湾剿抚番社。光绪六年，经鲍超调募霆军办理山海关防务，派充帮办营务处；旋经遣散。伊于十年六月间来京，亲友见面，问及是何功名？一时胡涂，以为官大体面，答称系属候选知府。嗣晤温绍棠，询及海防洋务如何办理情形？伊尽以所知而言。温绍棠当加称赏，随于七月初七日奏奉谕旨。恭奉之下，不敢不叩谢天恩。当因温绍棠已误行保称知府，遂于写履历时捏作递保花翎知府；仰蒙召见，亦未敢赴部领凭。旋闻风声不好，赶即出京前往福建；适海口封禁，未能到省。又闻被参，一时行止无措；回京则畏罪不敢前，立功则效命无其地。浮沈数载，实负圣恩；平夜自思，罪何可恕！

本年秋间，闻得台湾生番不时出没，该处商务、防务、垦务、洋务诸需布

置；遂即前往，欲图效力赎罪，致被拏获等语。臣等查何澹简并未保有知府官阶，温绍棠既非与之熟识往来，何至以候选知府率行列保？其中难保无请托贿嘱重情；复饬严讯。该革员坚供：实止向亲有妄称官大、希图体面，温绍棠初次见面，未经详查，遽行入奏：是以于呈递履历时未敢声明，委无朦胧营保情事。检阅吏部查覆案据，悉属相符。臣等复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亲提研鞫，该革员坚供如前、案无遁饰，应即拟结。律载：「诈假官者斩、监候」等语。此案何澹简原系由文童递保府经历、县丞，因向人冒称「候选知府」，致温绍棠误以知府保荐。该革员捏造「递保花翎知府、奉旨允准」奖案缮递履历，固与平空诈为制书者不同。第明知所保官阶错误，并不据实呈明，希图朦混；诚如圣谕所云「肆行欺罔、藐法妄为，情殊可恶」！伏查诈为假官，例以造有凭札者为重、无凭札而意图诈伪者次之；但系图骗一人、图行一事，犯该军流者即应拟绞。该革员所犯，较之图骗一人、图行一事者情节尤重。虽未造有凭札，惟既经钦奉谕旨发往福建，该革员即于召见之先捏写履历呈递以实其事，较之伪造凭札看情亦与异；仍应按律问拟。何澹简合依「诈假官者斩」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事犯在光绪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恩诏以前，应不准援免；系官犯，仍恭候钦定」。上谕：『刑部奏「审明革员假冒官阶按律治罪」一折，官犯何澹简肆行欺罔、藐视妄为，着依律斩、监候，秋后处决，以昭炯戒』。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十六（光绪一百十六）。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夏五月壬寅（二十六日），邵友濂奏：『查台湾雲林一县，向在林圯埔建治。嗣因林圯埔迫近内山、气局褊小，经臣奏请移驻斗六地方，声明林圯埔应否添设佐杂分防？批司饬府察度情形另行妥议办理；奉部覆准，并将县治移驻日期由司详咨在案。兹据台湾府知府陈文騷查得：林圯埔虽非居中扼要之区，第地近内山、宵小最易藏迹，亦不可过于空虚；且近来该处脑务日盛，各脑丁等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民情又复强悍，难保不滋生事端。现移县相距离二十五里，恐有鞭长莫及之势；似不可不添设佐杂分防，以资弹压。拟请添设县丞一员，名曰「雲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举凡窃盗、赌博等案，俾可就近查拏，实于治理有裨。所有缉捕界址，即以附近之沙连、西螺、海丰、布屿四保归该县丞分防，余境仍由雲林县典史管辖；并可將雲林县旧署作为县丞衙门，毋庸另建。该县丞并分征钱粮，其廉俸、役食等项悉照彰化县鹿港县丞之例，由雲林县在于征收钱粮「存留」项下开支。至应定何项缺目并未尽事宜，另再妥议办理。详由台湾布政司唐景崧等转请奏咨颁印发领，并声明俟奉部覆准后再行遴员前往署理等情前来。臣查林圯埔地方空虚，既据该府查明拟请添设县丞一员分别缉捕，实为因地制宜起见；似应准如

所请」。下吏部议奏。

六月癸丑（初八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邵友濂请调南洋兵轮三、四艘赴台协助，当令刘坤一酌派备用。兹据电奏：「南洋兵轮不敷分配，拟调「南琛」兵轮及「威靖」运船两号前往，台防恐难得力；请于北洋、广东再调数号赴台」等语。着李鸿章电商李瀚章酌量派拨』。

己巳（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着谭种麟饬令酌带兵勇前往台湾，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务』。

辛未（二十六日），邵友濂奏：『查台北府属大嵙崁地方在南雅山下，宅地奥衍山，环绕丛冈。北距淡水县治七十里、南距新竹县治一百二十里，辖隶淡水；实为两县沿扼要之区。光绪十二年间，前抚臣刘铭传请派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事务，曾以「南雅地方可分一县」奏陈圣听在案。该县自开办抚垦以来，民番交错，久成市镇。近年茶叶、樟脑萃集于此，商贾辐辏，生业日繁。且地逼隘防，又值历年用兵之后，奸民、游匪出没靡常；弹压稽查，在在均关紧要。若照前抚臣原议分设县缺，则粮额并无增益，转多分疆划界之烦；若暂事因循，则淡水县远附府城，又苦鞭长莫及。是非府佐分防，不足以资控制。节经委员会县勘覆，批饬司道督同该府核议，拟请派分防同知一员管束社番兼捕盗匪，作为「冲、繁、难、调」要缺，名曰「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以淡水、新竹两县沿山地界归该同知管辖。所有民番词讼、窃盗、赌匪等案，准其分别审理拏禁；遇有命、盗重案，就近勘验通报。自徒罪以上，仍送该管县审拟解勘。辖内疏防案件，照督缉例开参。如蒙俞允，应请饬部先行颁给「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关防，俾昭信守。至该同知应支养廉，拟请按照基隆同知年支银八百两，由司给领。其廉额俸银，应照例支银八十两；并照澎湖分防通判请设各役四十九名，年支役食银三百三两八钱；编入淡水县「存留」项下动支。据藩司唐景崧会同台湾道顾肇熙详称请奏，并声明勘建衙署、募设书吏应由添设之员察度办理等情前来。臣覆加查核，系为因地制宜起见。是否有富？谨恭折具陈』。下部议奏。

癸酉（二十八日），谕军机大臣等：『邵友濂电奏已悉。林维源，着准其留办台湾团防事务』。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光绪一百二十）。

秋七月乙亥朔，谕：『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迭次派兵前往勘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

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八月壬戌（十八日），福州将军希元卒，予祭葬、准入城治丧，赏其子世枢主事。

癸亥（十九日），以庆裕为福州将军。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一（光绪一百二十一）。

九月庚辰（初七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台湾巡抚刘铭传，驭军有法，卓著勋劳。六月间因日人肇衅，特旨起用。旋据电覆：因疾未能赴召。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前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前抚忠勇素着，谅不致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遵旨启行日期，先行电闻』。

以程之伟为福建陆路提督。

戊子（十五日），调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唐景崧署福建台湾巡抚。

冬十月戊申（初五日），召刘坤一入觐，调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乙丑（二十二日），以边宝泉为闽浙总督。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二（光绪一百二十二）。

十一月戊子（十六日），以程文炳为福建陆路提督。

戊戌（二十六日），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会议和局。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三（光绪一百二十三）。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春正月己卯（初七日），福建台湾凤山县旗后南岸炮台火药失慎。

丁亥（十五日），谕军机大臣等：『邵友濂奏饬聂缉规驰沪办理台湾后路转运；着暂缓来京陛见』。

辛卯（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

往日本会议条款。诂日本意存延宕，藉敕书有「请旨」之语，谓非十足分际，不与开议，送回长崎。迨令田贝再电询问、乃又答云：「无论何时，可以再行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着之员给与十足责任，仍可开办」等语。现在倭焰鸱张，畿疆危偪，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绩久着，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王文韶署理。李鸿章着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该大臣当念时势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尽匪躬之义；谅不至别存顾虑，稍涉迟回也。起程日期，并着即行电闻，以杼廑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二月己酉（初七日），李鸿章奏：『臣钦奉谕旨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当即趲程晋京，仰蒙召见三次，诲示周详，莫名钦感。连日据美使田贝函称：「日本来电：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先允偿兵费并朝鲜由其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即无庸前往」等语。迭与王大臣等会议，均以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当经总理衙门函覆田贝，以「日本电内欲商各节，均有此全权责任」；尚未接准覆电。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窃以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至于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英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详阅日本致田贝两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为已得之利；而断断争执，尤在让地一层。惟论形势则有要散，论方域则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即有碍难允许者。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所虑者，会议之初，先议停战，西例只有议停数日或一、两旬之案；设磋磨未定而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至兵费虽允偿还，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其所云「日后日本想有别事应行整办」，包藏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軫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敌情最为凶悍，倘于臣将行之时、既往之后，遽以大股北扰，应如何密为筹备之处？圣明自有权衡；此则区区之愚，尤不敢不预为顾虑

者也。臣俟日本覆电定在何处会议，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轮东渡；再求面聆训诲，俾有遵循』。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遵旨与日本议约，预备大略情形」一折，据称：「倭人注意尤在让地一层，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等语。此次特派李鸿章与日本议约，原系万不得已之举；关系之大、转圜之难，朝廷亦所洞鉴。该大臣膺兹巨任，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通筹全局，即与议定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实有厚期焉。将此密谕知之』。

庚戌（初八日），出使日本议和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回国。

乙卯（十三日），张之洞因台湾孤危，拟向英借巨款，以合作押，冀英保台；若仍不允，或更许以在台开矿一、二十年：由电奏陈。得旨：『台湾作押借款藉资保卫一节，有无确实办法？着详细电覆』。

己巳（二十七日），日人取我澎湖。

庚午（二十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三晨抵马关，倭派全权伊藤、陆奥亦至，约期会晤。二十四申，齐集公所，互阅敕书妥协。伊、陆言住船不便，请移寓公馆，预备整洁；允明日暂移，以便就近议事。函请先停战，意似游移；约二十五再会晤，并开所索条款，容续电闻。伊藤言：别来十年，中国毫未改变成法，以至于此；同为抱歉！探知前六、七日有运兵船多只出马关，约五千人，云往澎湖、台湾；确否？辽、藩、榆关军情若何？乞示。请代奏』。又电：『顷会议，伊藤等交到停战要款云：日本兵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所有城池堡垒，我军驻各处者应将一切军需交与日本军队暂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由日本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军事费用应由中国支补。如允以上各节，则停战限期及两国兵驻守划界及其余细目再商等语。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伊限以三日即覆。又询所索条款，伊谓已预备；俟此议复到，再给阅商。看来昨添调出口之兵，仍恐赴北，将分攻榆关、津、沽；请密饬各军严备堵剿为要。乞代奏，速候电覆』。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两电均悉。第二电中未载辩论之词，不知日内又有续议否？阅所开停战各款，要挟过甚。前三条，万难允许；必不得已，或姑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但恐祇此一事仍难就范；昨令奕劻等与各公使面商，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可告以中朝既允议和，无不推诚相与，可允必允，无须质当；其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一节，可以允许。若彼仍执前说，则以难允各条暂置勿论。而向索和议中之条款，务将朝廷「诚心议和」之意切实讲论，婉与磋磨；总以先得议款为要。与有辩论，续电撮要以闻。各国公使中，俄、德、英三处均已致电本国矣。再，此和款尚未交到，李经方熟悉彼中情形，谅能得其底蕴；宜如何密筹釜底抽

薪办法，使和议不至中梗？应飭该员尽力为之。此数日内，各海口尚无警信；该大臣电末数语大意，已谕刘坤一、王文韶知之』。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二百一十四（光绪一百二十四）。

三月壬申朔，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向索议和条款，允于明午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鎗对鸿狙击，中左颊骨，流血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伊藤、陆奥均来慰问，姑令洋医调治；此事恐不能终局矣。再，伊面称现要攻取台湾，并闻。请代奏』。又电：『昨夕面伤稍苏，即致伊藤等：以「遇兹可悼之事，翌午不能会议，面聆约款；拟令李经方届时代往晤索」。顷陆奥来寓晤经方问疾，交到覆函称：「因此凶虐狂悖之事，万分忧愁；举国上下，皆抱此情怀。该大臣等应先奏明日皇，难免稍有担延；俟可以知会李参议，当迅速照办」等因。并据密称：「伊藤今早俟日皇派来御医诊伤后，已乘轮亲赴广岛禀商，后日可回。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临行复云：「请宽心养伤，中、日战事将从此止」等语。无论是否确实，语尚近情；原拟条款，或冀少减，稍迟亦必送到。鸿受伤时，昏晕輿中，血满襟袍，元气大伤；幸部位恰当颊骨，若上下半寸，必即致命，实仰托圣主洪福。诸医诊视再四，子嵌骨缝，碍难取出；皮肉医痊，约须月余。现惟静养，俟和款送到，再力疾妥议，随时电闻。凶手已得，俟其讯有端倪，令伍定芳前往看审，促令重办。再，顷陆奥送日后电旨：「因李中堂受伤，特派看护妇两名带亲制之绷带前往」云。请代奏』。上谕：『李鸿章二十八未刻电及李经方酉、戌两电均悉。览奏殊深骇愕！事机不顺，竟至于此！李鸿以逾七之年远使异域，受此重伤，医药能否应手？苏醒之后，精神脉气如何？鎗子能否取出？軫念之怀，刻不能释。着李经方实时电覆。和议条款允于今午面交，若该大臣不克亲往，盼其将条款先行送交，即日电达。此节彼已经面允，即封送前来，亦与面交无异。彼正在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理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狙击一事，是否出自党人，抑别有指使？设法确探以闻』。

甲申（十三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未正，日本交到缔和条约，订明第四日内未正回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等因。第一款：清国认明朝鲜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对清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第二款：清国约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第一、下开划界以内：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流以抵三叉子；从此向迤北画一直线，抵榆树底下；从此向正西画一直线，以抵辽河；从该线与辽河交会之限起，顺该河流而下以抵北纬四十一度之线；再从

辽河上画线起，顺北纬度以抵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之线；再从北纬四十一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两线交会之限，顺此经度以至辽东湾北岸并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盛京省诸岛屿。第二、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第三、澎湖列岛——散在于东经一百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交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界线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清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国作为赔偿军费。该赔款分为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一万万两，嗣后每次交五千万两；第一次应在本约批准交换后六个月之内交清，所余四次应与前次交付之期相同或于期前交付。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交换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国准清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田地，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宜视为日本国臣民。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清国境内者，订于本约批准交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清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下开各处：盛京省奉天府、山东省威海卫。日本查收本约所定应赔军费第一、第二次之后，撤回占守奉天府军队；末次赔款交完之后，撤回占守威海卫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交换以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所有日本军队暂行占守一切需费，应由清国支办。第十款：本约批准交换日起，应按兵息战云。科士达拟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现日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其最重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能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与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勿庸告知各国，恐见其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云云。鸿按：第六款重订通商新约节目甚多，并添开口岸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皆各国愿望多年不可得者；容即续电。请先核明代奏详示」。又电：日本和约第六款：「日、清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清国约俟本约批准交换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清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交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

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清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清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照办：第一，现清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等。所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直隶省顺天府，二、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三、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四、四川省重庆府，五、广西省梧州府，六、江苏省苏州府，七、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长江驶进洞庭湖，溯入湘江以至湘潭县；三、从广东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四、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日、清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清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运进清国各口一切货物，随办理运货之人——若货主之便，于进口之时——若运进之后按照货物原价输纳每百抽二抵代税；所到地方，勿论政府官员、公举委员、私民公司及有何项设立之名目为何项利益，所有课征、抽税、钞税、杂派一切诸费——勿论其根由名目若何，均当豁免。日本臣民在清国所购之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一经声明系为出口、以至由口岸运出之时，除勿庸输纳抵代税外，亦照前开所有抽税、钞课、杂派一切诸费均当豁免。又，日本船只装载清国内地所需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运贩清国通商口岸，一经输纳口岸通商税钞，除勿庸输纳进出口税外，亦照前开所有抽税、钞课、杂派一切诸费均当豁免。但遂时所订洋药进口章程，与此款所定毫不相涉。第四，日本臣民在清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借栈房存货，清国官员勿得从中干预。第五，日本臣民得在清国输纳税钞及规费可用库平银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国官铸银圆照公定之价输纳。第六，日本臣民得在清国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止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清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清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国臣民运入清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免，亦莫不相同。第七，清国约博采专门熟练者之说，务速浚黄埔江口吴淞沙滩，虽在落潮时亦须足二十幅深，永勿任其阻塞。若遇上开让与各节内有更须订定章程者，应于本款所定通商行船约章内备细载明」云。请飭总署迅速酌核应准、应驳之处，或摘要密商赫德速覆，但令不得告知各使。又，第九款「本约批准交换后，两国应将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清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或置于罪戾。清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战之间所有关涉日本

国军队之清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云。此条似可酌准。请代奏」。又电：「昨将驳覆说帖送交伊藤等，今午接覆信称：「所交说帖，并非和约底稿；逐条覆答之词，亦未将中国所欲允之意说明。用兵以后所索之款，非寻常议事可此。望即将约款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勿再延缓」等语。鸿查说帖大意，于让地一节，言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款一节，言中国财力短绌，万办不到，非大加删减不可；通商权利一节，言子口半税减为值百抽二并将一切税钞豁免，与各国定章不符。又，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亦难准行。以上已摘要登覆；而彼嫌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仅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若欲和议速成，赔款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停战期祇剩十余日，事机急迫，求速代奏请旨示覆为幸」！上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李鸿章十一日电奏，已将让地一条由该大臣决定取舍电覆，赔费、通商各节应行磋商之处亦大概谕知。兹复据十二日申刻电奏，所交说帖但云奉天南边割地太广，而于台、澎如何置辩并未叙及，电后又称「让地恐不止台、澎」；究竟说帖数千言中及面晤伊藤等时曾否辩论及此？电语殊觉简略。总之，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一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该大臣接奉此旨，一面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覆；一面遣李经方前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一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彼信中原有「某某款不允」之语，不嫌反复辩驳也。停战期迫，该大臣伤病未痊；似与之商议展期，在我亦属有辞。着李鸿章酌量办理』。

丁亥（十六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元申两电，奉旨敬悉。前据伊藤等专员来称：须先将某款应准、应驳逐条切实声明，送交阅核，方能约期会议。现已据鄙见将原约各款酌改，而将让地、赔费两款提出，另函请订期会商；并将拟驳原约各节，详细登覆——另备节略，一并于今晚送交。俟其回信如何，方能面议。澎湖已失，昨接唐抚电：「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旨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赔卖一节，前说帖、今节略内均将「力难多措」实情告之；而伊等十二函覆，竟称「

中国自家为难之处，并不在此次应议之列」，狡强可知。通商一节，前、后节略均令将税则照各国一律，添口仅先允重庆一处；余俟会议时再酌。停战期迫，二十日后相机商展；若彼不愿议和，恐难多展耳。至蒙垂询伤病情形，伤口已渐生肉、精神尚可勉支；惟眠食俱减，未能照常。若订期会议，当密授机宜，令经方代往。元酉电，遵告知伊藤等；但原约并未能禁日船游弋海面。请代奏』。又电：『前电甫发，伊藤专人请经方到寓密谈。谓此次停战，由伊力持乃允；各武员预备兵马、粮械齐足，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现期已迫，断难再展。经方即将现拟各款大略告知，惟让地、赔费两项须俟面议再定。伊谓「此二款最为紧要，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做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该国已用兵费实系太巨，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此我国上下文武熟商而定，特据实密告」。经方与反复辩驳，毫不松口；属将「此两款如何还价切实声明，方可再行会议。倘中朝嫌我开价太大，不欲商行，则我国另有办法。时日甚迫，限于明日回信，勿再迟延误事」等语。经方祇得将原拟约款节略，带回另办。鸿再四筹思，时迫事急，姑据鄙见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俟后再说；较之伊所划经纬线界，已少大半。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赔费，即遵电谕以一万万应之；明日再将约稿送交，看其能否转圜，会议后再详晰电奏。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外，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祇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四日、十五日电均悉。所称「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李鸿章于此事通筹熟计，全局在胸；驳论允许，皆有步骤：于朝廷规画之艰，庶能深相体会。阅之，稍慰系怀。至请预示允添之处，却难实时悬定；仍在李鸿章相机因应，视其情词缓急以为迎拒之方。彼既垂涎金州之矿，台湾此利尤巨；该大臣现与力争，两处土地能允固善，必不得已，或许日以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此姑备一说，无非为保全境土起见。伊藤口气虽紧，殆为武员所迫；观其相邀密语，究似尚可与言。总应以中、东唇齿大局攸关，毋令西国攘渔人之利；所索条款往返磋磨，正为将来不肯爽约、永保和局地步。令李经方将此意向其反复开陈，毋因无益费词，遂尔中止。停战展期，仍当以「伤病未愈」据情与商。陆奥知照鞍山站一事，已电谕长顺等通饬各营勿得违约生事矣』。

己丑（十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申正，伊藤约同会议，言停战期迫，业将约款酌减改定，万勿再有移易。内开：一、让地划界，从鸭绿江口起，溯至安平河口；又从该处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市邑皆包括在界线内，并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盛京所属各岛屿

。又，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又，澎湖列岛，照英国东经一百十九度起以至东经一百二十度及北纬二十三度起以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鸿查所划界，宽甸已不在内，营口至金州均在界线之内。一、中国将库平二万万两赔偿日本军费，分八次交清。第、第二次各交五千万两，在本约批准交换后起，每六个月交清一次；其剩款约六年内分交，仍按十二个月算交一次。又从交付赔款第一次起，未经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中国无论何时，可将应赔之款全数或几分交清，照算免息。一、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威海卫。又于所订第一第二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交换后，两国政府商定办法，将通商各口关税作为剩款本息之抵押，日本允撤回军队；倘不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交换以前，虽交清赔款，仍不撤回军队。所有日本军队占守一切需费，应由中国支办。以上三条，伊藤声明「此系文武熟商、再三核减尽头办法，请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而已」。鸿与反复辩论两点钟之久，毫不活动；看其口气过紧，未复申论营口为通商口，万不能让。伊云：「兵力所得，举国咸争，我亦不能让」。鸿云：「台湾日本兵所未及，何不能让」？伊云：彼水陆云集，无虑终不能得；应请早让。赔款二万万，鸿劝其再减五千万，亦坚不允。似此乘胜贪横、悍然不顾，实非情理能喻。伊请三日回信，「倘不准，定即添兵；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再，东文约条尚未细翻，大致于通商添口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已减三处；原约第三条税则，亦自删去。余俟查明续电。望速核酌电覆为幸！请代奏」。又电：『顷细翻伊藤昨改订第六款，通商除删去顺天、湘潭、梧州添口外，余四处照旧。苏、杭生意，允已归沪，似无甚碍。又将原约通商第三条所称进口、出口每百抽二抵代税概行删除，系因连日辩论通例正半税不容减改，故自行删去；而将第四、第五、第六原条向前移置，其第七条疏浚吴淞江亦删。现约通商共祇五条，可无甚驳改。又，原约第八款留军占守奉天府亦经驳删，仅暂占威海卫一处。其留军队需费，议在偿款内总算；伊仍不允。应俟事定，询明人数再议。再，谏电奉旨敬悉。金州已据，固难争回；彼垂涎台湾甚久，自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伊等骄狂太甚，屡以西人攘利开导，毫不为动；经方亦无能解说。英已坐视，未知俄廷意见如何！请代奏』。又电：『顷接伊藤函称：「昨呈所改约款，实系末尾尽头办法，务祈四日内切实回复。前交节略所称中国为难情形，我已细看细想，故跌至无可再减之处。赔款减三分之一，分期交款较长；留军占守，减去奉天一处；赔偿剩款抵押，不指地而指关税、不提内地厘税、不提挖吴淞：此皆使中国易于筹款，便于偿费。又，减少奉天前索地界。设战事日进

一日，将来无所底止；到那时再行议和，断不能如此便宜」等语。鸿思所索各款，惟台湾日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然伊昨面谈，语已决绝；今又来此函，似是「哀的美敦」书。应如何应付之处！伏候速示遵办。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三件均悉。日本续送改定酌减条款，虽通商各条所争回者甚为有益，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前电姑许矿利，该大臣虑其不允；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着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益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

辛卯（二十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啸电，奉旨敬悉。伊藤十七晚送到「哀的美敦」书，词已决绝，无可再商。昨虽覆函略加驳论，必置不理。即使会晤再行磋磨，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一岛两国分治，口舌既多，后患亦大。至奉省割界至营口，牛庄已不在内；营口水利岂能遽舍！此皆不妨辩论及之，实恐难望转圜。且停战第六款内称「如期和议决裂，此约亦中止」云；若议不合，必至决裂。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并令法、美观战探事人随队往前敌，其意可知；恐非即与订约不可，不得不先奏明』。又电：『顷派伍廷芳往伊藤处告知：总署已电饬前敌将帅勿再违约。据伊面称：华军不谙公法，动辄妄为；恐不待停战期满，已先开仗。并催允定和约覆信，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语。是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十九日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甲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其文曰：『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

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陪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认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

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免，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战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另约：『第一款，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行驶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第二款，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在距上开划界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第三款，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即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此另约所载条款与加载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五（光绪一百二十五）。

夏四月壬寅朔，谕军机大臣等：『新定和约条款，刘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两，皆万难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屡胜，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设竟决裂，则北犯辽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连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持论颇正；而于沈阳、京师二地重大所关，皆未计及

。如果悔约，即将决裂；苟战不可恃，其患立见，更将不可收拾。刘坤一电奏云：「战而不胜，尚可设法撑持」；王文韶亦有「聂士成等军颇有把握，必可一战」之语。惟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立断。着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

丙午（初五日），谕军机大臣等：『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民呈递血书，内云「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从与否则否；又云：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着李鸿章再行熟察情形，能否于三国阻缓之时，与伊藤通此一信，成豫为交接地步；务须体朕苦衷，详筹挽回万一之法，迅速电覆』。

庚戌（初九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夜间接伊藤初八戌初英文电开：「中国政府请暂缓互换批准互约一节，当经日本政府答以无论因何情形，互换批准万不能缓；且因缔结两国和好，互换一节更不容缓。并经告明：如以俄、德、法三国请改约款为虑，则互换之后更易商改。向来办法，系属如此。日本全权大臣于限期互换之前，必到烟台。今为两国有益起见，本大臣特此反复丁宁电告贵大臣：务请将此批准条约于续展停战限期未届满之前即为互换，是为至要。伊藤博文自日本西京发」云。田贝想亦接覆电。昨奉庚电，知和约已奉批准。日本既不肯展缓，十四期迫，应由鸿即覆伊藤「已批准，派员如期互换；应请速派全权大臣前来」。现飭留「公义」商轮在津守候，计由津出沽口须一日，又一日夜至烟台；必须十二日到烟台布置一切，以便会商互换，庶无贻误。请代奏』。军机大臣等奉旨：『着派三品卿衔升用道联芳与伍廷芳同往烟台换约』。

辛亥（初十日），谕军机大臣等：『前谕王之春与法外部密商保台办法；本日据唐景崧电称：「接龚照瑗电，法外部告照瑗云：须中、法先立一约，云台、澎有交涉事为法作保护之据」。已谕总署密询施阿兰，曾否得本国信？如何切实保护，俾日本不至另生枝节？并着王之春、龚照瑗与外部迅速密商电奏，候旨办理』。

壬子（十一日），谕军机大臣等：『张之洞电奏已悉。主之春所商一节，已经总署告知法使电其外部，尚无回信。着该督电知王之春，仍探问法廷如何办理？电闻；并令庆常帮同办理。此事切须秘密，以免别生枝节。龚照瑗着仍回英国，以免两使之疑』。

甲寅（十三日），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因病乞休，允之。

乙卯（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已接三国覆信，着伍廷芳、联芳即

与日本使臣换约；政府照会二件，面约交付。昨商展期，已由田贝电日本作为罢论』。

张之洞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利害，显然可见；中外诸臣均已恳切陈奏，无待渎陈。其中如旅顺不肯交还及威海、刘公岛、天津驻兵各条，尤为可骇！查旅顺、威海乃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旅顺、刘公岛常驻倭船，天津又驻陆兵，近在肘腋；旅顺岛、津沽、山海关皆一日可到，烟台尤近。彼日肆要挟，稍不满鈇，朝发夕至。且倭约各条，贪苛太甚。台湾民悍，不甘属倭，必然启衅；各省军民必致痛哭深怨，断不甘心。稍有枝节，彼即谓不依条约，立刻生事；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倭性凶狠，不同西国；其祸岂堪设想！查要挟各条之害，圣明岂有不知！朝廷所以勉为和议者，不过为保全京城；姑冀目前粗安，徐图补救。若照倭索诸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报有「与中国联合以备战守」一条，大约是为中国经理各省机器、制造铁路等事，尤为险诈。查购买洋械，本难常恃；幸各省尚有数局可造鎗炮、弹药，稍资接济。经此倭事，创巨痛深；正须急筹巨款，竭力扩充，运兵铁路亦须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预，则内地军火运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师既不能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且倭驻旅、威，则自辽阳以至威海、荣城周围三千里，处处水陆皆须永远设防，所费太巨。当此赔款巨万之际，防费将从何出？至苏、杭织造丝绸，川、楚织造纱布，则各国亦必效尤改造土货，中国工匠生计从此尽矣。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威海弃则京畿无屏蔽、商民贫则军饷无来源；各国欺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恐系大学士李鸿章昏迷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许。窃维遣员议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顾全大局之苦衷；洞虽愚昧，亦知仰体，断不敢为大言迂论以渎宸聪。所虑者京城不能安，和议不能成；不论远患，先有近忧。伏望圣明熟思深察，敕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以候圣裁。但此时总须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无论英、德、俄酬谢若何，去中国较远，总较倭患为轻。此须先请各国公同告倭，令其停战，以便从容议办，尤为紧要。迫切上陈，万分惶悚！请代奏』。又电：『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占地而已。所有弃台、旅之害，威海、刘公岛驻兵之害，「与中国联合备战」之条之害，二十六日电奏已详陈。近闻通商条目、赔款限制，尤其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倭在华制造土物一照洋货纳税，各国效尤，如不

能拒，厘金亏矣。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口洋税空矣。今借款系赫德一手经理，专借英款；将来无论如何搜括，亦不能还清，英国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贫极则生乱，厘款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远不撤，京城亦无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国援例要挟，动以窥伺京城为词，更不能拒；后患不可胜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废约；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俄国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机恳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须予以界务、商务实利。窃思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此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飭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有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外洋通例：若此两国有联盟密约，有战事即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现有兵船三十余艘在中国海面、英有兵船二十余艘在中国海面，俄、英两国祇须有一国相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余。其船或开向横滨、长崎，或径趋广岛，或游行南北洋；兵船一动，倭气立沮。倭极畏西洋，断不敢与俄、英开战。若俄、英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拒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同一弃地，而画分新疆西域可保紧要之威、旅，兼存膏腴之台湾，且可尽废一切毒害中国之约；权其轻重，利害显然。且辽东、旅顺，国家根本；既而开拓藏卫，大定则在乾隆中叶：先后缓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湾割弃，威、旅驻兵，咽喉之病也；内地处处通商，赔款力不能还，心腹之患也。西域边远，髀骨之损也。盖英、俄本强，然历次条约尚无吞并中国之意；即以重利酬之，于彼有益、于我尚无大损。倭专心欲害中国，正苦饷力不足；若此约允行，则从此既强且富，是我助以专噬中国之资矣。至倭约各条，处处包藏祸心；而字句巧黠，意图含混。尤望将和议各条发交王大臣等细心阅看，自知其间之毒谋矣。此因和议已许割地，故拟为此权宜转移之策，冀以救急纾祸。忧愤迫切，仰候圣裁！请代奏』。又，都察院代奏道员易顺鼎呈称：『臣风闻出使日本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称：倭船廿余艘将出广岛，若不定约，即将犯京；请割辽东、台湾两地予倭，并赔兵费二万万。为保京计，不得不然；业经定约画押等语。此外条款，不一而足；人言啧啧，似非无因。微臣迫于杞忧，未敢缄默；谨就见闻所及，不避斧钺，披沥陈之。溯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与外国凡三次用兵：一曰咸丰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绪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

，尤为我朝中外大局绝要关键。其时发、捻纵横，寰区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终日，而海外各国亦复同时生衅。英、法合从，兵临城下；僧格林沁败于津沽北塘、胜保退于朝阳门八里桥，曾国藩、胡林翼诸人勤王之师缓不济急。敌骑长驱直入，京师不守，宗社几危；时势艰难，殆有百倍于今日者。假使各国要求土地，恐不能不听容所为。乃当日讲和，不过立约通商，稍偿兵费而已；初未闻割尺寸之土地也。若庚辰之役，俄据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业已擅许；而疆臣左宗棠等坚欲索还，抗兵相加，大局几将决裂。然不久即和，仅偿款数百万卢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并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宁波、扰台湾、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骚动；滇、粤边防战事之棘，不亚今日。然不过让以越南而已，未尝于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试即今日之事与昔日之事相衡，敌虽强，未必出于英、法、俄之上；事势虽急，未至于庚申之危。彼不过虚声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缓须臾与之再战，或再迟数日而后定议，未尝不可。即不然，偿以兵费数百万亦未尝不可。即不然，许其比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开设码头，亦未尝不可。而皆不出此，赔款至二十千万犹以为不足，竟举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余里之地开门而延寇、拱手以与人，何其畏倭人甚于畏英、俄、法诸大邦，重辽东、台湾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粤荒徼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为万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论，其不可有三；以势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创业于前、子孙守成于后，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试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缔造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之经营台湾，取之如此其难；而弃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迩，陵寝攸存；坐使长陵坏土自我而变为边界，皇太后、皇上将如列祖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闻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岛国之事。玉斧划河、珠崖弃郡，若非瓯脱，即系石田；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书于史册，辱甚燕、云！坐使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此理之不可者二。辽东、台湾之民，或本从龙、或由向化，食毛践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今乃属于他人，俨成敌国！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独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辽东者，北洋之藩篱；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天下畏盗之人，必求远盗；未有揖盗于门内而求其不发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远虎），未有纳虎于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见奉、锦、登、莱一带不复能立锥，江、浙、闽、粤各疆不复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饷械无以接济而海运即穷，战守无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此势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湾，俄人蓄谋辽东，岂

伊朝夕！况各国狡焉思逞之计、贪得无厌之怀，谁不欲拓境开疆，因时取利！今见倭人以一举手、一启口之劳而得地如此多，获利如此厚；虽云无故，亦必生心。倘群起效尤，则中国虽大，恐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然此犹他国也；即以倭事验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难民为生番所杀，藉端挑衅，兵抵台湾；当时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怵之以威，反以数十万金赔款了局。彼见中国易与，始渐轻视中国而谋益迫、势益骄；推其得陇望蜀之情，曾何已极！此日之厉阶既皆由于昔，他时之欲壑恐更甚于今，中国将来必无可存之地：此势之不可者二。自军务平定后，谋臣猛士多就雕零；千百之中，仅存什一。此次征求宿将、招集旧部，士马精壮已有可观；乃甫聚又将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复聚。且所练之新军劳费几何？练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将临时另练；所购之新械劳费几何？购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须临时另购。今日尚不能战，以后岂复有能战之时！再阅数年，一有缓急，求如今日之将与兵且不可得。宿将旧部，消磨既尽；新募者未经战事，使当大敌，中国将来必无可可用之兵：此势之不可者三。赔款至二万万之多，不知从何搜括？又不知搜括净尽之后尚有应办之务，必需之款何所取资？夫使赔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犹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务仍不能不办、兵饷仍不能不需、铁路仍不能不修、驿车仍不能不设，入款则有减无增、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论，而彼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欲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抱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中国将来必无可筹之饷。此势不可者四。长白、鸭绿，为祖宗发祥鍾灵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为国家植根归宿之区：地利既多，民气亦厚。当此强邻环伺，正宜乘时经略、加意保全；较之台湾，尤关紧要。一旦辽东为倭人所有，则俄自北侵、倭从南袭，不数年内，其民与地皆将折而入于俄与倭；东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谋生、又不习斗，一朝有事，而东三省已不能归；退则为倭寇所草菅、进则为乱民所蹂躏，中国将来必无可保之旗民：此势不可者五。台湾一省，饶富著称；近来文教振兴，更已变椎髻为衣冠、进侏儒于礼乐。其士民皆爱君亲上，好义急公；而林维源身为民望、官列京朝，势不能以家委敌。况嘉义（原文为「彰义」）之名出自纯皇帝所赐，台人固必思义而顾名，皇上又乌可数典而忘祖！至于辽东之为丰沛乡里者，更无论矣。民情何常之有！亲之则亲，疏之则疏；向之则向，背之则背。虽厚泽深仁已浹于祖宗之世，而先畴旧德不保于孙子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体！倭既据我内地，且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者必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弩弱者必为倭鱼肉。行见流民无所依归，而西晋雄、特之祸起；奸民相与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生。驱鱼为渊，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民：此势之不可者

六。以上各节，不过掬臣所私忧窃虑，粗举大端；而其祸变相寻，尚有不胜枚举者。以理言之，是非则如彼；以势言之，利害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见李鸿章行事不谦人心，尚疑其别有苦衷，代为原谅。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术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所谓「臧孙纻虽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且辽东、台湾并割予倭，臣以为穷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愿亦未尝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则何不径取辽、滹以索登、莱，径取台、澎以索闽、厦：囊括席卷，彼岂有所恤而不为！如其始愿尝及此，明知辽东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见。不谓有李鸿章焉，为虎作伥、教猱升木，于是倭不啻取怀而予、操券以偿！盖倭力不及此而李鸿章之力能及此，倭愿不及此而李鸿章之愿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鸿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充饷；其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假使凭依城社、窃据津涂，张邦昌、刘豫之事不难立见。我朝贻谋之远、立法之善，为前古所未有；当此之时而欲以岛夷入主中国、以人臣攘执太阿，盖亦戛戛乎其难之！不图天地跃金、阴阳铸错，于倭生一睦仁、于中国生一李经方，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俱成头角，各长羽毛。腐木虫生，履霜冰至；今日此事，尤为中国污隆、本期兴替一大关键。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沧海之横流，所为涕泗洑澜而不能自己者也。虽然，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在李鸿章，固以为舍己别无他人、舍此别无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窃于此策之外为朝廷敬画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鉴；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国君死社稷」，乃指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愤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国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仅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又何所讳！宅中建极，莫若太原五台。经累期巡幸，供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轨可溯：其善一。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止从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其善四

。河、汾、太原，表里山川；其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来；尤足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议条陈，未获上达天听。若当日早定大计，则此时八方风雨、三晋云山，业已高屋建瓴、神京巩石，砥方隅而镜寰海、砺泰山而带黄河；何至廛宵旰之焦劳、患畿疆之危偪哉！然投鼠忌器，此后方多；则亡羊补牢，及今未晚。与其以二万万借盗赍粮而利归海外，何如以二万万营都充帑而利在中国！此微臣所画一策曰迁者，是也。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犯京为虑；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岂于去年京师无备之时不敢来犯，而今年于京师有备之时反敢来犯者！且倭人进兵，不外水陆两途。由辽浑进兵，则尚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周仁廉在；由锦州进兵，则尚有宋庆、魏光焘等在；由榆关进兵，则尚有刘坤一及余虎恩、熊铁生诸将在；由津沽南北进兵，则尚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内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尽如鬼神岂竟不由关、津经过而飞入京师耶！我军未必尽属疲聋，岂竟任其飞入京师而毫无闻见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请略举近日军事证之，以释朝廷疑虑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坚也；惟旅顺、威海之可谓坚。然旅顺之失以守将争逃，威海之失以海军不战；且一由皮子窝、一由落风港，均系蹈瑕乘虚抄后而入，不敢直犯当前。盖其兵饷最重、精锐无多，护惜锋镞，每虞伤损；肉薄攻坚，决无此事。观于聂士成之守坚而彼不敢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之守坚而彼不敢犯辽浑，唐景崧、刘永福之守坚而彼不敢犯台湾；况畿辅为我最坚之地，而彼敢轻于尝试乎？此其不足虑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国图远，糜饷劳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则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尚以旷日持久为忧；蕞尔之倭，更何能堪！试观其弃威海而不留、攻台湾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复可知：此其不足虑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驱。考倭之军制，皆效德国陆操，步武整齐、纪律严肃诚有足多，而辎装繁重、行走甚迟；以之持重则有余、以之疾驱则不足，视中国之卷甲衔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实有长短优劣之殊。观于此次牛庄之战，倭由间道甫至牛庄，曾未多时而李光久闻警后发之兵亦已踵至；吴大澄由田庄退至双台子，亲军仅数十人、距敌仅数十里。若使倭能疾驱，非但我军瞧类无遗，即宁、锦亦恐相随不守；而倭竟不能，岂独于京师能疾驰数百里！此其不足虑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而入最深之地、犯极厚之兵，是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后可；抄掠剽忽不顾其后之贼或能为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必用全力掷孤注，行险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线长途、两旁皆

水，沿途一带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御于前，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围于左右，刘坤一率领诸将可以追蹶于后，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则其后路必虚；独不畏取朝鲜而袭广岛耶？观其得荣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锦，又何能越关，津畿辅而深入京师！此其不足虑者四。又况魏光燾坚固不摇、李光久奋勇敢战，牛庄虽败，而杀伤倭人亦足相当；倭见湘军人人敢死，竟不敢再过雷一池步。诸将领之最忠勇者，一闻和议，皆痛哭坚卧，不肯起食；可见将士皆有死志，并非军心瓦解、势不可为。且依克唐阿、聂士成、宋庆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军队伍已到、唐仁廉一军鎗械已齐，皆可与倭人一决。倭人情见势绌，渐成弩末；我即不与之战而但与之坚持，再阅数时，彼力断难支久。然后再言和议，自必易于转圜：此又微臣所画一策曰守者，是也。总之，以「迁」为战之地，能迁则不战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为战之地，能守则不战而已可制人之命。或迁、或守，虽非上策而不失为中策；赔款、割地，非仅下策而实无策。伏查光绪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头等全权大臣使俄，与俄国定约画押，让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系边外之地；经廷臣交章论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将崇厚拏交刑部治罪，其与俄所定之约虽已画押，仍行更改。俄人终亦降心俯首，就我范围。今昔相衡，以敌言，则俄更强大于倭；以事言，则让地尚非割地、边地尚非内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鸿章之罪，尚为崇厚所无。而以定约言，则一系擅许、一系请旨；擅许者至绌，而请旨者至工：是李鸿章误国之术与其误国之心，较崇厚尤为加倍。惟有仰恳皇上天威独断，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将李鸿章拏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经方，革职严办。一面饬王文韶、刘坤一妥备战守，奖励裕禄、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发谕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为未迟。战而糜款，犹胜于和而赔款；战而失地，犹胜于和而割地。如因或迁、或守而致贻误大局，请先诛微臣以谢天下。皇上为英主、为孱主，中国为强国、为弱国，本朝为大朝、为小朝，诸臣为贞臣、为邪臣，皆视此一举；微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上谕军机大臣等：『近自和约定议，廷臣文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此事熟筹审处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卒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情事更迫，北则紧逼辽瀋、南则直犯畿疆，皆现在意中之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京社攸关；况二十余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是用宵旰旁皇

，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

丙辰（十五日），谕军机大臣等：『昨有旨令龚照瑗回英；现于十四日亥刻烟台换约，此次争回全辽，三国极为尽力；如龚照瑗已回伦敦，即着庆常赴法廷传旨先行致谢』。

丁巳（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伍廷芳电称：「日使送还照会三件，未经带去」。着李鸿章即将前二件电知伊藤以为根据，其后一件毋庸再电。现惟台事极为棘手，李鸿章前电「伊藤有另行筹商」之语，究竟有何办法以免内变外衅之虞？着悉心筹划具奏。依克唐阿电奏：一十一午后，我军在长岭子驻守，遥见日兵三、四十名直奔岭下。我军因已逾照会界限，向前摇手阻拦；日兵不听，忽以三骑冲上岭腰开鎗，步队踵接其后。我军祇得开鎗抵御，中日一骑，始退去。十二辰刻，复来马、步三百余名，我军已列阵预备」等语。停战期内，无故越界开鎗，实属违约；其曲在彼。着李鸿章一并电告日本，饬彼驻辽各军勿再越界生事为要』。

辛酉（二十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伊藤博文十八日戌正电称：「十七日来电收到。日本一俟应先预备之事整办之后，即可与中国开议奉天南边之地。至台湾一节，日本现已告明中国政府：今日皇已派水师提督子爵桦山资纪作为台、澎等处巡抚并作为日本特派大员，办理按照「马关和约」第五款末款之事。约两礼拜，该巡抚即可履任办事；于行抵该处时，即预备办理特派之事。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立即简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会晤，并将该大员等衔名告明日本政府。按照如此情形，本大臣告知贵大臣：日本政府谓如中国政府查照日本所请速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桦山会晤、毫无延宕，则贵大臣所虑危险之事即可免矣。该巡抚一经到任之后，则境内保全平安之事，一惟日本政府是问」等语。玩其语意，似已电由田贝告知钧署。适科士达来晤，密与商筹；科谓「和约既经批准互换，除日本允还奉天南边另议外，其余应逐一照办；断不可游移、借故诿延，以致另起波澜，生出意外危险。即请他国保护即使办到，亦必枝节横生」。鸿告以「台湾官兵不肯交接，奈何」？科谓「皇上批准，中国官民岂可任听梗阻，致失国体！如国家采纳鄙言，应由政府属田贝转告日本：以中国派大员商交台湾，日本应同时派大员商交辽东，方为公允」云云。可否仍责成唐署抚与日员妥为商办？乞代奏请旨』。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恳请续假」折，着再赏一个月调理。又据电奏

，接伊藤电称：「日本已派桦山资纪办理台湾之事」。惟现在台湾兵民交愤，必不甘服听命。无论唐景崧系守台之官，万无交台之理；况现为台民迫留、危在旦夕，亦无权与之交割。李鸿章前电「伊藤有重为虑及、另行筹商」之语，今伊藤来电祇云「中国派员与桦山会晤，所虑危险之事可免」；其不受商量，已可概见。台湾如此情形，该大臣设身处地，将何以措置？前所谓另行筹商者，究竟有何办法？如何补救？着妥筹覆奏。刘含芳电称「烟台俄舰已有十五艘」；此外尚有何国兵船若干停泊？着该道随时探闻】。

癸亥（二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龚照瑗电称：「探闻法与他国密议台事，暂不使华与闻生枝节」等语。台民汹汹，势难交割；刻下日本派员已将到台，办理殊为棘手！即着庆常密询外部「能否再践护台前议」？迅速电覆。再，法使有「外部不愿接见王之春」之语；究竟曾否会晤？着一并电闻】。

甲子（二十三日），张之洞电奏：『顷接台民二十一日公电云：「全台绅民敬电禀者：台湾属日，万姓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无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形万紧，伏乞代为转奏！全台绅民同泣叩」等语。谨据情转达，请代奏。之洞肃。禡。照录唐景崧电：「密。台民知法不可恃，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坚留景崧与刘永福；经反复开导、再三力拒，无如众议甚坚，臣等虽欲死而不得。至台能守与否，亦惟尽人力以待转机。此乃台民不服属日，权能自主；其拒日与中国无涉。恳旨飭下总署商日外部：彼员从缓来台，则台与日尚可从容与议；若即以武相临，不过兵连祸结，彼断难驯至全台。以上各节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据张之洞电奏：「接全台绅民电禀云：台湾属日，万姓不服；既为朝廷弃地，惟有死守，据为岛国」。并据唐景崧称：「台民坚留该署抚与刘永福，不听开导，求死不得」等语。是台湾难交情形，已可概见。该大臣仍当熟筹办法，以期补救万一。伊藤回电如何？即行电覆。张之洞、唐景崧原电，并由总署衙门照录电知】。

乙丑（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着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

丙寅（二十五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钦奉廿日电旨，飭筹商台湾办法。查条约既经批准互换，断无违约不交之理。因与科士达密筹，姑先与伊藤委婉电商；文云：「贵大臣十七来电，业经转电中国政府。奉昨

电旨内开：现在台湾兵民交愤，必不甘服听命。该署抚唐景崧系守台之官，现为台民迫留、危在旦夕，实无权与之交割。究竟有何办法？如何补救？着妥筹覆奏；钦此。本大臣以贵大臣屡因两国所有为难各事，和衷与本大臣商办；况现在两国重缔和好，其交涉为难之处，应照友谊议结。察看台湾现在情形，两国全权大臣急宜会议此事办法。查贵大臣业经认明所有弃让奉天南边之事，应行会议办理；本大臣之意，以为以上两事务须同时议结。现因台地情形与前不同，中国国家万不得已，着本大臣与贵大臣商酌办法；谅贵大臣必以为然，并令日本大员桦山提督暂缓起程为要」等语。此即前电「另行筹商」之意；彼即允再会议，亦必不肯放松。彼既弃辽，岂甘弃台！姑先商缓，看其覆电云何。仍求朝廷熟思审处，设法开导唐署抚勿任固执，另起波澜，致以一隅误大局；是为至幸。请代奏』。又电：『顷接日本伊藤二十三日戌正英文覆电云：「四月二十一日来电业经接到。查按照两国批准「马关和约」，台湾所有主治地方之权，业已交与日本；其了结地方变乱之法，勿庸两国会议。是以中国政府只须将治理台湾之事并公家产业，查照条约及前电即派大员交与日本大员。按照以上情形而言，桦山巡抚启程日期勿容暂缓；查该巡抚已于本日由西京动身矣。至于奉天南边之地，日本之意已于前电声明」等语。鸿查伊电词意，甚为决绝。桦山已于二十三日启程，计日必到澎、台；应先行电知唐署抚筹备为要。至台地绅民公电有云：「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之公法剖断」；询科士达，查洋文公法原本所载，并非战后让地之例，难以比拟。且日既不肯会议，俄、法、德亦不过问，孰为剖断？应请传谕，毋得误会。此事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两电均悉。据称「伊藤覆电，词意决绝；德国又疑中国阴令台民叛拒，恐致构兵」等语。台湾一事，朝廷深为焦虑；昨派李经方前往商办，可见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现在日使将到，着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往台与日使妥为商办，勿稍耽延贻误！一面仍将台民不服开导、竟欲据为岛国情形，再行电告伊藤，免致怀疑借口』。

丁卯（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

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奉电旨：「派李经方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钦此」。查李经方自马关随同回津后，因忧劳成疾，病势沉重，回南就医。顷电傅旨饬遵。据覆称：「素未到台，情形不悉，地方官绅无一知者；日本所派桦山亦素未谋面，无从商办。现在延医调治，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智不清；断难胜此艰巨。乞代奏」等语。查系实在情形，并无一语捏饰。商交台湾，事体繁重，自应责成台抚督同藩司顾肇熙妥办。否则，应饬闽

督就近拣派大员前往，会同该处官绅筹办。似未便令情形隔膜、资浅望经之员搪塞外人，必至贻误。李经方实不胜任；理合自行检举，请旨收回成命，另行简派。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已悉。李经方随同李鸿章赴日，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复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结局，岂得置身事外，专为李经方饰词卸责！本日已有旨将唐景崧开缺，令其来京陛见；并令文武各员陆续内渡。现在日使将次到台，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己巳（二十八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钦奉宥电谕旨，惶悚曷任！李经方患病未愈，且虑不胜任；何敢饰词推诿！惟时势紧急，遵即电飭力疾料理前往。顷据电禀：「经方才短病重，地方情形太生，恐误大局；不敢不沥陈于前。严旨督责，敢不懍遵。惟任大责重，可否添派一人同往到台？或留署藩司顾肇熙、提督杨岐珍在台候交接，并请令科士达偕在襄助。乞酌核代奏」等情。查顾、杨二员均与鸿章旧好，人亦明练；乞电飭暂留，与李经方会商一切。科士达亦愿偕往；所需洋文、东文参赞翻译各员，已令经方酌调。鸿赶紧代刻关防，以便公牍钤用；并飭沪道筹给公费、租定轮船，俟津、沪各项齐集，克日前往。鸿又电属伊藤转致桦山，和衷相机商办。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已悉。科士达愿随李经方赴台并调参赞、翻译各员，均照所请办理。台湾文武各员，已有旨飭令内渡，未便再令留台守候：如天津别有可派之员，即由李鸿章就近酌调前往，帮同李经方商办一切』。

庚午（二十九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伊藤本日午初覆函云：「李中堂阁下！公历本月廿一日——即中历四月廿七日来电，业经收到：并将其中情节转电桦山，托其与李经方按照友谊和衷商办。日本政府已派水陆各军前赴台湾，中国特派大员谅必带有全权！日本特派大员，业经奉有此等文凭。如中国特派大员先来长崎，带同日本国家船只前往以资护卫，更为安稳。至该大员何日可以行抵该处？务乞示知」等语。应否加给全权文凭？可否先赴长崎会齐前往？请代奏候旨飭遵』。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已悉。伊藤所称李经方先赴长崎会同前往，诸多窒碍；着李鸿章覆以「彼此约定在台湾海口会晤，以免周折」。文凭即加「全权」字样』。

——以上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六（光绪一百二十六）。

五月辛未朔，唐景崧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闻日归辽、旅，索加费一万万；台湾系未失地，大可援此案加费赎回。原议兵费偿二万万，又赎辽、赎台之费请各国公评价值；即可指台湾押与他国，抵借巨款。所有赔款，均由此出。似此办法，则辽、旅、台湾均退还中国，而赔款数万万均由台出。据江督

电称：「美国曾估台湾可押十万万；即不如数，大约数万万可押」。请旨飭下总署与李鸿章向日本速议！台民誓不服日，日难收取。李经方来台交割，台民愤极，定中奇祸；即澎亦断不可往。实相爱，非相忌之辞。改派他员来台，恐亦无善全之策。伏思偿款二万，又加赎辽、旅费，部臣如何措手？借用洋债，各省海关全为英国所踞，已属难堪；借必应还，我又何以文国！不如赎台而转押台，则费有所出。至将来赎台之费，从容计谋，自有众擎易举之法；容再续陈。惟押台之说，台无外洋巨商，请飭江督与议。总之，朝廷不忍割地弃民，人心感奋，百事可为；一失人心，断难再旺。台民闻李经方偕日酋即日收台，变在旦夕；倘蒙俯采末议，乞速议知！请代奏』。得旨：『着交李鸿章阅看』。寻李鸿章电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唐景崧不明洋情，横生异议；寝其事。

壬申（初二日），台湾民人公议自立为民主国，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布告各国。

乙亥（初五日），先是，台湾宣告自立，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以状闻；李鸿章以事出意外，电致李经方暂勿前往淡水，交地事候旨再定。至是，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伊藤初三电称：「桦山提督明日早晨可抵淡水，本大臣详审料量，深信当此时节，两国特派大员会晤之期愈早愈妙。此事极有关系，极属紧要；是以本大臣盼望中国特派大员立即启程，不必以「所处艰碍」鳃鳃过虑！如万一果有不虞，桦山提督自必按照本大臣前寄贵大臣之电所陈者出力助护」云。闻台湾已自立为民主之国，布告各国；恐无出而援助者。绅民义愤固无如何，惟不应奉署抚唐景崧为总统，使朝廷号令不行。日本岂不明知，必有责言，虑生他衅。李经方奉命前往交地，兹既无地可交，此外各事无从过问。伊藤乃催赴淡水会齐，原系照约办理；李经方即去，亦不过作壁上观战，断难设法排解。究应如何处置及经方应否速往？伏乞电旨迅速指示机宜。请代奏』。军机大臣奉旨：『李鸿章电奏已悉。台民劫制生变，事出意外；无从过问。李经方既经照约派往，若不速行，转令生疑；伊藤电内既有「出力助护」之说，自应克日前往，相机商办。即使不能排解，彼亦无可借口也』。

壬午（十二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龚使齐电：「顷英廷接唐抚电告台湾变民主，众举为总统；英拟不覆」云。鸿想各国皆必不覆；我国须自立脚步，以免日后日有口舌，凭各国公论是非。祈酌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闻，得旨：『李鸿章电悉。因台民变乱、据为岛国，已令文武各员内渡，此后无从过问。昨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此即自立脚步之意。如日使言及此事，着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决无嗾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

癸未（十三日），日人攻取基隆，台湾大乱；前署台湾巡抚唐景崧遁回厦门。

甲申（十四日），先是，朝旨命李经方克日赴台，由李鸿章转电饬遵，密授方略；并电告伊藤，以『台湾绅民已自立为民主岛国，不服我国号令；李经方必更呼应不灵，且恐激生意外之变。回忆西五月十七日——即中四月二十三日贵大臣来电：「按照两国批准「马关和约」，台湾所有主治地方之权，业已交与日本。其了结地方变乱之法，勿庸两国会议；中国政府只须将治理地方等事，交与日本所派大员」云云。是李经方到淡水后，自应查照贵大臣前电话意，与桦山提督会商；想桦山自能设法办理，中国无从过问。祈贵大臣电致桦山提督格外原谅、通融办理』云。于是李经方遵旨于五月初七日启程赴台，交地事旋即就绪。至是，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李经方自上海来电：「本日申正，平顺回沪，台事交接清楚，甚顺手；余详续电」云。请代奏』。又电称：『李经方文电商办交接台湾节略：「佳已电自淡水发后，开赴基隆。申正，抵基隆口外之海湾名三雕澳；船泊定，桦山请初十已正相见。届时往晤桦山，云「奉命来台，以为和约批准，交接甚易；乃伊藤接中国政府电告台事棘手，始带领水陆各军到淡水。后派小兵轮欲进口知照华官，华兵开炮要击，故来基隆。又为华兵鎗炮轰击，不得已暂住三雕澳。现陆军一万已登岸，日内可取基隆」。经方答以「奉命照约来此，将与贵委员商办事件。台湾如何交接？望先明告」。桦山云：「诸事棘手，交接甚难。俟我攻取基隆、到台北府后，再徐议交接」。经方云：「和约批准，伊藤自认中国已将台湾治理事权交与日本；此来照约将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交与贵委员耳。台民已变，岂能登岸一一点交！我自马关回卧病已久，在沪调治；奉旨力疾前来。此处风涛险恶，不能起立；若候贵委员登岸到台北府，不知何时！全台地方甚大，民变非一日可平；恐非数年不能交接清楚。今两国和好，须按照友谊和衷商办，不可强我所难」。伊云：「虽然如此，交接事大，不可迁就」。辩论至未初，经方昏眩，坐不能定。桦山云：「请回船，我即来商议」。经方为多人扶回。桦山未正来拜，首云：「和约批准，愿两国实心和好，永远不改」！答以「诚然」。伊云：「既如此，何以淡水、基隆中国兵了皆放鎗炮要击？此处复见有华官告示，令军民人等抗拒」？答以「和约批准后，大皇帝既派我来台带有全权交接台湾，且特旨令文武各官陆续内渡；此为两国实心和好凭据。台民不服生变，何事不为！淡水开鎗，我未目见，不知虚实；但据贵委员之言，想必团练土兵所为。风闻杨提督等已内渡；其余文武各官虽为台民劫留，未能遵旨一律内渡。民不奉朝命，官久无权；告示皆台民所为，官岂能过问」！辩诘数时，伊云：「但愿抗拒各事如贵委员所说，非官与兵所为」。经方覆云：「

交接之事，究竟如何办理」？桦山云：「早间所说，即是办法」。经方云：「固执过甚，似非和衷」。桦山云：「我甚和衷，但办事不得不然。今见贵委员病状颠连，若久留于此，万有不测，我实疚心。但交接之事，贵委员如何办法」？经方答以「照约办理，外无他法」。桦山云：「须有清单」。经方云：「非地方官，何从开清单！此时民变，将来平定后，衙署文卷何从查考？终无清单。和约内既无「清单」字样，何必多立名目，强我所难」？伊云：「清单任贵委员如何写法；总须有此名目，方合款式」。经方云：「于清单内写一、台湾全岛、澎湖全岛之各海口并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对象」。伊云：「太含糊」。经方云：「强我开清单，祇能如此。不然，即请将「清单」二字删去」！伊见方词意甚决，始允照办。桦山又云：由台湾至福建之海线，系台湾属公物件；伊须照收。经方云：「海线非岸上产业，何能交让！况海线登岸，非两国政府议明不能；我未奉命商办此事，无此权力。且和约内未言及」。伊云：「既然如此，祇好写明台湾至福建海线应如何办理之处，俟两国政府随后商定」。彼此辩论，自未正至酉正，始定议。桦山即命其参赞先将汉文、东文清稿交方阅看，其稿措词尚合和约，因与福士达商酌；福云：「此文据但照钞和约，于和约外不增减一字，实为简明妥洽；非其意料所及」；劝方即刻署名盖印。

恐稍迟有变，另生枝节：亥正，即彼此署名盖印事毕。十一子刻开船，本日申正到沪；感受瘴疠，病益加剧。乞将问答节略核酌代奏。至交接文据，即续钞电」云。请代奏』。又电称：『李经方电称「交接台湾文据内载：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照在下之关所定和约第五款第二条交接台湾一省，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简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简派台湾总督海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子爵桦山资纪各为全权委员，因此两全权委员会同于基隆所办事项如左：中、日两帝国全权委员交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下之关两帝国钦差全权大臣所定和约第二款「中国永远让与日本之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并澎湖列岛——即在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以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之管理主权」并别册所示各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公厂及一切属公对象，均皆清楚。为此两帝国全权委员欲立文据，即行署名盖印，以昭确实。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订于基隆，缮写二分。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委员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全权委员台湾总督海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子爵桦山资纪。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并澎湖列岛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对象清单：一、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各海口并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对象；一、台湾至福

建海线应如何办理之处？俟两国政府随时商定」云。乞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三电均悉。台事既经李经方与桦山交接清楚，立有文据；此后台湾变乱情形，即与中国无涉。应由李鸿章电知伊藤，以为了结此事之据。至海线如何办理？应饬电局预为筹议，以备随后商定。前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使商办事件，该使有无来津稍息？并着探明电闻』。

——以上见光绪期「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七（光绪一百二十七）。

秋九月癸丑（十六日），吏部奏：「前经闽浙总督谭锺麟等奏称，请以台湾候补知府、台东直隶州知州管元善补授台北府知府；经臣部调取引见。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今据台湾巡抚唐景崧给咨到部。查管元善由台东直隶州知州升用台北府知府，系例应引见补授回任之员；前经奉旨内渡，现在无任可回，应即奏明办理。查实任官员如遇缺已裁撤，向系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台湾本属福建分省，向归福建统辖；所有台北府知府一员，可否比照裁缺即用之例改发福建补用？相应奏明请旨。俟命下之日，再行带领引见。至台湾现任候补各官，事同一律，未便致令向隅；自应概行撤回福建补用。拟请饬下闽浙总督将内渡到省各项及禀报到省日期，查明咨部注册。俟咨报到省后，实缺者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候补者仍接算前资，与福建人员合为一班，各归原班序补。其教职各官，俟咨报到籍，再行归入即用班内铨选。查台湾所属道，府以至未入流，共计六十四缺；其从前补缺章程本系变通办理，情形与内地不同，得缺较内地实易。其中因地取材，不能毫无迁就。若因系曾任实缺准其尽数请补，不惟占缺过多，福建候补人员益形壅滞；恐亦转多窒碍。臣等悉心商酌，拟请将此次撤回实任人员，与福建候补人员两缺相间轮用；遇有缺出，酌量补用撤回即用人员一人，再补用福建候补人员一人。仍由该省总督随时察看有无才具平庸、不胜内地之任，不得以曾任实缺循例请补。应俟奉旨后，即行知闽浙总督遵照办理；并请自接到此次部文之日起，统限半年内将实缺候补各员到省日期咨部注册，以凭核办』。得旨：『如所议行』。

——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百二十九（光绪一百二十九）。